古文辭類纂評註

一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吳興王文濡校註

重校
古文辭類篹評註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重校古文辭類纂評註

提要

姚氏古文辭類纂上起秦漢下迄方劉爲卷七十四爲類十三選輯最精論者至尊爲姚氏學顧其中典實之奧僻字義之通假以及文派之異同文體之奇正均未揭出教師講授學子觀摩動多窒礙本局爲便利起見一一詳加評註庶幾一覽了然會心不遠於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或亦讀者所歡迎乎

本書之有評註自本局始書既繁重時又迫趣周章刋行未皇審諦玆請吳興王均卿先生校勘數過据蕭縣徐氏滁縣李氏兩精本上列眉批後載前評音注增損益加詳愼廢止前版重付剞劂謹誌數語以贖往愆



凡例

一　本書康吳本木刻已不多見各坊流行之鉛印本魯魚豕亥紕繆良多茲編所據爲最近徐氏之刋校本

一　徐本於文後列諸家圈點本編折衷一家加圈點於文內其未有圈點者則酌取他精選本或就鄙意圈點之

一　文後諸家評語本編均依徐本及他本過錄其未有評語者謹就管見所及附加之以符一律

一　眉評徐本過錄不多本編特甄取他選本及鄙見所及酌加之

一　姚氏原本篇中間有評注茲悉提在書眉仍注明某段落下讀者希注意

一　輿地不可不知郡縣分合古今沿革本編最爲詳明遇有餘幅不嫌複注以便記憶而省檢查

一　人物事實注或重見要亦因文制宜詳略互殊讀者幸勿厭爲煩複

一內外官制代有因革繁冗已甚望文生義自可意會數典能詳徒占篇幅本編於歷代所不廢或臨文所常用者特加注釋

一全書注音例用音某或無相當之貼音則用某某切或某字某聲至古今字通假字則云同某讀某詞賦一類一字前後屢見而讀音各異分別注之

一原書無作者小傳茲特依據傳記括其大凡人各一傳列諸卷首他如詔令書說或出詞臣之代言或經史官之潤色祇注事略於題下不復列傳以示區別

一文中疑難之字字典所無澀僻之典檢查不得未敢武斷謹守闕如之義

一本編竄易增補三經寒暑疑難處屢就名人商榷始行付印較諸坊刻評注本詳愼似勝一籌然舛誤遺漏仍恐難免敬希　海內鴻達隨時糾舉再版時得以改正幸甚

濡又識

古文辭類纂序目

鼐少聞古文法於伯父薑塢先生、及同鄉劉才甫先生。少究其義。未之深學也。其後遊宦數十年。益不得暇。獨以幼所聞者寘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請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矣。劉先生年八十。猶善談說。見則必論古文。後又二年。余來揚州。少年或從問古文法。夫文無所謂古今也。惟其當而已。得其當。則六經至於今日。其爲道也一。知其所以當。則於古雖遠。而於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釋。不知其所以當。而敝棄於時。則存一家之言。以資來者。容有俟焉。於是以所聞習者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議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云。

論辨類者。蓋原於古之諸子。各以所學著書詔後世。孔孟之道與文至矣。自老莊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錄。錄自賈生始。蓋退之著論。取於六經孟子。子厚取於韓非賈生。明允雜以蘇張之流。子瞻兼及於莊子。學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爲其至。而不及至者。年爲之也。

蘇明允易論　樂論　詩論　書論　明論　諫論二首　管仲論　權書錄四首（孫武　六國　高帝　項籍）　衡論錄三首（御將　申法　田制）（以上卷三）

蘇子瞻志林錄六首（平王　魯隱公　范蠡　戰國任俠　始皇扶蘇　范增）　伊尹論　荀卿論　韓非論　始皇論

留侯論　賈誼論　鼂錯論　大臣論二首（以上卷四）

蘇子由商論　六國論　三國論　漢文帝論　唐論

王介甫原過　復讎解

劉才甫息爭（以上卷五）

序跋類者。昔前聖作易。孔子為作繫辭、說卦、文言、序卦、雜卦之傳。以推論本原。廣大其義。詩書皆有序。而儀禮篇後有記。皆儒者所為。其餘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莊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辭。不載史傳。以不可勝錄也。惟載太史公歐陽永叔表志序論數首。序之最工者也。向歆奏校書各有序。世不盡傳。傳者或偽。今存子政戰國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後目錄之序。子固獨優已。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
　侯年表序　高祖功臣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劉子政戰國策序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漢諸侯王表序(以上卷六)
韓退之讀儀禮　讀荀子　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荆潭唱和詩序　上巳
　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　張中丞傳後敘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鶡
　冠子　愚溪詩序(以上卷七)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五代史職方考序　五代史一行傳序　五代史
　宦者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序　集古錄目序　蘇氏文集序　江鄰幾文
　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以上卷八)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先大夫集後序　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書

奏議類者。蓋唐虞三代聖賢陳說其君之辭。尚書具之矣。周衰。列國臣子為國謀者。誼忠而辭美。皆本謨誥之遺。學者多誦之。其載春秋內外傳者不錄。錄自戰國以下。漢以來有表、奏、疏、議、上書、封事之異名。其實一類。惟對策雖亦臣下告君之辭。而其體少別。故寘之下編。兩蘇應制舉時所進時務策。又以附對策之後。

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進戒疏（以上卷二十）

右奏議類上編

董仲舒賢良策對三首（以上卷二十一）

蘇子瞻對制科策　策略一　策略四　策略五　決壅蔽　無沮善　省費用　蓄材用　練軍實　倡勇敢　教戰守（以上卷二十二）　策斷三首錄中下二首

蘇子由君術策五　臣事策一　民政策一　民政策二（以上卷二十三）

右奏議類下編

書說類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國士大夫或面相告語。或爲書相遺。其義一也。戰國說士。說其時主。當委質爲臣。則入之奏議。其已去國。或說異國之君。則入此編。

趙良說商君

陳軫爲齊說昭陽　說楚王無絕齊交　說齊合三晉

贈序類者。老子曰。君子贈人以言。顏淵子路之相違。則以言相贈處。

梁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君擇言而進。所以致敬愛陳忠告之誼也。唐初贈人。始以序名。作者亦衆。至於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絕前後作者。蘇明允之考名序。故蘇氏諱序。或曰引。或曰說。今悉依其體編之於此。

韓退之送董邵南序　送王秀才含序　送孟東野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廖道士序　送竇從事序　送楊少尹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區冊序　送鄭尙書序　送殷員外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送王秀才塤序　贈張童子序　與浮屠文暢師序　送石處士序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贈崔復州序　送水陸運使韓侍御歸所治序　送湖南李正字序　愛直贈李君房別　送鄭十爲校理序　送浮屠令縱西游序（以上卷二十一）

歐陽永叔送楊寘序　送田畫秀才寧親萬州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鄭荀改名序

曾子固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送江任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蘇明允送石昌言爲北使引　仲兄文甫字說　名二子說
蘇子瞻太息一首(贈秦少章)　日喻一首(贈吳彥律)　稼說一首(贈張琥)
王介甫送孫正之序(以上卷三十二)
歸熙甫周弦齋壽序　王母顧孺人六十壽序　戴素庵七十壽序　顧夫人八十壽序　守耕說　二石說　張雄字說　二子字說
方靈皐送王箬林南歸序　送劉函三序　送左未生南歸序　送李雨蒼序
劉才甫送張閑中序　送沈茮園序　送姚姬傳南歸序(以上卷三十三)

詔令類者原於尚書之誓誥。周之衰也文誥猶存。昭王制。肅强侯。所以悅人心而勝於三軍之衆。猶有賴焉。秦最無道。而辭則偉。漢至文景。意與辭俱美矣。後世無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雖有善意。而辭氣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諭下之辭。韓退之鱷魚文。檄令類也。故悉附之。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帝入關告諭　二年發使者告諸侯伐楚　五年赦天下令　令吏善遇

司馬長卿諭巴蜀檄

韓退之祭鱷魚文(以上卷三十六)

傳狀類者。雖原於史氏。而義不同。劉先生云。古之爲達官名人傳者。史官職之。文士作傳。凡爲圬者種樹之流而已。其人既稍顯。即不當爲之傳。爲之行狀。上史氏而已。余謂先生之言是也。雖然古之國史立傳。不甚拘品位。所紀事猶詳。又實錄書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賢否。今實錄不紀臣下之事。史館凡仕非賜謚及死事者。不得爲傳。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賜謚。然則史之傳者。亦無幾矣。余錄古傳狀之文。並紀茲義。使後之文士得擇之。昌黎毛穎傳。嬉戲之文。其體傳也。故亦附焉。

韓退之贈太傅董公行狀　圬者王承福傳

柳子厚種樹郭橐駝傳

碑誌類者。其體本於詩。歌頌功德。其用施於金石。周之時有石鼓刻文。秦刻石於巡狩所經過。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順甫譏韓文公碑序異史遷。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與史家異體。如文公作文。豈必以效司馬氏爲工耶。誌者。識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壙中。古人皆曰誌。爲之銘者。所以識之之辭也。然恐人

觀之不詳。故又爲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誌。及分誌銘二之。獨呼前序曰誌者。皆失其義。蓋自歐陽公不能辨矣。墓誌文錄者尤多。今別爲下編。

石碑誌類上編

臨川吳子善墓誌銘　葛興祖墓誌銘　金溪吳君墓誌銘　亡兄王常甫墓誌銘　王平甫墓誌銘　僊源縣太君夏侯氏墓碣　曾公夫人萬年縣太君黃氏墓誌銘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鄭公夫人李氏墓誌銘（以上卷四十九）

歸熙甫亡友方思曾墓表　趙汝淵墓誌銘　沈貞甫墓誌銘　歸府君墓誌銘　女二二壙志　女如蘭壙志　寒花葬志

方靈皐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李抑亭墓誌銘

劉才甫舅氏楊君權厝誌（以上卷五十）

右碑誌類下編

雜記類者。亦碑文之屬。碑主於稱頌功德。記則所紀大小事殊。取義各異。故有作序與銘詩全用碑文體者。又有爲紀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紀事小文或謂之序。然實記之類也。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並序　藍田縣丞廳壁記　畫記　新修滕王閣記　燕

二堂記　墨池記　序越州鑑湖圖(以上卷五十五)

蘇明允木假山記　張益州畫像記

蘇子瞻石鐘山記　超然臺記　遊桓山記　醉白堂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東軒記(以上卷五十六)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遊褒禪山記　芝閣記　傷仲永

晁无咎新城遊北山記(以上卷五十七)

歸熙甫項脊軒記　思子亭記　見村樓記　野鶴軒壁記　畏壘亭記　吳山圖記　長興縣令題名記　遂初堂記

劉才甫浮山記　竇祠記　遊凌雲圖記(以上卷五十八)

箴銘類者。三代以來有其體矣。聖賢所以自戒警之義。其辭尤質。而意尤深。若張子作西銘。豈獨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幾也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　酒箴

崔子玉座右銘

張孟陽劍閣銘

韓退之五箴

李習之行己箴

張子西銘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九成臺銘（以上卷五十九）

頌贊類者。亦詩頌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韓退之子產不毀鄉校頌

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文與可飛白贊（以上卷六十）

辭賦類者。風雅之變體也。楚人最工為之。蓋非獨屈子而已。余嘗謂

漁父、及楚人以弋說襄王、宋玉對王問遺行。皆設辭無事實。皆辭賦類耳。太史公劉子政不辨。而以事載之。蓋非是。辭賦固當有韻。然古人亦有無韻者。以義在託諷。亦謂之賦耳。漢世校書有辭賦略。其所列者甚當。昭明太子文選分體碎雜。其立名多可笑者。後之編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編辭賦。一以漢略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惡其靡也。獨辭賦則晉宋人猶有古人韻格存焉。惟齊梁以下。則辭益俳而氣益卑。故不錄耳。

淳于髡諷齊威王

屈原離騷　九章(以上卷六十一)　遠遊　卜居　漁父(以上卷六十二)

宋玉九辯　招魂　風賦　高唐賦　神女賦　登徒子好色賦　對楚王問

景差大招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王仲宣登樓賦
張茂先鷦鷯賦
潘安仁秋興賦　笙賦　射雉賦
劉伯倫酒德頌
陶淵明歸去來辭
鮑明遠蕪城賦（以上卷七十）
韓退之訟風伯　進學解　送窮文　釋言
蘇子瞻前赤壁賦　後赤壁賦（以上卷七十一）

哀祭類者。詩有頌。風有黃鳥、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辭至工。後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屈原九歌
賈生弔屈原賦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祭吳文肅公文　祭舅氏文（以上卷七十四）

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者而遺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之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得而尋其跡也。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蓋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與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

作者小傳

屈原。名平。一名正則。字靈均。爲楚三閭大夫。被讒。遷江南。赴汨羅淵死。

宋玉。楚人。屈原弟子。爲楚大夫。

景差。差亦作瑳。楚人。事頃襄王。爲大夫。

莊辛。楚人。楚莊王之後。以謚爲氏。

李斯。楚上蔡人。從荀卿學。西說秦。秦王以爲客卿。後拜丞相。上禁書令。變倉頡籀文爲玉箸篆。卒爲趙高所害。

賈山。漢潁川人。嘗給事潁陰侯爲騎。從文帝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後文帝欲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

賈誼。漢雒陽人。爲河南守吳公所薦。文帝召以爲博士。一歲中。超遷

至大中大夫。絳灌輩忌而間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復拜梁懷王太傅。王墮馬死。誼哭泣歲餘。亦死。年三十三。著新書十卷。

鄒陽。漢齊人。景帝時。仕吳。以文辨著名。後去而之梁。從梁孝王遊。引爲上客。

枚乘。字叔。漢淮陰人。爲吳王濞郎中。王有異謀。諫不納。去之梁。景帝時。爲弘農都尉。以病免。武帝即位。以安車蒲輪徵之。

鼂錯。漢潁川人。學申韓刑名之術。嘗爲太常掌故。文帝遣受尚書於伏生。遷太子家令。景帝時。遷御史大夫。請削吳楚七國地。七國反。以誅錯爲名。乃斬於東市。

司馬相如。字長卿。漢成都人。爲人口吃。而善著書。武帝擢爲中郎將。

淮南王。名安。高帝少子長之子。好書。善爲文。著有淮南子內書二十一卷。後以謀叛。自剄死。

董仲舒。漢廣川人。少治春秋。武帝時。應詔陳天人三策。帝首擢之。後爲公孫弘所擠。斥爲膠西相。以病免。著春秋繁露十七卷。元至順初。從祀孔廟。

嚴安。漢臨菑人。武帝時。以故丞相上書。召見。拜郎中。後爲騎馬令。

主父偃。漢臨菑人。初學縱橫之術。晚年乃學易春秋及百家之言。武帝時。上書闕下。擢爲郎中。一歲四遷。官至齊相。

吾邱壽王。字子贛。漢趙人。武帝時爲侍中。官至光祿大夫。

東方朔。字曼倩。漢平原厭次人。武帝時。官至太中大夫給事中。時有正諫法言而出以詼諧。著有靈棋經神異經海內十洲記。

司馬談。漢夏陽人。武帝時爲太史。

司馬遷。字子長。談子。生於龍門。弱冠好遊。足迹半天下。泰初中。嗣父職。因李陵而得宮罪。發憤成史記一百三十卷。

路温舒・字長君・漢鉅鹿東里人・舉孝廉・授守廷尉史・宣帝時・官至臨淮太守・有異績・

張敞・字子高・漢河東平陽人・後徙杜陵・初爲甘泉倉長・遷京兆尹・號稱職・坐楊惲事免・後起爲刺史・守太原郡・徵爲左馮翊・卒・

王生・漢宣帝時爲太子庶子・按同時有王生者・初爲龔遂渤海議曹・及遂遷水衡都尉・以生爲水衡丞・未知是一是二・

楊惲・字子幼・漢華陰人・宣帝時・爲中郎將・恃才玩世・以答孫會宗書・被誅・

魏相・字弱翁・漢定陶人・地節中・官丞相・嘗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封高平侯・圖形麒麟閣・

趙充國・字翁孫・漢隴西上邽人・良家子・善騎射・沈勇有方略・武帝朝・拜中郎將・車騎將軍・與霍光定策立宣帝・又屯金城・討平西羌・封

營平侯。卒。謚曰壯侯。成帝時。圖形麒麟閣。

蕭望之。字長倩。漢東海蘭陵人。徙杜陵。宣帝時。爲太子太傅。帝疾篤。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元帝卽位。時事多所匡正。後爲弘恭石顯所陷。飲鴆自殺。

賈捐之。字君房。誼曾孫。元帝初。上疏言得失。待詔金馬門。後以忤石顯。下獄。棄市。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四世孫。元帝時。爲散騎宗正。以譖免。成帝時。復起爲光祿大夫。著有洪範五行傳。新序十卷。說苑二十卷。列仙傳二卷。列女傳七卷。續列女傳一卷。從祀孔廟。

匡衡。字稚圭。漢東海承人。射策甲科。除太常掌故。調補平原文學。累官至太子少傅。後爲丞相。封樂安侯。

侯應。漢元帝建昭中。官郎中。中里居未詳。

谷永字子雲漢長安人元帝時爲太常丞數上疏言得失官至大司農

耿育漢哀帝時官議郎里居未詳

賈讓漢哀帝時爲議郎著治河三策後世言治河者祖之

揚雄字子雲漢成都人博極羣書口吃而好沈思成帝時爲郎給事黃門著有法言十卷太玄經方言及揚子雲集六卷

劉歆字子駿向子與向同領校秘書官至京兆尹封紅休侯改名秀字穎叔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班固字孟堅漢扶風安陵人明帝時典校秘書著有漢書一百二十卷白虎通義漢武故事漢武帝內傳各一卷

傅毅字武仲漢扶風茂陵人章帝時爲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早卒著有詩賦誄頌連珠凡二十八篇

張衡・字平子・漢南陽西鄂人・善屬文・精天文曆算・作渾天儀及候風地動儀・官太史令・出爲河南相・徵拜尚書・

崔瑗・字子玉・漢安平人・舉茂才・爲汲令・教民開稻田數百頃・遷濟北相・

王延壽・字子山・一字文考・漢南郡宜城人・少有儁才・年二十餘・溺水死・

諸葛亮・字孔明・漢末瑯琊陽都人・爲蜀漢丞相・先主崩・輔後主・禪封武鄉侯・卒・謚曰忠武侯・淸雍正初・從祀孔廟・

王粲・字仲宣・漢末高平人・仕魏・官至侍中・

張華・字茂先・晉范陽方城人・學業優博・以參贊伐吳功成・封庶武侯・拜侍中・著有博物志十卷・

張載・字孟陽・晉安平人・博學有文章・累官中書侍郎・領著作・引疾告

歸卒於家

潘岳字安仁晉滎陽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里號奇童累官中書令死於石崇之難

劉伶字伯倫晉沛國人放情嗜酒與阮籍嵇康交最善因著酒德頌仕東晉爲建威將軍

袁宏字彥伯晉陳郡夏陽人少有逸才謝安甚重之官至東陽郡太守著有後漢紀三十卷

陶潛字淵明一字元亮晉尋陽柴桑人知彭澤縣旋解印去劉宋時屢徵不起世稱靖節先生著有陶淵明集及搜神後記十卷

鮑照字明遠宋東海人工詩爲臨海王參軍有鮑參軍集十卷

元結字次山唐河南人登進士第玄宗幸河東上時議三篇擢金吾將軍代宗立辭官歸樊上以終著有次山集十二卷

韓愈字退之唐南陽人由進士累官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上表極諫貶潮州刺史尋改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吏部侍郎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宋元豐中追封爲昌黎伯有昌黎詩文集

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第進士中博學宏詞科貞元閒爲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卒著有柳州文集

李翺字習之唐趙郡人以進士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嘗面折宰相李逢吉出爲廬州刺史後爲諫議大夫卒謚曰文著有李文公集十八卷

歐陽修字永叔宋廬陵人四歲而孤母誨之學舉進士甲科爲諫官以論事切直出知滁州後拜翰林學士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晚號六一居士卒贈兗國公謚文忠著有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五代史一百五十卷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明嘉靖中從祀孔

廟。

曾鞏。字子固。宋建昌南豐人。嘉祐間。舉進士。歷知齊。襄洪福明亳滄等州。後爲史館修撰。擢中書舍人。世稱南豐先生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隆平集二十卷。

張載。字子厚。宋長安人。舉進士。爲祁州司法參軍。熙寧初。召爲崇文院校書。同知太常禮院。從二程子學。晚年退居橫渠。關西學者宗之。著有張子全書十四卷。卒。謚曰明。追封郿伯。從祀孔廟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宋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後除校書郎。名動京師。著有嘉祐集十六卷

蘇軾。字子瞻。號東坡居士。洵長子。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卒。謚文忠。著有東坡全集一百十五卷。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欒城。洵次子。與兄軾同登嘉祐進士。又同

舉制科•累官翰林學士•門下侍郎•卒•諡文定•著有欒城集九十六卷•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宋臨川人•神宗朝相•封荊國公•卒•諡曰文•著有臨川集一百卷•

晁補之•字无咎•宋鉅野人•舉進士•以禮部郎中知泗州•自號歸來子•著有雞肋集七十卷•

歸有光•字熙甫•明崑山人•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五經三史諸書•累試不第•授徒安亭江上•稱震川先生•晚成進士•授長興縣•爲南京太僕寺丞•留掌內閣制敕房•修世宗實錄•卒於官•著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

方苞•字靈臯•號望溪•清安徽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坐戴名世南山集事•下獄•後官至禮部右侍郎•著有望溪集八卷•

劉大櫆。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峯。清安徽桐城人。兩中順天副榜。乾隆丙辰召試鴻博。庚午舉經學。皆報罷。授黟縣教諭。著有海峯詩文集。

歷述秦得有天下之始

當此之時方展卿云以下皆反襯秦之强

賈生過秦論上

過秦、罪秦之過失言之也、秦、嬴姓、其先蓋顓頊之苗裔、伯益之後、周孝王封非子於秦、爲附庸之國、至穆公遂霸西戎、傳至始皇、并吞六國、統一天下、再傳至二世而亡、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同橫）而鬬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音堯）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同縱）締（音弟）交、相與爲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尙、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音牝）、帶佗、兒（同倪）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

姚氏云叩關漢書作仰關按對下開關字作叩為當秦人開關延敵方展卿云極形容秦強反跌下文又云縈迴百折急水過峽

姚氏云篇中秦王字史記本如此漢書俱作始皇按陳政事疏亦稱始皇為秦王似諡惡暴秦不稱其諡

敘述處機勢自王故繁而不覺其冗十不敢彎弓而報怨方望溪云此兩段論攻守

秦王既沒方展卿云索性足一句更雄

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七倫切)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子木切)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音魯)。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追上聲)拊(音府)以鞭笞(音癡)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徒果切)名城。殺豪傑。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音巨)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去聲)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甿(同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

敘述至是斯畢

方望溪云且夫以下論攻守之勢異兩兩比較得失自見

方展卿云自此以下奔流到海不復回矣

方展卿云然而成敗異變處作一束下文將文勢放開

結處始揭出正意有點睛飛去之妙

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尼輒切）足行伍之間。而倔（渠勿切）起什伯之中。率罷（讀作疲）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集響應。贏糧而景（同影）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音憂）棘矜。非銛（音纖）於鉤戟長鎩（所拜切）也。謫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結奚切）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音翹）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眞西山曰誼之論秦備述本末而斷以兩言可謂至矣然誼之意以攻守爲二塗用權謀以攻而用仁義以守然後爲得漢初豪傑所見大抵如此故陸賈有逆取順守之言而誼亦爲攻守異勢之說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天下初無二道乎此誼之學所以爲雜於申韓也○歸震川曰行文開闔起伏

精深雄大眞名世之作○方望溪曰此篇論秦取天下之勢守天下之道其取之也雖不以仁義而勢則可憑且謀武實過於六國此所以倖而得也乃既得而因用此以守之則斷無可久之道矣此所以失之易也秦始終仁義不施而成敗異勢者以攻守之勢異也○方展卿曰勢如長河巨浪洶洶當其紆折停頓又若廻風生瀾文事之壯觀也○姚氏曰固是合後二篇義乃完然首篇爲特雄駿閎肆○張廉卿曰瑋麗之辭瑰放之氣揮斥而出之而沛然其甚有餘惟盛漢之文乃有此耳

孝公名渠梁、獻公子、殽山名、在今河南洛寧縣北、函函谷關、在河南靈寶縣、雍州古九州之一、今陝西省地、席卷言易也、囊括[易坤卦]括囊无咎无譽、此借作包含天下解、八荒八方荒遠之地、商君衛之庶孽公子、姓公孫氏、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後仕秦爲左庶長、爲秦制法、孝公封之於商、連衡六國連和於秦曰橫、西河今陝西舊同州府地、惠文名駟、孝公子、武名蕩、惠文王子、昭襄名則、武王弟、漢中今陝西南部南鄭等縣地、巴蜀今四川省地、合從六國相合敵秦曰從、締結也、孟嘗齊靖郭君田嬰子、名文、平原趙公子、名勝、惠文王弟、春申楚人、姓黃名歇、信陵魏昭王少子、名無忌、按孟嘗、平原、春申、信陵、皆封號、非封地也、韓姬姓、國於平陽、今山西臨汾縣、後徙都鄭、今河南新鄭縣、魏姬姓、國於安邑、今山西夏縣、後徙大梁、今河南開封縣、燕姬姓、都薊、今京兆大興縣、趙嬴姓、國於邯鄲、今直隸邯鄲縣、齊田姓、國於

臨淄、今山東臨淄縣、楚芊姓、國於郢、今湖北江陵縣北、宋子姓、都商邱、今河南商邱縣、衞姬姓、都帝邱、今直隸濮陽縣、中山姬姓、在今直隸定縣、

甯越趙人、徐尙未詳蘇秦東周洛陽人、主合縱、爲六國相、杜赫周人、齊明東周臣、周最周公子、仕秦、陳軫夏人、仕秦、昭滑楚人、樓緩魏文侯弟、即樓子、翟景周人、蘇厲蘇秦弟、仕齊、樂毅樂羊後、入燕、燕昭王以爲亞卿、吳起魏人、事魏文侯爲將、後仕秦楚及韓、孫臏孫武之後、爲齊將、兒良王廖王廖貴先、兒良貴後、皆天下豪士、見［呂氏春秋］田忌齊將、廉頗趙奢皆趙將、鏃矢鋒、漂鹵漂、浮也、鹵、通櫓、大盾、孝文王名柱、昭襄子、莊襄王名楚、孝文王子、秦王名政、莊襄王子、即始皇帝、

六世孝公、惠文、武、昭襄、孝文、莊襄、策撾馬具、以乘馬爲喻、二周東周、西周、棰柎棰、杖、柎、［說文］闌足、或曰刀柄、百越即南粵、種不一、故云百越、桂林今廣西北部、象郡今廣西南部、及安南地、蒙恬秦將軍、爲胡亥賜死、長城始皇三十三年、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匈奴北狄之一種、秦漢時最盛、在今蒙古等地、焚百家言始皇三十四年、非秦紀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黔首［史記秦始皇紀］更名民曰黔首、咸陽秦孝公始都此、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鐻同簴、以懸鐘鼓者、金人十二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鑄金人十二、重各千石、華山名、在今陝西華陰縣、河黃河、誰何誰敢如何也、關中秦地東函谷關、南嶢關、武關、西散關、北蕭關、居四關之中、故曰關中、金城喻固也、陳涉名勝、楚人、詳下大澤注、甕牖甕爲窗也、繩樞繩繫戶樞、甿民也、墨翟宋大夫、陶朱范蠡、越人、去官之陶、自稱陶朱公、居積致富、猗頓猗頓問術於朱公、十年致富、羸擔也、景從如影隨形、鋤櫌棘矜櫌、鋤之柄、棘、同戟、矜、戟之柄、言止有戟其柄、銛利也、鉤戟有鉤之戟、長鎩長矛、絜比度也、招舉也、八州雍州外尚有八州、七廟天子立七廟、［禮記王制］天子三

渴者易飲飢者易食當此之時而行仁義所謂事半功倍也

安危之本在於此矣方展卿云頓挫

夫并兼者方展卿云扼要

方展卿云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句作勢陡絕

夫寒者利裋褐方展卿云此處宕漾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賈生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音菲）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覇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征彊侵弱衆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音豎）褐（音曷）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嗸嗸（牛刀切）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

仍是申說仁義不施四字

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音靈）圄（音語）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困窮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懽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平聲）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並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僇（同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終始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

以歸罪二世作結

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方望溪曰此承前篇攻守異勢而言守天下之道在於安民始皇既失之於前二世又失之於後也前篇以愚黔首以弱天下之民特虛言始皇之設心此篇乃列數其虐政前篇特虛言其失天下之易此篇則推原其故由於民勞易動故陳涉得藉以爲資土崩魚爛而不振救也

斐 「說文」分別文也、 周室卑微 周自平王東遷于洛、號令不行、 五霸 齊桓、晉文、楚莊、秦繆、宋襄、 元元 「國策注」元元、善也、民之類善、故曰元元、 秦離戰國 離、猶併也、 殷 商自盤庚遷都殷、改國號曰殷、 二世 名胡亥、始皇少子、在位三年、 裋褐 裋、短衣、褐、毛布、毛布之短衣、 瞀瞀 衆口愁也、 縞素 喪服、 囹圄 獄也、 收孥 秦制、一人犯罪、連及妻子、 汚穢之罪 即濫刑之義、 不軌 不合於道、 阿房宮 始皇所築、故址在今陝西咸陽縣、 紀 理也、 大澤 在今江蘇豐縣、時秦發閭左戍漁陽者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吳廣爲屯長、會天雨失期、法當斬、勝廣因起兵於斬、 正傾句 傾、危也、言非正危之道也、

賈生過秦論下〇〇〇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鋤櫌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

亂由內作烏得不敗

若使子嬰有庸主之材　方展卿云　處勢時至子嬰萬難自振　文倒推論過甚

自繆公以來　方展卿云　因而實之　且天下嘗同心幷力而攻秦矣　方展卿云　仍以虛勢行文

豈勇力智慧不足哉　方展卿云　又以實事證虛情

以形勢言實有足恃然非所論於此時民苦暴秦深矣不得人和地利其足恃乎

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限。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音寒）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平聲）市於外。以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幷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知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小邑幷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士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己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

坐罪雍蔽爰書當矣

方望溪云所以稱先王者甚膚淺蓋賈生特管樂之流所見適至是而止

由是觀之方展劉云諷漢作收

文非苟作此是三篇之本意

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弼同）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於勇切）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是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

方望溪曰此篇言子嬰不能救敗而深探其本則由於秦俗忌諱故三主失道亂亡形見而人莫敢言已終不知因重歎雍蔽之傷國以總結三篇之義也古文之法一篇自爲首尾此論則聯三篇而更相表裏脈絡灌輸輯史記者悞倒其序首尾衡決而不可通昭明文選又獨取首篇皆不講於文律耳

此是總冒法

固之譏遷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論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意卽指此

又曰班固譏賈子與太史公被罪子嬰之枉卓矣而誼所論自有實理但謂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則未當耳蓋必雄略如周世宗唐莊宗然後能守險以待諸侯之敝而事勢又各不同莊宗世宗嗣立國人內附宿將林立故能履危而安以弱爲强秦則民怨於內將貳於外雖有莊宗世宗之略旬月中亦猝難收拾也

山東三十餘郡（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山東卽六國故地、）繕（修治也、）津（濟渡處、）關（界上之門、）望屋而食（軍無儲糧、隨處而食、）梁（橋也、）鴻門（今陝西臨潼縣、）章邯（秦少府、後降項羽封雍王、）要市（言倚兵以自重、）子嬰（二世兄子、趙高殺二世、立子嬰、）繆公（名任好、五霸之一、）素王（有其道、爲天下所歸、而無其爵者、孔子當之、）救敗句（言非救敗之道、）

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談名、遷父、指、同旨、六家、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也、）○

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

名家使人儉　梅伯言云儉疑讀如檢

此言小儒當矣漢世所謂大儒者一董仲舒而已迄不見用于長非儒意固有在不得以班氏之言而沒之也

事不可徧循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爲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爲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音軌啜音歠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送死桐棺三寸舉音

立一晉創一法沿之既久不能無弊遷之晉亦未嘗不是

仍是歸重道家時尚黃老不得不有所偏重耳

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家苛察繳（音皎）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眞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羣臣並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去聲）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音款）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

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曾滌生曰司馬遷自敘中述其父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諸家互有得失而終之以道家爲本此自司馬氏父子學術相傳如是其指要則談啟之其文辭則遷之爲之也

易大傳即易繫辭、直所從言之異路直、猶但也、言六家所由之道不一、省察也、大祥祥猶善也、衆忌諱陰陽家言吉凶、故多忌諱、使人拘而多畏拘束於日時、令人多畏忌、儉而善失眞拘牽名義、動失眞相、動合無形無形、謂大道、言能動合於大道、去健羨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不尙賢、絕聖棄智也、八位八卦方位、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巽東南、艮東北、乾西北、坤西南、十二度十二月次、玄枵、娵訾、降婁、大梁、實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星紀也、二十四節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淸明、穀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也、蓋五日爲一候、三候爲一氣、每月二氣、在月首者爲節氣、月中者爲中氣、六藝易、書、詩、禮、樂、春秋、采椽不刮采取爲椽、不刮削也、土簋用土作器、外圓內方、土刑刑、盛羹具、「禮記」作鉶藜藿藜、似蓬、藿、豆葉、桐棺三寸桐木爲棺、厚三寸也、繳繞猶纏繞也、控名責實二句引名責實、雖參錯交互、而明知事情、無爲守一、無不爲功利大也、聖人不朽時變是守出「鬼谷子」言聖人能順時變化、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二句端、猶言的也、窾、空也、聲、謂聲名、實、謂品行、言徒有名而實不至、則空空如也、

卷一終

方望溪云此段總括發端昌黎見道頗淺故所言多膚

老子之小仁義茅鹿門云數句是一篇之律蓋因老子有道德經故據此以闢之

總是一味擯斥其亦隨園所謂闢佛者迂耶

韓退之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吳至父云後凡所發明聖人作爲皆求端訊末之事凡所識於老佛者皆怪也姚氏云論仁義道德是求其端自古之爲民以下五段皆訊其末之事民窮且盜其原未必由是作者亦言之過甚耳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方望溪云此段闢老○吳至父云此因二家之爲民害發端遂縱論聖人生養人之法是求其端之事彼欲離去聖人者怪也又云仁聖人不死等語亦當時嚴弊之言是故君者出令者也方望溪云此段闢佛○吳至父云此因聖人之生養人於是始有君臣民之常識是訊其末之事彼欲去棄之者尤怪也又云義

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顚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音烟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勌同倦爲之刑以鋤其强梗相欺也爲之符璽音徙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

佛主平等。亦因當時階級之制過嚴有激而然。

帝之與王其號各殊 吳至父云。彼欲去天常。禁相生養者。且以太古無事藉口。故又明帝王殊施。而天下國家之不可外以折之。又云義○姚氏云。此段闢老。仍承上害至爲佛患生爲防意○茅順甫云。正譬雜還。各無數語。筆力天縱。

今也欲治其心 吳至父云仁

姚氏云。邢疏云。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公意蓋同此。

姚氏云。此段闢佛。承棄若臣父子。

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淸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敎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

爲教易行吳至父云不怪

佛老亦一種宗教初旨未嘗不善其後特奉行多弊耳文之過甚其辭者亦有懸於憲宗之迎佛骨入大內尊崇之過太褻不成政體云張廉卿云插入荀揚二語極奇宕恣肆

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音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苦何切）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程正叔曰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因學文日求其所未至遂有所得又云軻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蹈襲前人

非鑿空撰出必有所見若無所得不知言所傳者何事○王陽明曰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一正一反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學力筆力足以淩厲千古○歸震川曰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稱其與舒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知言哉至其爲文神鬼萬狀出有入無震盪天地則自孔孟後大文章矣○茅鹿門曰闢佛是退之一生命脈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又曰退之一生闢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學故佛骨表亦祗以福田上立說○蔡聞之曰其文辭則如賈長沙治安策而更出之以變化其論學術則如董江都賢良策而更寫之以明暢三代以下能有幾篇文字○劉海峯曰老蘇稱公文如長江大河渾灝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惟此文足以當之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楚之苦縣人、仕周、爲柱下史、著道德經、）煦煦（小惠貌、）孑孑（小也、）火於秦（始皇從李斯議、收天下書、除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外、悉燒之、）黃老於漢（漢文景世、崇黃帝老子之言、）佛於晉魏梁隋（佛於漢明帝時、入中國、至北魏蕭梁隋代而益甚、翻譯經

性之品有上中下張廉卿云此段入他手不免冗闒昌黎爲之自然簡峻

典、蓋始于此時、老者曰二句孔子至周、問禮老聃、佛者曰二句佛家稱孔子爲儒童菩薩、符以竹爲之、分爲兩片、各持一以爲信、璽王者印、聖人不死四句出「莊子」莊之學本於老、戎狄是膺二句見「詩魯頌」膺、當也、郊焉句郊、祭天、假、至也、荀周荀卿、名況、著荀子、揚漢揚雄、字子雲、著法言、太玄、不塞二句言異端不塞、吾道不流、下句同此意、

韓退之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

一語破的

引此三證亦見三說之具有根據

三子亦當首肯

結處揭出正意

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去聲)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音蒲)匐(音伏)也則岐岐然嶷(音逆)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音衮)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朱子曰與兵部李侍郎書所謂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者疑即此諸篇也○眞西山曰此篇之言過荀揚遠甚其言五性尤善但三品之說太拘

又不知性之本善而其所以或善或惡者由其稟氣之不同爲未盡耳又曰韓子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蓋愈於諸子然所分三品却祗說得氣不曾說得性○茅鹿門曰性之旨孟氏沒而周程始能言之昌黎原不見得特按三家之言而剖析之如此然於天命之原已隔一二層矣○方望溪曰性之論至程朱詳盡而韓子辨析羣言亦實有所見其曰下者可制則於孟子道性善之旨亦不相悖○劉海峯曰樸直明理之文公上李侍郎書謂舊文扶樹教道有所明白蓋謂此等○曾滌生曰此實與孔子性相近二章相合程朱又分出義理之性氣質之性以明孟子性善之說之無失亦自言各有當要之韓公之言固無失耳○吳至父曰此殆欲輔弼孔論

主於一句 以一爲主、四者亦並行、 一不少有焉一句 善於五者之中、其一者或偏多、或偏少、其四者亦雜而不純耳、 反於一句 無所主於一而畔反之、并四者、亦逆之也、 性善 ［孟子］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 性惡 ［荀子］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 性善惡混 ［法言修身］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 叔魚 姓羊舌、名鮒、春秋時晉人、叔向弟、［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肩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厭、必以賄死、 楊食我 ［左昭二十八年］叔向生子伯石、叔向之母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伯石、食我

重周輕約卽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旨

說理之文明達爲尚

舜大聖人也唐荊川云還轉說一遍更精神

字、食采於楊、叔向姓羊舌、名肸、以賢稱、越椒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見[左宣]子文姓鬬、名穀於菟、楚賢臣、若敖氏子文姓氏、匍匐伏行、岐岐然意有所指、嶷嶷然意有所識別也、朱丹朱、堯子、均商均、舜子、管蔡武王封紂子武庚、命弟管叔鮮、蔡叔度、霍叔處監之、武王崩、三叔以武庚叛、瞽叟舜父、鯀禹父、

韓退之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

古今比較心術不同如是

大姚云此用管子九變及戰國策爲齊獻書趙王文法

曾滌生云在上者須明斯世所以多忌毀之由而後可以知人篇末說明作意

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說讀悅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引經引律層層駁詰

方望溪曰通篇排比開闔其原出於荀子韓非子○又曰管子荀子韓非子之文排比而益古惟退之能與抗行自宋以後有對語則酷似時文以所師法至漢唐而止也○劉海峯曰掀調○張廉卿曰通篇排比下開明允而其源則出於荀韓又曰退之此文最古玩其氣格直是周人文字○吳至父曰此篇動中自然與道大適不善學之則氣易入於剽輕

韓退之諱辯○○○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爲是勸之舉者爲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音殖)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爲犯二名律乎爲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敎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爲

蘇厚子云曾乃字名點

稽諸國典歐話尤為緊切使毀者無所措詞

波瀾疊起諧而實莊解此文法自無艱澀之苦

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何如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滸（音虎）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耶

劉海峯曰結處反覆辯難曲盤瘦硬已開半山門戶但韓公力大氣較渾融半山便稍露筋節第覺其削薄○曾滌生曰此種文為世所好然太快利非韓公上乘文字○張廉卿曰文章之能事王介甫所謂飄風急雨之驟至輕車駿馬之奔馳者最得其妙觀此文結處可見又云辨折處理足而詞辨足

傳賢公也傳子雖私亦公也文能揭出其所以然

如此而後見禹之傳子非私

舜不能以傳禹張廉卿云馳驟反覆處氣雄而勁又云此意妙用反說正說使平

堯以傳舜為憂後世張廉卿云能自圓其說

禹以傳子為慮後世張廉卿云牽搭入主位

以厭乎人人之心

李賀字長吉、唐鄭王後、家於福昌縣之昌谷、七歲、能辭章、早卒、所著曰昌谷集、皇甫湜新安人、字持正、元和進士、官至工部郎中、言徵不稱在二句孔子母名徵在、故二字不並言、見[禮檀弓]周公作詩不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有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等句、孔子不偏諱二名若宋不足徵、又某在斯是、春秋不諱嫌名若衞桓公名完、康王名釗、成王子、昭王名瑕、康王子、文中作孫誤、曾參字子輿、曾子不諱昔[論語]昔者吾友、騏期未詳、杜度字伯度、東漢人、善章草、武帝名徹、因改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是、滸唐太祖、名虎、高祖祖、勢太宗、名世民、秉世祖、名昞、高祖父、機玄宗、名隆基、諭代宗、名豫、

韓退之對禹問

萬章有禹德衰而傳子之問、孟子以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答之、愈因設問而為答之、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舜、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

傳子爲當時變局禹則處變若常者前定故也

張廉卿云曰未前定曰前定所謂理足而詞核也必如此乃得簡勁

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張廉卿云斧以斯之

四百年然後得桀張廉卿云插入數語文氣乃疏朗又愈覺雄闊

歸之于天孟子之言似失於淺

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音朔）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方望溪曰其言未出世未嘗聞此義其言已出世不可無此言是謂立言○劉海峯曰議論高奇而筆力勁健屈曲足以達其所見○大姚曰堅峭勁肅○張廉卿曰一氣馳驟而下逐層搜抉期於椎碎而止此種文實得力於孟子又曰雄闊高朗之概寓之遒簡勁整彌覺聲光鬱然紙上

難理句（謂益之難治也、）數（屢也、）桀（名癸、夏后發之子、恃力行暴、湯放之於南巢、）湯（子姓、名履、代夏而有天下、國號商、）伊尹（名摯、湯賢相、）從而爲之辭（言設辭以自解也、）

揭出祥字爲一篇之根

角者吾知其爲牛張廉卿云接法奇縱

就祥字翻騰說既中肯文勢亦不平

一結頗得春秋書法之旨

韓退之獲麟解

春秋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按麟古稱爲瑞獸、其種已亡、今之麒麟、疑非一類、○○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音儕狼麋音迷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眞西山曰此文有激而託意之辭非必爲元和獲麟作也○唐荆川曰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茅鹿門曰文凡四轉而結思圓轉如游龍如轆轤愈變化而愈勁厲○劉海峯曰尺水興波與江河比大惟韓公能之○吳至父曰李習之寫此文贈陸修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子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

經曰改葬緦方望溪云唐順之云三月服之常也而改葬之緦不必三月子思所云既葬而除之是也

衛司徒文子方望溪云以上就經傳本文正釋其義此下引他書以證

方望溪云以下辨改葬與未葬異不宜重服

詠於詩（詩有麟之趾篇）、雜出於傳記百家（如大戴禮、史記、漢書、荀子、鶡冠子、俱言之）、豺（狼屬、身瘦、毛黃褐色、口吻深裂、尾長下垂）、狼（如狗、頭銳喙尖、毛深黃色、頰有白色小斑、尾粗大下垂）、麋（似鹿而大）、鬣（頸項長毛）、

韓退之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緦。（音思）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音癡）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音催）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以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

唐時已如是禮俗之薄已可概見何論於今

方望溪云經稱改葬緦云以下辨既葬除服與否

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

因時尙而立制不至盡悖於古斯爲得矣

湯誥云能自得師者王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即此意

嗟乎張廉卿云轉振無痕

今宜如何。曰、自啓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茅鹿門曰此昌黎文本經術處○劉海峯曰退之每以奇怪雄偉驚人獨於議禮則醇雅粹然而爲儒者之言

改葬緦 見[儀禮喪服] 五等服 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 小功 小功五月服、用稍麤熟布爲服、 斬衰 生麻布製、旁及下邊不緝者、 春秋譏之 古者諸侯五月而葬三句 [左隱]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逾月、外姻至、[公羊傳]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之也、 喪事有進而無退 猶言往而不返也、下復二句申明之、 懿 美也、

韓退之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

姚氏云授句讀及巫醫樂師百工未嘗非授業但非傳道解惑耳此兩段明是以授業之師而陪傳道解惑之師用筆變化使人不覺張廉卿云轉接飄忽最近孟子當時風氣如是昌黎獨抗顏爲師宜其爲衆非也

聖人無常師姚氏云此段承聖人猶且從師意申說以終首句必有師之意張廉卿云承前古之聖人來又申出無常師意以完一篇之義

一結點出

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音豆）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音談）子萇（音長）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音盤）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方望溪約李立侯說曰自人非生而知之者至吾未見其明也言解惑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至如是而已言授業而皆以傳道貫之蓋舍授業無所謂

傳道也○劉海峯曰敎子百工聖人斗起三峯插天○曾滌生曰傳道謂脩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文六藝之業解惑謂解此二者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末幅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收○吳至父曰句句硬接逆轉而氣體渾灝自然

郯子郯、國名、少昊後、郯子朝魯、孔子從而問官、萇弘周敬王時大夫、孔子嘗從問樂、師襄樂官、「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老聃詳上原道註、聃其諡、爲周守藏室史

借或問以發端

引經以結之

韓退之爭臣論

陽城拜諫議大夫、久而不言、作此譏之。及陸贄坐貶、城疏論其無罪、德宗欲相裴延齡、城曰、延齡爲相、當取白麻壞之、遂不果相。按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

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文章正宗作得其言乎哉眞西山云此語正謂陽子以爲得其言而何以不言乎哉

爲陽子設想是加一倍責備法見得陽子文過無從

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

張廉卿云使四方後代句雄直偉岸

厥後城之疏論陸贄洎沮裴延齡未始非公論有以激之

曾滌生云此段陳義甚高

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啟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乂。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音孜)矻矻(音窟)。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

文境如剝繭抽絲層出不窮收句仍爲箴勉口吻不當作一味謾罵看

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音揭)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姚氏曰此文風格蓋出於左國◯曾滌生曰逐節根據經義故盡言而無客氣

學廣句(城貧不能得書、求爲集賢殿寫書吏、得盡讀之、)晉(今山西地、)大臣薦之(德宗四年、李泌薦之、)恆其德貞二句(「易恆卦」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疏」婦人吉者、用心專貞、從唱而已、夫子凶者、夫子須制斷事宜、不可專貞從唱也、)王臣蹇蹇二句(見「易蹇卦」六二、言以柔順中正之臣、而當王朝大難、自宜鞠躬盡瘁、以求濟之、)志不可則二句(蠱上九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有官

此篇告戒守職之落須而作設喻甚當

此野人鄙夫之所及張廉卿云突轉又云禁掃遊作數層折入文字須如此然後奇氣隨愈見精神云亦意突張墀錦云賴住下兩再作曲折又云斷天下之禍張廉卿云突起發之屈強者張廉卿云縱又云此段尤為橫老雄直躍按此指諸變之談甚者

守者四句［見孟子］抱關擊柝［抱關、司門、擊柝、守夜、皆小吏、］委吏［主倉廩者、］乘田［苑囿芻牧之吏、］招［舉也、］爾有嘉謀嘉猷五句［見書君陳］滋［益也、］骨鯁［忠言逆耳、如魚骨之鯁喉間、後漢書、骨鯁可任、在］熙鴻號［熙、廣也、鴻號、大名、］孜孜矻矻［勤勉之意、］墨突句［墨、謂墨翟、突、竈額也、黔、黑也、言竈口不及黑即去也、］國武子［名佐、柯陵之會、單襄公見國武子、其言盡、襄公曰、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後果見殺、］今雖不能一句［言今雖不能及聖人、將終不失為善人也、］

韓退之守戒○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楥［音暄上聲］而外施窞［徒感切］穽［音淨同阱］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扃鐍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然於屈［音倔］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為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之不足者先事而思則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

張廉卿云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句一語便住簡老又云入他人手必不能一語便住故往往失之冗蔓一語便住下面接着方精神

賁育之不戒張廉卿云突接

今夫鹿之於豹張廉卿云暗縮

邱。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方望溪曰此老泉體製所自出◯張廉卿曰通體轉卸接換斷續起落在在不測又曰此文老泉學之更加縱橫恢闊而高古簡峻終遜退之◯吳至父曰董晉守汴不言兵是時蔡已逆命此文當是佐汴時作

大邦維翰 翰、幹也、「詩大雅」大宗維翰、文作邦誤、 以蕃王室 蕃、即藩屏之義、見「書蔡侯之命」 捘 擱也、 窞 坎中小坎、 穽 穿地陷獸、 扃 外閉之關、 洞庭 湖名、在湖南省、 孟門 山在今山西離石縣、 賁育 孟賁夏育、均古力士、「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賁能行之也、 魯雞 「莊子庚桑楚」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注」越雞、小雞、魯雞、大雞、 蜀雞 「爾雅」雞大者曰蜀、一本作越雞、此四句、言賁育魯雞之不期戒、卽童子越雞、而亦難于支抗也、

韓退之雜說一◯◯◯

此篇言龍之神竝倘賴憑依而雲之靈怪又賴龍之驅使兩相得而始成亦猶人之莫爲之前雖美弗章莫爲之後雖盛弗傳也其所憑依二句見得仍在自爲憑依不過借徑耳

起吳刻評云一句斷此篇寄托尤顯見得不離在人才而離在能識人才者

張廉卿云雖有千里之能句折筆遒勁

張廉卿云且欲與常馬等句再折沈痛

龍噓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音博日月伏光景感音影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音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茅鹿門曰變幻奇絕不可端倪〇方望溪曰尺幅甚狹而層疊縱宕若祟山廣壑使觀者不能窮其際〇張廉卿曰純從空際轉運翔舞又曰其神妙尤在中間奇宕處與轉捩變化無迹可尋處

茫洋雲水之氣、玄間猶言天空、玄天色也、薄近也、伏蔽也、水下土水偏乎下土也、汨沒也、

韓退之雜說四〇〇〇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蒲眠切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音寺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

姚氏云昔字冒下實主四層

若伯夷者張廉卿云上文勢直故着極力語壓之又用三語極力壓住日月泰山等句惟夷齊足以當之

殷既滅矣張廉卿云作兩層頓折

繇是而言張廉卿云斷制剝截處

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眞無馬邪。其眞不知馬也。

如展畫圖尺幅中具有千里之觀介甫讀孟嘗傳書後似脫胎於此 濂識

伯樂 姓孫名陽秦穆公時人善相馬嘗過虞坂有騏驥伏鹽車下見之長鳴伯樂下車泣之 槽櫪 馬之食器曰槽繫馬之木曰櫪 策 馬鞭

韓退之伯夷頌◯◯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崒 慈䘏切 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恥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繇 同由 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知明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

自以爲不足矣劉注云此卑者極卑彼獨非聖人張廉卿云一語頓住含蘊深妙而自足如此矣劉注云此高者極高若異於中道夫聖人萬世之標準也張廉卿云掉轉又云隨手運掉此所謂運掉自如也

方望溪云起勢奇特而無實理

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再呂切）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亙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跡於後世矣

唐荊川曰昌黎此文分明自孟子中脫出來人都不覺○茅鹿門曰昔人謂太史公傳酷吏刺客等文各肖其人今以此文頌伯夷亦儞然不如史遷本傳○姚氏曰用意反側蕩漾似太史公論贊○張廉卿曰起勢雄偉東坡雅好學之而其氣太駿快轉不及此沈厚是亦運會然耶又曰介甫書李文公集後一篇從此文出而氣太勁神太迫氣韻迴不及也○曾滌生曰舉世非之而不惑乃退之平生制行作文宗旨此自況之文也

萃（危峨貌、）微子（名啟、紂庶兄、數諫紂不聽、遂抱祭器奔周、）伯夷叔齊（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諡夷齊、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諫、不聽、殷既滅、餓死首陽山、）沮（毀也、敗也、）

柳子厚封建論（王者以爵土與人、爲封建、三代皆有之、至周而制益備、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地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別、至秦廢之、）○○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

提出勢字作骨

不初方望溪云稚

後世由閭胥而曾長由曾長而君長之說皆起於是

求其嗣而奉之方望溪云周官閭胥里宰皆二十五家之長州長縣正二千五百家之吏耳吏必擇人雖縣大夫不能求其嗣

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狉音丕)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衞。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眾。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眾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

而秦之說皆背乎

歷於宣王方望溪云詞豐而氣弱

方望溪云厲疑衍又落一王字

方望溪云見於春秋小國甚多其事世跡系可記者十二國耳不得云判爲十二

方正學謀慮論即本是作揭秦之得失

姚氏云叛人人怨皆是民字避諱後未改耳

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於宣王。挾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同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衞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謫戍之徒。圜音還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內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犇古奔字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

理人方望溪云難解姚氏云理人之吏謂治統於丞相御史及監郡御史不使守宰專擅

及夫大逆不道方望溪云氣勢

且漢吳至父云柳氏用且字皆古義

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於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尙於馮唐。聞黃霸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臥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

姚氏云亂人亦當作亂民

夫不得已以下精能透闢無人道過

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才詣切）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衞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

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於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眞西山曰此篇間架宏闊辯論雄俊眞可爲作文之法○方望溪曰深切事情雖攻者多端而卒不可拔又曰氣甚雄毅而按之實有虛怯處○吳氏曰體勢雄俊辭理廉悍勁古宋以來無之

榛榛（榛塞蕪穢之貌、）狉狉（獸蠢動貌、）方伯（諸侯之長、）連帥（十國爲連、連有帥、見「禮王制」）里胥（「周禮」里宰掌比其邑之多寡、「文」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朝覲（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會同（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扞（衞也、）夷王（名燮、懿王子、元年下堂而見諸侯、覲禮始廢、）宣王（名靖、厲王子、）定魯侯之嗣（魯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朝王、命戲爲魯世子、按此言廢長而順魯侯立幼之意、）幽厲（幽名宮湦、宣王子、厲王名胡、夷王子、）王室東徙（平王畏犬戎、遷都洛、）問鼎（「左宣」楚子觀兵於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按有窺覦王室之意、）射王（桓王以諸侯伐鄭、戰於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凡伯（周卿士、「左隱」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邱以歸、）萇弘（周大夫、初劉氏、范氏、世爲婚姻、萇弘事劉文公、故與范氏、晉趙鞅以爲討、於是殺萇弘、）十二（魯、齊、晉、秦、楚、宋、衞、陳、蔡、曹、鄭、燕、）陪臣之邦（指魏、韓、趙、齊、而言、蓋三家分晉、田氏篡齊、俱由陪臣而爲

諸侯、後封之秦（平王東遷、秦襄公以兵送王、王封襄公為諸侯、賜岐豐地、秦始大、）裂都會二句（秦始皇既并天下、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負鋤梃句（指陳涉、吳廣輩之以戍卒起事、事見史、）犇命句（指英布、陳豨、韓王信、反叛等事、）平城（今山西大同縣、高帝七年、擊匈奴、被困平城、七日、）病流矢（高帝擊黥布、中流矢、）陵遲（如丘陵遲迆、漸卑下也、）謀臣句（此指鼂錯為景帝畫策七國削地事、）浚（取也、）孟舒（文帝問田叔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雲中守孟舒、長者也、）田叔（趙郡陘城人、為漢中守、）魏尚（興平人、為雲中守、善待士卒、匈奴畏之、）馮唐（文帝嘗與語曰、嗟乎、吾獨不得頗牧為將耳、豈憂匈奴哉、唐因言魏尚、即使復為雲中守、）黃霸（字次公、陽夏人、為潁川守、得吏民心、）汲黯（字長孺、召拜淮陽守、黯謝不受、武帝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見「本傳」）戚（親也、）裂眦（怒甚也、眦、睛外之眼角、）

柳子厚桐葉封弟辯○○○

筆情蹇悍直是一則淩書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

大姚云封唐叔事呂覽重言篇以爲周公說苑君道篇采之若史記晉世家則以爲史佚

義正詞嚴

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𡙇(音缺)𡙇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唐荊川曰此篇與守原議封建論三篇所謂大篇短章各盡其妙〇方望溪曰此篇苦效韓公子郤克分謗篇筆墨之迹劃然可尋

成王(名誦、武王子、年十三嗣位、)小弱弟(卽叔虞、)唐(今直隸唐縣、)𡙇𡙇(小智也、)史佚(周太史、名佚、)

〇〇

柳子厚晉文公問守原議(晉文公定周襄王於郟、王賜以原地、晉侯難其守、問寺人教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行、餒而弗食、可使處原)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教(音勃)鞮(音提)。以畀趙衰(音崔)。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媟(音屑)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爲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

賢當。蓋是就利害上計較 應爲此

方望溪云則獲原啟疆轉折辟强

其後方望溪云無謂

雖屬有意周內要亦有感而言永叔宦官傳論於此畢發其端

偃爲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爲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彊。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衞鞅。弘石得以殺望之。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舉非失舉也。蓋失問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茅鹿門曰精悍嚴謹○方望溪曰此文及桐葉封弟辯皆效韓公子郤克分謗篇○梅伯言曰子厚之論封建勝耳其他多辯所不必辯震而矜之於義儉矣

晉文公（晉、姬姓、文公、名重耳、繼齊桓、霸諸侯、）原（周畿內國、今河南濟源縣西北原鄉、）敎鞮（寺人名、）畀（予也、）趙衰（字子餘、從文公出亡、有功、）媟（狎也、）狐偃（字子犯、晉文公舅、亦從亡定霸有功者、）先軫（城濮之役、將中軍、敗楚師、）齊桓（齊、姜姓、桓公、名小白、能任管仲而霸諸侯、）管仲（名夷吾、相桓公、）豎刁（齊桓幸臣、桓死作亂、）以義一句（晉文曾受周襄王之命、見「左僖」）衞鞅（衞人、故稱衞鞅、鞅至秦、因嬖臣景監求見秦孝公、）

造句似子

暮鼓晨鐘發人深省

深長之年吳摯父云逆提後幅

遂執秦政、變法以强秦、參看前商君注、**弘石**弘恭、石顯、漢元帝時之宦官、**望之**姓蕭、字長倩、漢元帝時相、爲恭顯所陷、下獄自殺、**許世子**魯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之藥而卒、春秋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責其不嘗藥也、**趙盾**魯宣公二年、趙穿弑靈公、春秋書曰、趙盾弑其君夷皐、蓋責其不越境、反不討罪人、

李習之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作者與萬物皆作。休乎休者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爲物而一爲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爲。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

吾豈安得不惜分陰

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霆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爲者獨何人耶

眞西山曰朱文公云李翺論復性則是滅情以復性則非情如何可滅此釋氏之說淆於其中而不知獨末篇之言可以警學者故錄焉〇劉海峯曰韓李並稱韓之外知道者惟李氏此篇懇切而出以蕭疏尤堪警世又曰文特勁健而飄灑

作乎作者（作於作之時、）休乎休者（休於休之時、）晝無所作二句（言晝不見所爲作、夕不見所爲休、晝澄思體道、夕以繼日、）

作非吾作四句（物猶事也、言繼往開來、盡其所任、順化歸眞、全其所得、下云所存終不亡且離者此也、）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二終

歐亦以闢佛自命者所言較昌黎爲深

比喻精確

心平氣和而道之覺昌黎之大聲疾呼徒作謾罵者失諸粗鄙矣

歐陽永叔本論中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敎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

揭明古聖防閑之法勸誘之道甚周且摯異端自不得而入然亦專就一面說

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通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乎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繇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

佛亦自有可歸依之眞理特難爲門外漢言耳

衰秦幷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强。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幷游惰之姦起。其後所爲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敎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己。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驅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音弗）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沈酣入於骨髓（蘇委切）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效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冠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

兩說膚淺亦不合理、

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方望溪曰歐公敍事仿史記諸體效韓文而辯論法荀子其反覆盡意及複疊處皆似觀春秋論下及秦誓論可知其凡

佛至中國（漢明帝永平八年、遣使至天竺求佛法、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匏（八音之一、笙十三簧、竽三十六簧、皆列管匏內、施簧管端、）蒐狩（春獵爲蒐、冬獵爲狩、蒐者、聚人衆也、狩、圍守也、）鄉射禮（鄉飲酒者、以時會衆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謂之鄉射、）庠序（周曰庠、殷曰序、俱學校名、）艴然（盛氣色也、）董生（名仲舒、廣川人、爲漢醇儒、）壯佼（壯、碩大、佼、美好、「禮月令」仲夏、養壯佼、）

歐陽永叔朋黨論（宋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並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王拱辰、章得象等、不悅、謀傾陷之、杜富等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修乃上此論、）○○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

坐實君子有朋不特指祿者之口於理論事實上均無乖謬

蘇厚子云按後漢書禁錮黨人在桓靈二帝時黃巾賊起在靈帝時

昭宣帝天祐二年朱全忠聚裴樞獨孤損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時李

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位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音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淸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夫

振以屢舉進士不第、嘗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從之、按此屬昭帝誤、

辨之不明、前車可鑒、

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爲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吳至父曰、慶歷三年夏竦罷、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等、石介作慶歷聖德詩、竦不悅、造爲黨論、公方在諫院、上此

共工驩兜　共工、驩兜、三苗、鯀、四人爲四凶、「書舜典」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　八元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　八愷　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舜舉八愷、使主后土、揆百事、舉八元、使布五教、　臯　臯陶爲士、　夔　后夔典樂、　稷　棄爲后稷、教稼穡、　契　契爲司徒、敷五教、　二十二人　四岳九官十二牧、共二十二人、　紂有臣億萬四句　見「書泰誓」　漢獻帝盡取天下名士二句　漢之黨人、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廚之稱、及陳蕃、竇武、爲曹節所殺、宦者復殺李膺等百餘人、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均指爲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按此爲靈帝建寧二年事、文作獻帝誤、　黃巾賊　鉅鹿張角、多妖術、遣弟子遊四方、聚衆數十萬、皆著

任必專信必篤用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則不可反復推闡知其得於史者深矣

所引二事徵欠翦裁

黃巾爲讖、按北爲靈帝中平元年事、盡解黨人句中平元年、帝因黃巾賊起、召羣臣會議、皇甫嵩、呂彊、均以爲宜解黨禁、帝從之、漸起朋黨之論文宗時、李德裕、牛僧孺、各有朋黨、互相擠援、時謂牛李黨、昭宗初名敏、更名曄、懿宗第七子、爲朱全忠所弑、盡殺朝士見文上眉評、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上○

語曰。爲君難者。孰難哉。蓋莫難於用人。夫用人之術。任之必專。信之必篤。然後能盡其材。而可共成事。及其失也。任之欲專。則不復謀於人。而拒絕羣議。是欲盡一人之用。而先失衆人之心也。信之欲篤。則一切不疑。而果於必行。是不審事之可否。不計功之成敗也。夫違衆舉事。又不審計。而輕發。其百舉百失。而及於禍敗。此理之宜然也。然亦有幸而成功者。人情成是而敗非。則又從而贊之。以其違衆爲獨見之明。以其拒諫爲不惑羣論。以其偏信而輕發爲決於能斷。使後世人君慕此三者。以自期。至其信用一失。而及於禍敗。則雖悔而不可及。此甚可歎也。前世爲人君者。力拒羣議。專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於禍敗者多矣。不可以偏舉。請試舉其一二。昔秦苻堅地大兵強。有衆九十六萬。號稱百萬。蔑視東晉。指爲一隅。謂可直以氣吞之耳。然而舉國之人。皆言晉不可伐。更

垂固以復仇爲主義者其肖宜如是

文遇一逢惡之臣淸泰本昏昧之主

進互說者。不可勝數。其所陳天時人事。堅隨以强辨折之。中言讜論。皆沮屈而去。如王猛苻融老成之言也。不聽。太子宏少子詵（音莘）至親之言也。不聽。沙門道安。堅平生所信重者也。數爲之言。不聽。惟聽信一將軍慕容垂。垂之言曰。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堅大喜曰。與吾共定天下者。惟卿爾。於是決意不疑。遂大舉南伐。兵至壽春。晉以數千人擊之。大敗而歸。比至洛陽。九十六萬兵亡其八十六萬。堅自此兵威沮喪。不復能振。遂至於亂亡。近五代時。後唐淸泰帝。患晉祖之鎭太原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議欲徙之於鄆（音運）州。舉朝之士皆諫以爲未可。帝意必欲徙之。夜召常所與謀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問之。以決可否。文遇對曰。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此事斷在陛下。何必更問羣臣。帝大喜曰。術者言我今年當得一賢佐。助我中興。卿其是乎。卽時命學士草制。徙晉祖於鄆州。明旦宣麻。在廷之臣皆失色。後六日而晉祖反書至。淸泰帝憂懼不知所爲。謂李崧曰。我適見薛文遇。爲之肉顫。（音戰）欲自抽刀刺之。崧對曰。事已至此。悔無及矣。但君臣相顧涕泣而已。由是言之。能力拒羣議專信

專信未嘗不可。其如管仲葛亮之不世出何。

以得民心爲用人之標準。自是正論。

一人。莫如二君之果也。由之以致禍敗亂亡。亦莫如二君之酷也。方苻堅欲與慕容垂共定天下。清泰帝以薛文遇爲賢佐。助我中興。可謂臨亂之君各賢其臣者也。或有詰予曰。然則用人者不可專信乎。應之曰。齊桓公之用管仲。蜀先主之用諸葛亮。可謂專而信矣。不聞舉齊蜀之臣民非之也。蓋其令出而舉國之臣民從。事行而舉國之臣民便。故桓公先主得以專任而不貳也。使令出而兩國之人不從。事行而兩國之人不便。則彼二君者。其肯專任而信之。以失衆心而斂國怨乎。

用人以得衆心爲主。可謂一語破的。苻堅清泰之所以敗。齊桓先主之所以興。端由於此。濡識

秦苻堅（前秦苻堅、字永固、本姓蒲、氐人、）有衆九十六萬（堅會羣臣議曰、今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欲自將討之、何如、）蔑視東晉（石越諫苻堅伐晉、堅曰、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足恃乎、）王猛（猛字景略、寢疾、堅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後、願勿以晉爲圖、）苻融（封陽平公、嘗曰、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晉國無釁、我數戰兵疲、民有畏敵之心、）太子宏（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少子詵（詵諫曰、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焉、）沙門道安

道安謂堅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以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沙門、僧也、**慕容垂**垂爲冠軍將軍、言於堅曰、陛下威揚海內、而蕞爾江南、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壽春**今安徽壽縣、**晉以數千人擊之**晉謝石、謝玄、謝琰、桓伊、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文稱數千人、誤、**後唐清泰帝**名從珂、明宗養子、清泰、其年號也、**晉祖**謂石敬瑭、**太原**今山西太原縣、時稱晉陽、**契丹**東胡種、後改號曰遼、有今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及直隸北部、並內外蒙古地、**鄆州**治今山東鄆城縣、**宣麻**唐中書以黃白二麻爲詔書、宣、布也、**李崧**深州饒陽人、小字大醜、仕至端明殿學士、

只此兩意敷成一篇文字

引用前事殊欠翦裁後學於此似宜斟酌

歐陽永叔爲君難論下

嗚呼用人之難難矣未若聽言之難也夫人之言非一端也巧辨縱橫而可喜忠言質樸而多訥（訥入聲）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明暗也諛（音俞）言順意而易悅直言逆耳而觸怒此非聽言之難在聽者之賢愚也是皆未足爲難也若聽其言則可用然用之有輒敗人之事者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此然後爲聽言之難也請試舉其一二戰國時趙將有趙括者善言兵自謂天下莫能當其父奢趙之名將老於用兵者也每與括言亦不能屈然奢終不以括爲能也歎曰趙若以括爲將必敗趙事其後奢死趙遂以括爲將其母

論斷得是

方望溪云若趙括者句時文轉折

自見趙王。亦言括不可用。趙王不聽。使括將而攻秦。括爲秦軍射死。趙兵大敗。降秦者四十萬人。阬（丘庚切）於長平。蓋當時未有如括善言兵。亦未有如括大敗者也。此聽其言可用用之輒敗人事者。趙括是也。秦始皇欲伐荆。問其將李信用兵幾何。信方年少而勇。對曰。不過二十萬足矣。始皇大喜。又以問老將王翦。翦曰。非六十萬不可。始皇不悅曰。將軍老矣。何其怯也。因以信爲可用。卽與兵二十萬使伐荆。王翦遂謝病。退老於頻陽。已而信大爲荆人所敗。亡七都尉而還。始皇大慙。自駕如頻陽謝翦。因强起之。翦曰。必欲用臣。非六十萬不可。於是卒與六十萬而往。遂以滅荆。夫初聽其言若不可用。然非如其言不能以成功者。王翦是也。且聽計於人者宜如何。聽其言若可用。用之宜矣。輒敗事。聽其言若不可用。捨之宜矣。然必如其說則成功。此所以爲難也。予又以謂秦趙二主。非徒失於聽言。亦由樂用新進。忽棄老成。此其所以敗也。大抵新進之士喜勇銳。老成之人多持重。此所以人主之好立功名者。聽勇銳之語則易合。聞持重之言則難入也。若趙括者則又有說焉。予略考史記所書。是時趙方遺廉頗攻

以暗且愚者而任專信篤安得不敗

秦。頗、趙名將也秦人畏頗而知括虛言易與也因行反間於趙曰秦人所畏者。趙括也若趙以爲將則秦懼矣趙王不悟反間也遂起括爲將以代頗。藺音吝相如力諫以爲不可趙王不聽遂至於敗由是言之括虛談無實而不可用其父知之其母亦知之趙之諸臣藺相如等亦知之外至敵國亦知之獨其主不悟爾夫用人之失天下之人皆知其不可而獨其主不知者莫大之患也前世之禍亂敗亡由此者不可勝數也

姚氏曰歐公之論平直詳切陳悟君上此體爲宜

趙奢 趙之田部吏、既爲將、破秦軍、解閼與圍、號爲馬服君、 趙王 趙孝成王、名丹、惠文王子、 長平 今山西高平縣、 荆 楚之舊稱、秦滅楚、避莊襄王諱、改爲荆、 李信 秦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 王翦 頻陽東鄉人、事始皇、爲拔趙、定燕薊、 頻陽 今陝西富平縣、 廉頗 趙之良將、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趙王信秦之間、因以括爲將、 其父其母二句 括嘗與父論兵、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若使爲將、必敗、及括爲將、其母上書、力陳不可、幷言事敗、願得無坐、王許之、 藺相如 趙之上卿、諫曰、王以名使括、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

曾子固唐論

唐自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元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憲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共二十君、文中云十八君者、雖

文帝有一賈生而不能用欲幾三代得乎

推重太宗亦有特見

哀帝不成爲君、而文遺其一也、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爲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同做）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亡而强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爲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法莫盡於太宗。太宗之爲君也。詘（音屈）己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

一揚一抑具有卓識

上下五千年縱橫一萬里氣盛言宜南豐集中此爲特出

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至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陳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尙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爲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爲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

以易爲愚民之書見已膚鄙

得失之迹。非獨爲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茅鹿門曰文格似弱而其議則正當○劉海峯曰後半上下古今俛仰慨然而淋漓遒逸有百川歸海之致鹿門反謂其格弱何耶

成康（成王、周武王子・康爲成子、）秦（自始皇滅周室、幷六國、傳至三世子嬰而亡、）漢（高祖劉邦、滅秦平項、以有天下、傳至孺子嬰、爲王莽所簒、是爲西漢、光武帝劉秀中興、傳至獻帝協、曹丕簒之、是爲東漢、）文帝（名恆、高帝中子、）晉（司馬氏炎、簒魏、滅吳蜀、傳至愍帝、是爲西晉、元帝遭五胡之亂、都建康、傳至恭帝、是爲東晉、）隋（楊堅受周禪、傳至恭帝而亡、）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租庸（唐立租庸調法、丁男授田一頃、歲輸粟二斛爲租、歲輸絹二匹、綿三兩、輸布者加五之一、麻三斤、或輸銀十四兩、爲調、役人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輸絹三尺、爲庸、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府衛（府兵之制、始於周、備於唐、太宗分天下爲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衛、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兵千人、下府八百人、有事用以爭戰、事畢歸農、）職事任官（太宗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貞觀六年、大省文武官、內官定員僅六百四十二人、）材能任職（銓選之法、視其人之能否、有出身三十餘年、不得祿者、）興義任俗（如旌孝弟、及赦罪人等是、）尊本任衆（如勸力田等是、）末作（謂工商業、「晉書」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刑措（措、置也、周成康之世、刑措不用者、四十餘年、）

蘇明允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

此兩段詮理雖淺俗說得過去

中肯語不可多得

按此卽神道設敎之意

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饑。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棄逸而卽勞。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褻。褻則易廢。聖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而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

以易爲卜筮之書老泉不免此見

易之爲用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變易中自有不易者在洵烏足以知此

機權兩字誣聖人矣

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而誇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荊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音舌)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音羈)於扐(音勒)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劉海峯曰老蘇易樂詩三論并不根之談而行文雄放有俛視一世之概又

曰出入起伏縱橫如志甚雄而暢

觀天地句［易繫辭傳］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通陰陽句［易說卦傳］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考鬼神句［易繫辭傳］辨吉凶者存乎辭、灼荊句灼、炙也、荊、荊枝、鑽、刺也、卜先以造、灼以鑽龜、見［史記龜策傳］造、燒荊之處物若木也、方功義弓［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其義未詳、掛一六句揲、數之也、奇、零也、扐、勒也、古以蓍草之莖、爲占筮之用、其法以四十九策、分置左右兩手、于右手之中、取一策懸于左手小指之間、於是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數右手之策、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歸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間、而扐之、詳見［筮儀］

蘇明允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既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既而其法果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既行也。

筆能達難達之詞亦自難得

梅伯言云得其至神之機其論甚精不得以渺茫不根概之

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鴆。（音沈）肉有菫。（音謹）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以苦口爲諱。去其鴆。徹其菫。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溼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谹谹（音宏）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子六切）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溼。日之所不能燥。風之

以樂爲佐禮之窮附會亦似近理至文之縱橫馳騁實開後人無數法門

通篇立論似與聖人興觀羣怨之說亦有合處

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茅順甫曰論樂之旨非是而文特媥娜百折無限煙波又云蘇氏父子於經術甚疎故論六經處大都渺茫不根特其行文縱橫往往空中布景絕處逢生令人有淩雲御風之態○劉海峯曰後半風馳雨驟極揮斥之致而機勢圓轉如轆轤

鴆（毒鳥、一名運日、狀似鶚、紫黑色、赤喙黑目、頸長、好食蛇、其羽畫酒、飲之即死、見[蟲薈]）堇（毒藥、[淮南說林訓]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即愈、）隱隱訟訟（[法言問道]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訟訟、）

蘇明允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

禮之所窮不得不以詩救之

透闢之至以詩調劑然具苦心文亦下字如鑄

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歐（古驅字）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不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

嚴通二句得聖人序詩之旨

非審於人情者不能言

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力轉切)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詬(呼寇切)讟(音讀)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識而明怨之。使天下明知之。則我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音老)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蓋詳。

此文頗有內心不得以縱橫家言少之(濡識)

炎炎(火升之勢)、國風(國者、諸侯所封之域、風者、民俗歌謠之詩、詩自關雎以下至狼跋、俱爲國風、凡十五國、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婉孌(美好貌)、小雅(雅者、正也、詩有小雅大雅、鹿鳴以下至何草不黃、爲小雅、文王以下至召旻、爲大雅)、詬讟(詬、詈也、讟、痛怨也)、潦(雨大貌)、

蘇明允書論〇〇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音如)其菽(音叔)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度其當時之民。莫不

益甚此下說風俗之變而因用其權此文首先提揭兩層後而先應後一層再應前一層使其文有反覆之勢

舜親則壻也尊則相也禹則有治水之大功其有天下也固在民之意中矣

夏殷得天下如是之久而征誅又爲變局湯武不得不有此作用

周公功業大半顯於相成之日伊尹則佐湯而有天下也周公之急于自解亦時爲之也方望溪云權用而風俗成莫知所謂

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旣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旣又懼天下之民不已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旣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皆有顯功。旣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其志。舉兵而東征。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簒也。夫固由風俗之變。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鎭之。夫孰知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方望溪曰。其論世變可謂獨有千載。惜首尾及中間摶縮處意脈不清治古

分出三等人

以日月詮常字

文者所宜明辨

忠之變入於質二句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 太牢 牛也、 萬方有罪四句 見「書湯誥」 伊尹攝政 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自攝國政、三年太甲悔過、伊尹復迎歸于亳、 周公爲之 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王疑周公、周公避位居東、作鴟鴞之詩以貽王、

蘇明允明論◯◯

天下有大知。有小知。人之智慮。有所及。有所不及。聖人以其大知而兼其小知之功。賢人以其所及而濟其所不及。愚者不知大知。而以其所不及喪其所及。故聖人之治天下也以常。而賢人之治天下也以時。既不能常。又不能時。悲夫殆哉。夫惟大知而後可以常。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而後可以時。常也者。無治而不治者也。時也者。無亂而不治者也。日月經乎中天。大可以被四海。而小或不能入一室之下。彼固無用此區區小明也。故天下視日月之光。儼然其若君父之威。故自有天地而有日月。以至於今。而未嘗可以一日無焉。天下嘗有言曰。叛父母褻神明。則雷霆下擊之。雷霆固不能爲天下盡擊此等輩也。而天下

以雷霆詮時字

此說甚精闕下齊威事

此就以其所及濟其所不及言之

天下之事姚氏云老泉妙用多在一結似照應似不照應項羽孫武亦然

之所以兢兢然不敢犯者有時而不測也使雷霆日轟（音橫）轟焉繞天下以求夫叛父母褻神明之人而擊之則其人未必能盡而雷霆之威無乃褻乎故夫知日月雷霆之分者可以用其明矣聖人之明吾不得而知也吾獨愛夫賢者之用其心約而成功博也吾獨怪夫愚者之用其心勞而功不成也是無他也專於其所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精兼於其所不及而及之則其及必粗及之而精人將曰是惟無及及則精矣不然吾恐姦雄之竊笑也齊威王卽位大亂三載威王一奮而諸侯震懼二十年是何修何營耶夫齊國之賢者非獨一卽墨大夫明矣亂齊國者非獨一阿大夫與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亦明矣一卽墨大夫易知也一阿大夫易知也左右譽阿而毀卽墨者幾人易知也從其易知而精之故用心甚約而成功博也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而況乎不至於九也

劉海峯曰從齊威王殺阿大夫生出一篇議論行文縱橫曲暢

此篇就臣一面說以術字作骨便扼題要

作者固深於縱橫之術者故能言之了了

兢兢（戒慎也、）轟轟（聲也、）齊威王（姓田、名嬰齊、始僭稱王、威王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百官荒亂、諸侯並侵、淳于髡說之以隱、王乃朝諸縣令長、賞一人、誅一人、齊兵而出、諸侯振驚、還齊侵地、）即墨大夫（即墨、今山東即墨縣、威王召即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毀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阿大夫（阿、今山東東阿縣、威王召阿大夫語之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不闢、人民貧餒、趙攻鄄、子不救、衞取薛陵、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

蘇明允諫論上○○

賢君不時有忠臣不時得故作諫論（此序依吳刻補）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之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況虛己者乎不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況逆忠者乎然則奚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備論其效周衰游

說譏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爲諫法者五。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旋踵而長安君出質。甘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行有日。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迄業切）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許亥切）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啓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富貴餌閎（音宏）孺。而辟陽赦。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按劍太息。范雎以無王恥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酈生以助秦陵漢。而沛公輟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詖（彼義切）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怠必奮。激而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

文旣雄健理亦條達

悟則明。懼則恭。奮則勤。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横之說。此所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音龐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爲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以爲諫法。

此篇專就臣一方而着想以見心與術之不可偏廢濡識

其說出於仲尼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二曰戇諫、三曰降諫、四曰直諫、五曰諷諫、唯度王以行之、吾從其諷諫乎、見「孔子家語」伍舉即椒舉、楚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爲樂、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乃大反前行、茅焦秦王政遷太后于雍、下令敢諫者死、齊客茅焦請見、王欲烹之、焦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雖桀紂不至于是、今天下之士、無嚮秦者、臣竊爲陛下危之、言已解衣赴之、王悟、爵以上卿、觸龍人名、「國策」作觸讋、秦攻趙、趙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后不可、觸龍請見、始以己子托之、繼以送燕后之言動之、末乃言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不及今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太后乃諾、按太后即惠文王后、長安君乃其少子、甘羅甘茂孫、年十二、事文信侯呂不韋、秦欲使張唐相燕、唐不肯行、羅見張唐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卿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唐曰、請因孺子而行、杜郵杜在今陝西咸陽縣、郵即郵亭、武安君白起、行至杜郵、秦昭襄王賜之劍、起自殺、武臣趙王名、初武臣爲燕軍所得、因以求地、有廝養卒往見燕將曰、張耳陳

餘、與武臣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今囚趙王、兩必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乎、燕乃歸王、君

子貢田常時田常欲作亂于齊、憚國高鮑晏、故移兵以伐魯、子貢往說常曰、伐魯不如伐吳、臣聞之、憂在內者攻彊、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故曰不如伐吳、按子貢、姓端木、名賜、衛人、孔子弟子、田常、田乞子、

武公即東周公、楚欲圖周、赧王使東周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攻之者名為弒君、然而猶有欲攻者、以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必萬倍矣、

頃襄楚王、名橫、

魯連即魯仲連、齊人、魏欲帝秦、又使新垣衍說趙共尊秦為帝、連往見衍曰、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而紂醢九侯、脯鄂侯、拘文王、今秦梁皆萬乘之國、奈何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

田生齊人、說張卿風大臣語太后、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果封之、田生復說張卿曰、諸大臣未服、呂產不如封劉澤為王、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太后然之、乃以劉澤為瑯琊王、按張卿名澤、寺人、劉澤、高祖從昆弟、

朱建楚人、時辟陽侯幸呂后、人或毀之于惠帝、帝欲誅之、建迺說孝惠幸臣閎孺曰、辟陽侯幸太后、君何不為辟陽侯言于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俱幸、貴富益倍矣、按閎孺、閎名、孺、幼也、

辟陽縣名、今直隸冀縣東南、審食其封辟陽侯、

鄒陽齊人、梁王陰使人殺袁盎、景帝遣使覆案其事、鄒陽往說王信曰、長君弟得幸于上、長君誠為上言得毋竟梁事、太后德長君、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言之于帝、帝怒解、按長君即王信、景帝王后兄、梁王、即梁孝王、名武、

蘇秦雒陽人、說韓王曰、諺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大王羞之、韓王按劍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按惠王、即韓宣惠王、

范雎魏人、字叔、謂秦昭王曰、臣居山東、聞秦之有太后穰侯涇陽華陽、不聞有王、臣恐後世之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懼、按昭王、名稷、

酈生名食其、沛公至高陽、使人召酈生、生至入謁、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乃輟洗而起、

蘇代蘇秦弟、孟嘗君將入秦、蘇代欲止之、謂孟嘗君曰、臣見有土偶人謂桃梗曰、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為人、淄水至、流子而去、則子漂漂者將何

此篇就君一面說

劉海峯云通篇異出漢書西南夷傳

賞刑並提

如哉、今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襄王即頃襄王、莊辛謂楚襄王曰、黃鵠奮其六翮、而凌清風、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治其繒繳、將加己乎百仞之上、今王左州侯、右夏侯、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不知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而投己乎黽塞之外、按辛、楚人、蒯通范陽人、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通往見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不嫁、未肯卑節下意以求仕、願足下使人禮之、參皆以為上賓、險詖不正也、魏鄭公魏徵、字玄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封鄭國公、龍逢姓關、諫桀不聽、為桀所殺、比干為紂諸父、强諫、為紂剖心而死、張儀魏人、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後相秦、

蘇明允諫論下○○

夫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通巽耎音軟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風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自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

設喻當

偏重於刑乃作者之本意宋以寬大爲治刑罰不振有自來矣其言雖不合於正不可謂非救時之論

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噤巨禁切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其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直是一則奏書

實備得是

論威公處亦當

此亦有激而言新法之行諫者有刑矣以此箴神宗洵救時之藥石也（濂識）

選耎（畏怯之意、）臣下不正二句（墨、五刑之一、刺字於額、書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宋避太祖諱、作正、）康莊（大道也、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霍光（字子孟、以昌邑王荒淫、白太后廢之、幷坐其臣以不諫誅之、按昌邑王名賀、）

蘇明允管仲論（管仲、字夷吾、相齊桓公、霸諸侯、著管子、）○○○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强。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

生蘆生樹上只要說得有理

仲爲天下才當其時而謂後有管仲者吾亦不信也仲之書劉海峯云又特出將死之言作波

吾觀史鰌劉海峯云至此纔引出臨死薦賢二人作證卻是因此二人生出責仲之議

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縶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音瞞不足信也吾觀史鰌此由切以不能進蘧音渠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

文筆如生龍活虎捉摸不住

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劉海峯曰只不能舉賢自代耳而文特嫋娜百折情態不窮

威公（即桓公、宋避欽宗諱、作威、）豎刁（見論辨類二、）易牙（雍人、名巫、善烹、）開方（衛公子、）五公子（孝公武孟、公子昭、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簡公（名壬、爲田常所弑、魯三傳而姜氏滅、）鮑叔（名牙、仲因鮑叔之薦而得用、）四凶（見歐陽永叔朋黨論、）少正卯（魯之聞人、孔子爲魯司寇、誅之、見［家語］）仲之疾也一句（管仲病、桓公問誰可爲相者、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仲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問開方、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又問豎刁、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彈冠相慶（漢王陽得官、貢禹彈冠相慶、謂其可以引進也、）靈公（名夷皐、晉文公孫、）孝公（即公子昭、宋襄公立之、）將死之論（桓公問鮑叔何如、仲曰、鮑叔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詘、賓胥無爲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詘、無已、其隰朋乎、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嘆曰、天之生朋、爲夷吾舌也、其身死、舌焉得生哉、仲卒十月、隰朋亦卒、詳見［管子戒篇］）身後之諫（史鰌、字子魚、衛人、將卒、命其子曰、吾生不能正君、死無成禮、置尸牖下、靈公弔、怪而問焉、子以告、靈公果進伯玉而退子瑕、伯玉、姓蘧、名瑗、衛賢大夫、彌子瑕、靈公幸臣、）蕭何舉曹參（蕭何病、孝惠親自臨視、因問曰、百年後、誰可代君者、曰、知臣莫若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蘇明允權書六（權書十首錄四孫武武、吳將、著兵書十三篇、）

求之而不窮者天下奇才也天下之士與之言兵而曰我不能者幾人求之於

能言不能行古今通病何况於兵

而犯兵家之忌安得不敗吳王之剛愎或不用武言耳

妙得此兩證

言而不窮者幾人。言不窮矣。求之於用而不窮者幾人。嗚呼。至於用而不窮者。吾未之見也。孫武十三篇。兵家舉以爲師。然以吾評之。其言兵之雄乎。今其書論奇權密機。出入神鬼。自古以兵著書者罕所及。以是而揣(楚委切)其爲人。必謂有應敵無窮之才。不知武用兵乃不能必克。與書所言遠甚。吳王闔廬之入郢(庚頃切)也。武爲將軍。及秦楚交敗其兵。越王入踐其國。外禍內患。一旦迭發。吳王奔走。自救不暇。武殊無一謀以弭(音米)斯亂。若按武之書以責武之失。凡有三焉。九地曰。威加於敵。則交不得合。而武使秦得聽包胥之言。出兵救楚。無忌吳之心。斯不威之甚。其失一也。作戰曰。久暴(音僕同暴)師則鈍兵挫銳。屈力殫(音丹)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且武以九年冬伐楚。至十年秋始還。可謂久暴矣。越人能無乘間入國乎。其失二也。又曰。殺敵者怒也。今武縱子胥伯嚭(普鄙切)鞭平王尸。復一夫之私忿。以激怒敵。此司馬戍子西子期所以必死讎吳也。勾踐不頹(徒回切)舊塚而吳服。田單譎燕掘墓而齊奮。知謀與武遠矣。武不達此。其失三也。然始吳能以入郢。乃因胥嚭唐蔡之怒。及乘楚瓦之不仁。武之功蓋亦鮮矣。夫以武自

此論似亦過刻

此亦不免成敗論人之見

今夫外御一隸方望溪云議論甚好但於篇法則爲別起一頭故辯將者劉海峯云緒處撤開孫武另生一番議論上文若相聯若不相聯煙波萬[illegible]

爲書。尙不能自用。以取敗北。況區區祖其故智餘論者。而能將乎。且吳起與武。一體之人也。皆著書言兵。世稱之曰孫吳。然而吳起之言兵也。輕法制。草略。無所統紀。不如武之書。詞約而意盡。天下之兵說皆歸其中。然吳起始用於魯。破齊。及入魏。又能制秦兵。入楚。楚復霸。而武之所爲。反如是。書之不足信也。固矣。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敎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悶。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辨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史記吳王謂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似不得以其名之不見於傳謂爲後人所嫁名柏舉之戰軍紀蕩然吳特僥倖取勝耳闔廬之自用未必能盡聽武言文之責備處頗與當日情形欠合 濡識

闔廬（名光、與楚戰於柏舉、楚師敗、遂入郢、）郢（楚都、今湖北江陵縣、）秦楚交敗其兵（吳入郢、楚申包胥以秦師至、吳大敗、）越王入

一語中的

熟悉戰國時事

思厥先祖父一段亦有感時事而言

踐其國（越王名勾踐、周敬王十四年、吳入郢、十五年、越入吳、時吳師尚未歸也、文中作九年十年、乃闔廬年號、）九地作戰（皆書篇名、）暴（曝也、露也、）包胥（楚大夫、姓公孫、封于申、楚昭王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秦伯使辭焉、包胥依庭牆而哭、晝夜不絕聲、七日、秦師乃出、）子胥（姓伍、名員、父奢、兄尚、俱為平王所殺、員奔吳、及吳師入郢、員出平王屍鞭之、）伯嚭（伯州犁孫、為吳太宰、）司馬戌（魯定公四年、司馬戌敗吳師於雍澨、已而戰死、）子西（即公子申、為楚令尹、遷郢于鄀、以定楚國、）子期（昭王兄、名結、）田單（臨淄人、守即墨、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可為寒心、燕人掘燒之、齊人望見、皆泣怒、願欲死、）唐（今湖北隨縣、唐侯如楚、有兩肅爽馬、令尹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以獻、乃歸唐侯、由是恨楚、）蔡（都今河南上蔡縣、蔡侯為兩佩兩裘、如楚、獻其一於楚子、而自佩服其一、令尹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及蔡侯歸、蔡人因獻佩、蔡侯遂歸、亦由是恨楚、）楚瓦（公子囊之子、字子常、時為令尹、戰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多多益辦（高祖嘗與韓信言將兵、曰、如我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帝曰、於君何如、對曰、臣多多益善、）

蘇明允權書八 六國 〇〇〇

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耶、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秦以攻取之外、小則獲邑、大則得城、較秦之所得、與戰勝而得者、其實百倍、諸侯之所亡、與戰敗而亡者、其實亦百倍、則秦之所大欲、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戰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斬荊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孫視之不甚惜、舉以與人、如棄草

古人云方望溪易爲故曰此言得之方望溪云時蹊

斯用兵之效也方望溪云燕以三晉爲前敵故後亡以爲用兵之效謬矣

一廷之上和戰相攜[illegible][illegible]矧六國之不同心乎

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劉海峯云以下說出少味宜刪之

南渡之局由此釀成老泉自有先見

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後得一夕安寢起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則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無厭奉之彌繁侵之愈急故不戰而強弱勝負已判矣至於顚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此言得之齊人未嘗賂秦終繼五國遷滅何哉與嬴而不助五國也五國既喪齊亦不免矣燕趙之君始有遠略能守其土義不賂秦是故燕雖小國而後亡斯用兵之效也至丹以荆卿爲計始速禍焉趙嘗五戰於秦二敗而三勝後秦擊趙者再李牧連却之洎（音忌）牧以讒誅邯（音寒）鄲（音單）爲郡惜其用武而不終也且燕趙處秦革滅殆盡之際可謂智力孤危戰敗而亡誠不得已向使三國各愛其地齊人勿附於秦刺客不行良將猶在則勝負之數存亡之理當與秦相較或未易量嗚呼以賂秦之地封天下之謀臣以事秦之心禮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嚮則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悲夫有如此之勢而爲秦人積威之所劫日削月割以趨於亡爲國者無使爲積威之所劫哉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

起劉海峯云反振作
起勢
良平之智未嘗不及此特僻於呂后而不敢言以自附於明哲保身之義耳
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劉海峯云知有呂氏之禍
安劉亦常獎勵語非有見於後日之事也
呂爲嫡后又同居患難者於理亦不能去

六國下矣

劉海峯曰筆力簡老

嬴（秦姓、）荊卿（即荊軻、燕太子丹、始爲質于秦、既自秦亡歸、怨秦王、欲報之、使荊軻以樊於期首及督亢地圖獻秦王、因刺之、軻刺王未中、秦因伐燕、拔薊、燕王喜走遼東、斬太子以獻、）李牧（趙良將、以功封武安君、秦王翦伐趙、趙使牧禦之、秦多與趙嬖郭開金、使言牧欲反、趙遂殺牧、）邯鄲（趙都、今直隸邯鄲縣、）三國（指韓、魏、楚、）

蘇明允權書九　高帝　○○

漢高帝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爲之規畫處置。以中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帝嘗語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爲太尉。方是時。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

此說殊不確。韓信誅矣。彭越醢矣。尙何武庚祿父之慮。

爲惠帝計也。劉海峯云。不去呂后以爲子孫計。

斬噲亦一時之憤。平勃之不奉行。似已早見及此。高帝受制呂后。固不待言。生前既無布置。安劉亦屬空言。彼平勃者。特因時俛仰之人耳。少主之立。呂氏之王。當時並無違言。向使呂后不死。產祿非庸才。則漢之爲漢。殊不可知。作者於此煞欠理會。而文之機勢自佳。

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劉海峯云。自嗚呼至此凡三轉。愈轉愈奇。

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武庚祿父者。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爲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鎭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爲惠帝計也。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音快)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豈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陳(同陣)功不爲少矣。方亞父嗾(蘇后切)項莊時。微噲譙(樵去聲)讓羽。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矣。夫高帝之視呂后也。猶醫者之視堇(音覲)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無至於殺人而已矣。樊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爲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之六年也。天也。彼其尙在。則呂祿不可紿(音殆)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或謂噲於帝最親。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

夫韓信黥布盧綰劉海峯云又翻出波瀾作尾、

黥渠京切布盧綰烏板切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然及高帝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直追切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乘勢爲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方望溪曰茅鹿門云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不斬噲一著然觀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豈可以屠狗之雄而遽逆其詐哉蘇氏父子兄弟往往以事後成敗摭拾人得失類如此

陳平 陽武人、封曲逆侯、 張良 字子房、封留侯、 木彊 無知識、不和柔貌、 呂后 名雉、高帝后、 周勃 沛人、從高祖起兵、封絳侯、高祖病、謂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 太尉 掌兵、漢初兩府、曰丞相、曰太尉、 三監 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殷、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三叔以殷叛、 祿父 武庚字、 惠帝 名盈、高帝子、 樊噲 沛人、爲呂后女弟嬃夫、封舞陽侯、帝病、或言噲黨呂氏、欲以兵誅戚氏趙王如意、帝大怒、使陳平載絳侯代將、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帝已崩、呂后釋之、 亞父 即范增、佐羽而不終、 項莊 羽之從弟、鴻門之宴、范增使項莊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張良出見樊噲、告以事急、噲帶劍擁盾入、詰責項羽、 戚氏 即戚夫人、高帝之姬、趙王如意之母、 產祿 呂后兄子、產封梁王、祿封趙王、 堇 藥草、烏頭也、 彼其尙在三句 高皇后呂氏八年、齊王襄發兵討諸呂、相國產使大將軍灌嬰擊之、嬰與齊連和、時太尉勃不得主兵、酈商老病、其子寄與呂祿善、平勃使人刼商、令寄給說祿、使祿歸將印、太尉因得入北軍、 韓信 淮陰人、始封楚王、後降爲淮陰侯、爲呂后所給、斬之長樂鐘室、並夷三族、給、欺也、 黥布

文甚精銳、而於當時情勢不甚了了

肆天下之所爲、方望溪云、書生不達於時勢、以此用兵、百戰百敗之道

方籍之渡河、劉海峯云、空中一擊

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劉海峯云、不當救趙、當先入關

本姓英、少時有人相曰、當刑而王、故姓黥、以厭當之、始爲九江王、後封淮南王、以謀反見誅、**盧綰**豐人、與高祖同日生、壯俱學書、又相愛也、以擊燕王臧荼功、封燕王、後高帝疑之、乃亡入匈奴、**椎埋**謂發冢也、**屠狗**噲曾業屠狗、

蘇明允權書十

項籍、字羽、下相人、滅秦、封諸侯、都彭城、卒爲漢所滅、○○

吾嘗論項籍有取天下之才、而無取天下之慮、曹操有取天下之慮、而無取天下之量、劉備有取天下之量、而無取天下之才、故三人終其身無成焉、且夫不有所棄、不可以得天下之勢、不有所忍、不可以盡天下之利、是故地有所不取、城有所不攻、勝有所不就、敗有所不避、其來不喜、其去不怒、肆天下之所爲、而徐制其後、乃克有濟、嗚呼、項籍有百戰百勝之才、而死於垓音該下、無惑也、吾於其戰鉅鹿也、見其慮之不長、量之不大、未嘗不怪其死於垓下之晚也、方籍之渡河、沛公始整兵嚮關、籍於此時、若急引軍趨秦、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據咸陽、制天下、不知出此、而區區與秦將爭一旦之命、既全鉅鹿、而猶徘徊河南新安間、至函谷、則沛公入咸陽數月矣、夫秦人既已安沛公、而讐籍、則其勢不得强而臣、故籍雖遷沛公漢中、而卒都彭城、使沛公得還定三秦、則天下之勢在漢、

且亡秦之守關劉海峯云必能入關

虎方捕鹿劉海峯云入關即所以救趙

是故古之取天下者方望溪云筋脈脫離諸葛孔明棄荆州劉海峯云正義已盡却掣出孔明來煙波作結諸葛一生惟謹慎其成功也於此其失計也亦於此

不在楚楚雖百戰百勝尚何益哉故曰兆垓下之死者鉅鹿之戰也或曰雖然籍必能入秦乎曰、項梁死章邯謂楚不足慮故移兵伐趙有輕楚心而良將勁兵盡於鉅鹿籍誠能以必死之士擊其輕敵寡弱之師入之易耳且亡秦之守關與沛公之守善否可知也沛公之攻關與籍之攻善否又可知也以秦之守而沛公攻入之沛公之守而籍攻入之然則亡秦之守籍不能入哉或曰秦可入矣如救趙何曰、虎方捕鹿羆（音裨）據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軍志所謂攻其必救也使籍入關王離涉間必釋趙自救籍據關逆擊其前趙與諸侯救者十餘壁躡其後覆之必矣是籍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功於秦也戰國時魏伐趙齊救之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因存趙而破魏彼宋義號知兵殊不達此屯安陽不進而曰待秦敝吾恐秦未敝而沛公先據關矣籍與義俱失焉是故古之取天下者常先圖所守諸葛孔明棄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無能為也且彼未嘗見大險也彼以為劍門者可以不亡也吾嘗觀蜀之險其守不可出其出不可繼兢兢而自完猶且不給而何足以制中原哉若夫秦

西北可以制東南東南不可以控西北閉關自守之形勢如此若今日則情勢相反矣

漢之故都沃土千里洪河大山眞可以控天下又烏事夫不可以措足如劍門者而後曰險哉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音獨）而藏諸家拒戶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焉知其果不失也

劉海峯曰起勢橫絕不分賓主後幅尋出孔明作結更不回顧烟波渺茫

垓下（今安徽靈璧縣南、籍被困垓下、自刎於烏江口、）鉅鹿（今直隸平鄉縣、羽擊章邯軍於鉅鹿、大破之、）沛公整兵鏖關（沛公攻潁川、出轘轅、略南陽、引兵而西、遂入武關、）咸陽（今陝西咸陽縣、）新安（今河南新安縣、羽既敗章邯鉅鹿軍於漳南、邯亦軍棘原、與相持、）函谷（見過秦論上注、）遷沛公漢中（羽封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彭城（今江蘇銅山縣、）三秦（羽三分秦地、封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項梁死（二世二年、章邯擊破定陶、項梁死、乃北擊趙、破邯鄲、圍鉅鹿、）羆（熊類、）王離（王翦之孫、）涉間（秦將、）田忌（見過秦論上注）大梁（魏都、今河南開封縣、）存趙破魏（魏攻趙、趙乞救於齊、齊使田忌為將、孫子為師、忌欲引兵之趙、孫子以為不如疾走大梁、忌從之、戰於桂陵、魏大敗、）宋義（楚之上將軍、號卿子冠軍、懷王使將救趙、逗留不進、羽殺之而代將、）安陽（今山東曹縣東、）棄荊州二句（按此就關羽敗事後言、亮之隆中對、固云荊州用武之國、天所以資將軍、又云、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劍門（即劍閣、亦曰大劍山、在四川劍閣縣北、）

蘇明允衡論二　御將　○○

以相作陪作用絕殊

使貪使詐亦是此種作用

開國之主往往利用此術

人君御臣相易而將難。將有二。有賢將。有才將。而御才將尤難。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之術以信。御才將之術以智。不以禮不以信。是不爲也。不以術不以智。是不能也。故曰御將難。而御才將尤難。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紲（音屑）。觸者可拘以楅（音逼）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材。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豹并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先王之選才也。自非大奸劇惡如虎豹之不可以變其搏噬者。未嘗不欲制之以術而全其才以適於用。況爲將者又不可責以廉隅細謹。顧其才何如耳。漢之衞霍趙充國。唐之李靖李勣（音績）。賢將也。漢之韓信黥布彭越。唐之薛萬徹侯君集盛彥師。才將也。賢將既不多有。得才者而任之可也。苟又曰是難御。則是不肖者而後可也。結以重恩。示以赤心。美田宅。豐飲饌。歌童舞女。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而折之以威。此先王之所以御才將者也。近之論者或曰。將之所以畢智竭力犯霜露蹈白刃而不辭者。冀賞耳。爲國家者。不如勿

又進一層說

觀其才之大小分用其術入其彀中至死不悟不獨漢代爲然也

先賞以邀其成功。或曰賞所以使人。不先賞人不爲我用。是皆一隅之說。非通論也。將之才固有小大。傑然於庸將之中者。才小者也。傑然於才將之中者。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亦大。人君當觀其才之小大而爲制御之術以稱其志。一隅之說不可用也。夫養騏驥者。豐其芻（音粗）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爲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是故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大者。不先賞之說。可施之才小者。兼用之可也。昔者漢高帝一見韓信而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一見黥布而以爲淮南王。供具飲食如王者。一見彭越而以爲相國。當是時。三人者未有功於漢也。厥後追項籍垓下。與信越期而不至。捐數千里之地以畀之。如棄敝屣。項氏未滅。天下未定。而三人者已極富貴矣。何則。高帝知三人者之志大。不極於富貴。則

具之謂是即爲此耳識高高祖一著

韓信不讀蘇厚子云被水集作韓信無內心則天下非漢之有方劉二本皆從之

不爲我用。雖極於富貴。而不滅項氏。不定天下。則其志不已也。至於樊噲滕公灌嬰之徒則不。然拔一城。陷一陣。而後增數級之爵。否則終歲不遷也。項氏已滅。天下已定。樊噲滕公灌嬰之徒。計百戰之功。而後爵之通侯。夫豈高帝至此而嗇哉。知其才小而志小。雖不先賞。不怨。而先賞之。則彼將泰然自滿。而不復以立功爲事。故也。噫。方韓信之立於齊。蒯通武涉之說未去也。當是之時。而奪之。王漢其殆哉。夫人豈不欲三分天下而自立者。而彼則曰。漢王不奪我齊也。故齊不捐。則韓信不懷。韓信不懷。則天下非漢之有。嗚呼。高帝可謂知大計矣。

制之以術而後能全其才以適其用一語破的後幅引漢高待韓信事尤爲確證文亦縱橫如志可以淩壓二子矣濡識

羈紲 羈、馬絡頭、紲、馬韁、 楅衡 置牛角端之木、防其觸人、 廉隅 方正也、 衞 名青、字仲卿、平陽人、封長平侯、 霍 名去病、衞青姊子、封冠軍侯、 趙充國 字翁孫、封營平侯、 李靖 字藥師、三原人、封衞國公、 李勣 字懋功、曹州人、本姓徐、名世勣、封英國公、 彭越 初事羽、歸漢、封梁王、 薛萬徹 與兄萬均、弟萬備、俱以戰功顯、 侯君集 三水人、封潞國公、後以謀叛誅、 盛彥師 擊李密有功、封葛國公、 閑 馬閑、 滕公 姓夏侯、名嬰、從高祖入蜀、定三秦、文帝時封東陽侯、 灌嬰 睢陽人、從高帝有功、封潁陰侯、 蒯通 本名徹、以避武帝諱改通、以相人術說韓信、信自以

繁則弊生愈繁則弊愈多至繁不勝弊而法益難行矣

先王立法之意本自純然

揭盡千古吏姦民偷之弊

功多、漢終不負我、辭之、通謝去、武涉項羽使涉說韓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信不從、

蘇明允衡論七 申法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忿其辠(罪同)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若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音偷)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爲辭。故今之法纖悉委備。不執於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戶代切)任法而不任吏。故其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概。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爲其大者。又爲

此五條揭盡當時之弊

其次者又爲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尙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閒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爲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爲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爲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縋（音隊）石以爲之富商豪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採珠貝惡夫物之僞而假眞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採珠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陵貴而下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音丸）錦服珠玉一人之身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

此指新法中之均輸而言

此則行均輸法而因之以射利者

罪本不在吏胥而吏胥之得逞其姦要不外此五者

持論甚是

負縣官之勢以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千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音育)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音狄)今也吏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既幸而不罰。又從而不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骫(古委字)法以為姦。而吾以為吏胥之姦由此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梃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兩兩對勘見得今稅並不見重

以下說廢井田之害

方望溪曰此篇鑿然有當於實用

媮（巧黠也）肩（摩也）紈（多素絹）縣官（指天子、見「漢書」）債（負也）糴（入米也）斂（曲也）

蘇明允衡論十（田制）○

古之稅重乎。今之稅重乎。周公之制。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稍甸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蓋周之盛時其尤重者至四分而取一。其次者乃五而取一。然後以次而輕。始至於十一。而又有輕者也。今之稅雖不啻十一。然而使縣官無急征。無橫斂。則亦未至乎四而取一與五而取一之爲多也。是今之稅與周之稅輕重之相去無幾也。雖然。當周之時。天下之民歌舞以樂其上之盛德。而吾之民反戚戚不樂。常若擢（音濁）筋剝膚以供億其上。周之稅如此。吾之稅亦如此。而其民之哀樂何如此之相遠也。其所以然者。蓋有由矣。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

近日均產之論由歐及美行於世幾全球矣要以貧富相懸太甚之故

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於窮餓而無告夫使耕者至於窮餓而不耕不穫者坐而食富強之利猶且不可而況富強之民輸租於縣官而不免於怨嘆嗟憤何則彼以其半而供縣官之稅不若周之民以其全力而供其上之稅也周之十一以其全力而供十一之稅也使以其半供十一之稅猶用十二之稅然也況今之稅又非特止於十一而已則宜乎其怨嘆嗟憤之不免也噫貧民耕而不免於飢富民坐而飽且嬉又不免於怨其弊皆起於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有田以耕穀食粟米不分於富民可以無飢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音顧）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之稅又可以無怨是以天下之士爭言復井田既又有言者曰奪富民之田以與無田之民則富民不服此必生亂如乘大亂之後土曠人稀可以一舉而就高祖之滅秦光武之承漢可爲而不爲以是爲恨吾又以爲不然今雖使富民皆奉其田而歸諸公乞爲井田其勢亦不可得何則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

一說鄭云周禮冬官考工記方十里一成

詳言井田之制以見廢後之萬不能復

申明井田之制非一日所能成

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音血)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古外切)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音軫)百夫有洫。洫上有涂(音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谿壑。平澗谷。夷邱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壟。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而民之死其骨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

引起限田來

又將名田作陪

此是文之正意井田既不能復名田亦不能行惟限田實爲可行粘處申說行之之制

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時豔切）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孔光何武曰吏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此制一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子六切）平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他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於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方望溪曰觀此篇及兵制可知老蘇之學雖出於晚周數子然於法之疵民

之病亦嘗悉心究切而思所以改易之其視諸記誦詞章者異矣故於文章亦能卓然有立學者於此等處宜警心

園廛郊稍甸縣都漆林〔周禮注〕園、圃、廛、廛里、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郊外曰甸、距王城三百里曰稍、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漆林之稅特重、以漆林非人力所作故、井田之制〔周禮地官司徒〕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又〕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董生即董仲舒、孔光何武云云初、董仲舒說武帝、以秦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至成帝時、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貲數鉅萬、而弱貧愈困、宜略爲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自諸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後不果行、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三終

蘇厚子云按此引本紀作論周東遷

周公營東都爲朝會之便計也

酆音豐鎬乎老切

東遷爲弱周之兆

有險可扼者反棄之平王自是敗家子

引證皆有理由可據

蘇子瞻志林 平王（平王名宜臼、幽王之子、東遷洛邑、以避犬戎、）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酆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於洛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顗（音豈）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滅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

蔿於鬼切

楚留之不亡亦幸耳

燼徐刃切

方望溪云詳舉導證筋髓肉綴

證於春秋形勢之談

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衞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衞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彊。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彊。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鄀音若。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

蘇厚子云按此目本集作論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也。

東遷乃弱周之本文能推論盡致絲絲入扣不比乃父之縱橫無範濡識

洛邑今河南洛陽縣西北故王城是、召公名奭、周同姓、封於燕、九鼎夏代諸侯貢金、鑄為九鼎、酆今陝西鄠縣西、文王都、鎬今陝西長安縣、武王都、犬戎西戎種名、又名昆夷、幽王名宮湦、宣王子、頵王即靈王、名泄心、簡王子、生而有頵、君陳周公子、伯禽弟、畢公名高、畢今陝西咸陽縣、盤庚祖丁之子、自奄遷於北亳、曰殷、古公名亶父、避狄難、遷於岐山之下、岐今陝西岐山縣、衛文公名燬、為狄所敗、遷於邢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臨淄今山東臨淄縣、齊本都營邱、至胡公靜、遷薄姑、至獻公山、遷臨淄、絳今山西絳縣、新田即新絳、今山西曲沃縣南、晉始都翼、至穆侯遷絳、至景公遷新田、申息今河南南陽縣、及息縣、阪高楚險地、蔿賈字伯嬴、楚大夫、巴國名、今四川巴縣、庸國名、今湖北竹山縣、蘇峻字子高、與祖約反、兵犯闕下、旋還、遷成帝於石頭、温嶠字太真、太原祁人、輔晉以忠貞著、豫章今江西南昌縣、三吳今江蘇吳縣為東吳、丹徒縣為中吳、浙江吳興縣為西吳、會稽今浙江紹興縣、王導字茂弘、臨沂人、晉明帝時相、金陵今江蘇江寗縣、晉稱建康、魏惠王名罃、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徙大梁、改國曰梁、楚昭王名軫、鄀亦作若、今湖北宜城縣、陳今河南淮陽縣、考烈王名完、壽春今安徽壽縣、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東漢末奸相、長安今陝西長安縣、李景南唐主、遷都豫章、至子煜、為宋所滅、

蘇子瞻志林魯隱公　隱公名息姑、魯伯禽七世孫、桓幼而貴、隱長而卑、桓公當立、而年幼、故隱公居攝、蓋將平國而反之桓也、○○○

翬音輝　隱自取其死耳疏於防患曾不計及小人之工於反覆也

但計一時之利害而計不及此語以下懸揣宫

一遭冤死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音徒)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己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去聲)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音覆)虵(同蛇)也其所螫(音色)草木猶足殺人況其所噬齧(音臬)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鄕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

一以智免

岌魚及切

未屏（音丙）也。如厠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汙。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觀覽焉。

方望溪曰事核而理當直達所見不用反覆以爲波瀾於子瞻諸論中更覺嶢然而出其類○姚氏曰此與論周東遷皆雜引古事錯綜成論而此篇尤爲奇肆飄忽其神氣蓋近孟子是不可以貌論也管仲辭鄭子華篇其文體亦然但蹊徑少平直耳○張廉卿曰子瞻志林諸篇卓識偉論獨有千古而其文奇縱高妙變化於自然實爲傑作○吳至父曰其神遠使人莫測其發端所由要其感喟貫輸處有以主其辭者所引五人皆雲霧耳鱗爪時時一露身首固未見也志林多如此

公子翬（字羽父）、桓公（名軌）、太宰（官名）、菟裘（魯邑名、今山東泰安縣南）、惠公（名弗皇）、繼室（謂聲子也）、夷齊（孤竹

蘇厚子云、按此目本集作論范蠡伍子胥大夫種

方望溪云、譏蠡誠當矣、而非鳥喙之謂

蠡固非淮陰一流可比、此論不足以服蠡

君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之、國人立中子、驪姬晉獻公妾、申生獻公世子、里克申生師、優施優人名施、來招也、二世始皇少子胡亥、李斯上蔡人、秦丞相、始皇崩、宦者趙高與斯合謀、立胡亥而賜太子扶蘇及蒙恬死、惠公名夷吾、獻公子、既入晉、謂里克曰、子殺三君矣、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自殺、李斯不免句高誣斯反、乃搒掠斯、斯誣服、具五刑、腰斬於市、蒙氏指恬、螫蛇蟲以毒刺人、曰螫、小同漢鄭玄孫、高貴鄉公魏主曹髦、侍中官名、司馬師魏臣、懿子、屏除也、王允之王敦從子、王敦字處仲、導從弟、舉兵反、未成死、錢鳳字世儀、爲敦參軍、

蘇子瞻志林

范蠡、蠡字少伯、楚宛三戶人也、蠡音禮

越既滅吳、范蠡以爲句音鉤踐爲人長頸鳥喙、許穢切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去聲大夫種曰、蜚同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蘇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句踐有大度、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魯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魯連、以千金爲壽、連笑曰、

以蠡相形連自不愧爲高士

抑揚盡致此亦老坡擅長之處

蘇厚子云按此目本集作論養士

所貴於天下士者。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卽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寗貧賤而輕世肆志焉。使范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蠡固智士。卽不去越。亦能爲鄭侯之全身遁而爲賈。屢散復積。亦好名之結習耳。何足以疵蠡。至謂句踐能始終用蠡。蠡亦非淸淨無爲以老於越者。視蠡爲英布彭越之儔。失之遠矣 濡識

句踐 越王允常子、 大夫種 卽文種、字子禽、先爲楚宛令、後仕越、 魯仲連平原君事 參觀書說類三魯仲連說辛垣衍、

蘇子瞻志林 戰國任俠 ○○○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句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

厮音斯

四字甚當今之高等游民亦足當此四字

鋤而去之句伏下秦之不任人

開國之君號稱得士所以汲汲於是者實爲此耳

椎音追

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厮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

亡秦之禍根在是

張廉卿云文字之美最是跌蕩處見懇諸篇尤曲盡其妙

仍以先王作結文筆高逸

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吐火切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槁項黃馘晉國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希上聲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匹備切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也哉。

智勇辨力爲任俠之伎倆。役人自養。宜也。今則并四者而無之。權利之爭。肆擾無已。姦民蠹國。恬不知恥。高爵厚祿。安得一一而有以位置之。我國之亡其亡於高等游民之多乎。讀畢爲之三歎濡識

談天雕龍「史記孟荀列傳」談天衍、雕龍奭、蓋指騶衍善談天、騶奭修飾文字、如雕鏤龍文也、堅白同異堅白、守白也、言堅執其說而守之、同異、合異以為同也、趙有公孫龍、善為堅白同異之辯、擊劍「莊子」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扛鼎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薨、雞鳴孟嘗君去秦、將度函谷關、法、雞鳴乃出客、時未至、客有為雞鳴者、而雞盡鳴、乃得度、狗盜孟嘗君囚於秦、求幸姬解說、姬欲得狐白裘、顧獻昭王矣、客有為狗盜者、乃竊以獻、君子六千人越有君子軍六千、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均見論辨一首篇注、呂不韋秦相、封文信侯、薛孟嘗君封邑、今山東滕縣、稷門齊城門名、魏文侯名斯、曾事子夏、禮段干木、燕昭王名平、築黃金臺以招賢者、得郭隗樂毅、太子丹燕太子、丹名、使其客荊軻刺秦王、不成而死、張耳陳餘均大梁人、「史記」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田橫田儋田榮弟、齊既滅、橫與五百人入海島、高帝召之、至洛陽自殺、五百人聞之皆死、九品中正九品官人之法、創自魏文帝、郡縣置中正官、區別人物、以九品第其高下、吏部據此以授官、至隋始罷、科舉因考試而取士也、椎魯愚也、用斯言而止李斯有諫逐客書、隳毀也、槁項黃馘項、頸後、馘、面、枯槁其項、黃其面、輟耕太息「史記」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輟耕之壟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之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陳豨宛句人、封陽夏侯、為代相、多招致賓客、吳濞高帝兄仲之子、既封吳、有豫章銅山、盜鑄錢、淮南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收聚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梁王名武、文帝子、招延四方豪傑、魏其名嬰、竇太后從兄子、封魏其侯、遊士爭歸之、武安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帝時封武安侯、招致賓客、君子小人二句見「論語」

蘇子瞻志林始皇扶蘇○○○

赦高而遠扶蘇亡秦之根

毅之見遺或亦高之深謀

始皇疎於防內而密於防外

溢同泆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游會稽。並海走瑯邪。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姦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匹詣切)睨(研計切)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溢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

此亦事所或有斯未必不慮及此特脅於高而姑紓其目前之害耳

歸罪商鞅雖似周內而棄之峻法嚴刑有由來矣

夫豈獨鞅悔之張廉卿云志林諸篇具秘揆蘊純以神行有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之樂

確是當時情事

自是正論

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荊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

計出於無聊方望溪云鉤探索隱實人情物理之自然所以可貴

趙高亦知之

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方望溪曰議論精鑿文亦通體不懈○吳至父曰雄奇萬變當爲志林中第一篇文字

蒙毅（恬弟、）上郡（今陝西綏德縣、）瑯琊（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呂彊（成皋人、靈帝欲封爲都鄉侯、不受、張讓等譖之、自殺、）張承業（諡忠愍、輔晉王存勗、據河北、誓滅朱氏、後晉王欲自立、承業諫之、不聽、邑邑卒、）桓靈（桓帝名志、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爲侯、靈帝名弘、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唐肅代（肅宗名亨、代宗名豫、用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漢宣（初名病己、更名詢、）恭顯（弘恭、石顯、漢元帝時宦官、）陳勝（字涉、陽夏人、始皇崩、首發難、假扶蘇爲名、不成而死、）商鞅（見論辨類一、）殊死（殊、絕也、如斷頭腰斬、）參夷（夷三族、）狠顧脅息（疑慮恐懼貌、）荊軻（軻刺秦王、王驚起、環柱而走、秦法、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立信徙木（鞅欲變法、恐民不信、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

蘇厚子云、按此目本集作論項羽范增、所論未必盡是、而文筆縱橫奇恣、亦老坡集中之傑作、

義帝之立、借以為名耳、增之本意如此、文似誤會、

（徙）者予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立威棄灰秦法、棄灰於道者刑、刑其親戚師傅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見「周禮秋官」、戾太子名據、宣帝時、追謚曰戾、武帝晝寢、夢木人擊之、時女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江充與太子有隙、因言宮中有蠱氣、帝疾祟在巫蠱、帝使充入宮求之、充奏云於太子宮得木人甚多、太子懼、因殺江充、幷白皇后發兵、後兵敗自殺、

蘇子瞻志林

范增、秦時巢人、年七十、輔項羽霸諸侯、尊為亞父、後羽信漢陳平反間計、疏增、增憤而歸、病卒、○○○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人君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細宴切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弒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弒義帝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

姚氏云應弒義帝之光

此必然之勢

姚氏云應疑增之本

結處抑之復揚大蘇慣用此法最宜學步

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音酬)人之中而擢(音濁)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去聲)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生薑生樹上只圖說得有理耳文之開合處轉折處純以神行有指與物化之妙 濡識

陳平(見卷三、) 間疎楚君臣

(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乃出金四萬斤予平、平遣人宣言亞父、因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滅項氏而分其)

今夫四夫四婦姚氏曰、此下一段承辨大事二句發論

即小見大不得以其小為而忽之

地、項王疑、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進、見楚使陽驚曰、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使歸報項王、果大疑、**彭城**今江蘇銅山縣、**勸羽**鴻門之宴、增以玉玦示羽者三、羽不聽、又使項莊舞劍、項伯與對舞、翼蔽沛公、**知幾其神乎**見[易繫辭]**相彼雨雪二句**見[詩小雅]**霰**雪珠也、**羽殺卿子冠軍**義帝以宋義為上將軍、號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因晨朝、即帳中斬之、**陳涉之得民二句**陳涉初起兵、以為秦二世不當立、公子扶蘇在外、百姓素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死、或以為亡、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立楚懷王孫心**范增說項梁立楚後、梁求懷王孫心於民間、立為楚懷王、**弒義帝**義帝、即楚懷王孫心、羽令九江王英布擊殺於江中、**識卿子冠軍句**齊使者高陵君顯言於楚王、宋義知兵、乃召宋義與計事、大悅、因置為上將軍、**稠**多也、**項梁**下相人、楚將項燕子、項籍之季父、

蘇子瞻志林

伊尹、一名摯、太甲顛覆湯之典型、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復歸於亳、太甲、湯孫、太丁子、太丁早死、故立之、○○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四夫四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音嗣）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

無以異也姚氏云此下一段承立大節二句發論看他變起變承卻筆勢變幻不覺

是一鄉之推也吳刻注云承無異

所居之卑也吳刻注云承有蔽

是故臨大事句唐應德云斷

而榮辱奪其外吳刻注云立大節反面

夫太甲之廢唐應德云總

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此文本之而發揮盡致

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貲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音帝)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敍書至於舜禹皐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

蹈常而習故姚氏云辨大事反面兩層卻分疏兩處俱是文字變幻處結處當專制時代而能爲此言其爲李定舒亶覽所劾亦宜

推尊孔子

於門弟子中極有分別以見所尚

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朱僞切）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劉海峯曰從孟子生出議論疏爽暢足

簞（竹器）、豆（木器）、有莘（今河南陳留縣東北）、芥蔕（前漢賈誼傳細故芥蔕何足以疑、注小鯁也）、皐陶（字庭堅、舜時爲士師）、惴惴（憂懼貌）、

蘇子瞻荀卿論（荀卿名況、李斯師也）〇〇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向而已。夫子以爲

與平易正直相反孰其一二語以爲周內之具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以徒之罪科斷其師亦覺不平方望溪云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句荀卿之書無此

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師荀卿旣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讎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

一筆兜轉

開門見山

推本老莊流弊所至非老莊所及料也

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方望溪曰摧折學者好名求異之心甚有補於世敎但荀氏之學以法先王守禮度爲宗而以詆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蔽其罪則誤矣破壞井田商鞅事也以罪李斯亦失之

孔子世家［史記］篇名、焚滅其書（始皇三十四年、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亂天下者一句（荀子非十二子篇語、）人性惡二句（荀子性惡篇語・）井田（周制地方一里、畫爲九區、每區百畝、八家各受一區、中爲公田、形似井、公田、由八家種之、不復稅其私田、）

蘇子瞻韓非論

（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後韓遣非使於秦、卒爲李斯所害、）○○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顚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

方望溪云何者仁義之道句調太近時文

議論精能之至文筆亦接㨾極緊

斷得確

吳至父云商鞅韓非求爲其說句折落似學老泉樂論

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親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

隱隱指新法之爲害

姚氏云此眞古今不可移之論惜乎其不可返矣

此文議論既欠精當且近瑣屑繁冗似不足取法

拈出禮字

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下革切)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劉海峯曰本史遷之言而毿發之其文頗近時而明快無敵○姚氏曰此與荀卿論皆有意爲文字非如志林若泉之隨地溢出

莊周(蒙人、嘗爲蒙漆園吏、)列禦寇(周鄭穆公時人、)勝廣(陳勝見前、吳廣、亦以謫戍而隨陳勝發難者、)申韓(申不害、韓非、)太史遷(太史、官、遷、名、姓司馬、著[史記])申子卑卑七句(見[史記]老莊申韓傳贊、施於名實、言名實相符、繩墨、猶言法也、礉、考事得實也、此作深刻解、)

蘇子瞻始皇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然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耒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

聖人守經而已權者不得已而用者也以行禮爲行[illegible][illegible]特[illegible]之義失亦[illegible][illegible]人太褻矣

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音甫）黻（音弗）文章。其食以籩豆簠（音甫）簋（音軌）。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而以禮者爲無用贅疣（音尤）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

以便利爲開變詐之端、義更欠圓

忍字爲一篇之要

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胡狄切）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既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利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姚氏曰。此文格勢直似老泉。蓋東坡少年如此。此後乃自變成體耳。又曰。東坡才思大於歐。考矣而筆力堅勁或不逮也

擊搏挽裂（搏、擊也、挽、引也、裂、分也、）回翔容與（徘徊自得貌、）黼（刺繡爲斧形、半黑半白、）黻（刺繡半黑半青、如兩己相背形、）籩豆（祭器、籩、竹器、豆、木器、）簠簋（祭器、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贅疣（結肉也、贅、屬也、）科斗（蝦蟆子、頭圓大、尾細、古文似之、）大小篆（大篆、周宣王太史籀作、小篆、秦相李斯作、）隸（秦程邈作、）紙（後漢蔡倫始造、）

蘇子瞻留侯論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韓破、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亡匿下邳、後佐漢高帝、滅秦平項、封於留、）○○○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

此論甚當無人見到

博浪之擊近於荆要一流人物

姚氏云九數切澳涊之流俗王逸云垢濁也卽鮮腆字

引證亦是

起。挺身而鬭。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村入聲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音怡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音奔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丘何切聶尼輒切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他典切而深折之。使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敎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音但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勌同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

一語綰合文情緊湊

引太史公語爲忍字作餘波妙絕

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敎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强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劉海峯曰忽出忽入忽主忽賓忽淺忽深忽斷忽接而納履一事止隨文勢帶出更不正講尤爲神妙

圯（橋也、「史記集解」徐廣曰東楚謂之圯）老人（即黃石公、良爲老人納履、老人因出素書六篇授之、）賁育（見論辨類二、）荊軻（詳蘇明允權書八注、）

聶政（軹深井里人、爲嚴仲子刺殺韓相俠累、）楚莊王伐鄭（事見「左宣十二年」）鄭伯（鄭襄公、名堅、）袒（露臂、）句踐（事見前、詳「吳越春秋」）會稽（見前、）淮陰（韓信、封淮陰侯、信破齊、請爲假王、漢王大怒、張良躡漢王足、漢王悟、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魁梧（壯大貌、）

似乎開脫漢文而賈生亦自有可議處

吳注可致下疑脫治字

如此其厚也吳刻注云有待

公孫丑問曰蘇厚子云按本充虞之問誤用公孫丑

如此其至也吳刻注云有忍

停頓得勢全局爲之一振

蘇子瞻賈誼論 誼見小傳 ○○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强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

賈生與絳灌如何能深交作者殊不理會而文情自覺斐亹

而遽爲人痛哭哉吳刻注云不能待

而自殘至此吳刻注云不能忍又云兩意反正處皆序得錯綜

敘及兩方面於理斯允

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疾智切）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縈紆鬱悶趯（同躍）然有遠舉之志其後以自傷哭泣至於夭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狷（古縣切）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

方望溪曰亦自有見但賈子陳治安之策乃召自長沙獨對宣室傅梁王後事子瞻乃云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未免鹵莽耳○劉海峯曰長公筆有仙氣故文極縱蕩變化而落韻甚輕

起處似乎泛論而意有所指可於言下得之

漸引起錯事來

荊（即楚、）中（繼也、）晝（齊邑、今山東臨淄縣、）絳侯（即周勃、勃誅諸呂、迎文帝立之、帝至渭橋、勃上天子璽符、）灌嬰（封潁陰侯、與周勃平諸呂、立文帝、）浸漬（水以漸而入內、）湘（水名、源出廣西、）屈原（名平、楚同姓、被讒、投汨羅江而死、）縈紆（轉也、）自傷哭泣（梁王墮馬死、誼哭泣歲餘、亦死、）苻堅王猛（並見論辨類三、）

蘇子瞻鼂錯論

（錯、漢潁川人、景帝立、爲御史大夫、主議削七國、七國反、被誅、）〇〇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朞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

以自居居守爲錯自保費備亦是

人爲其勞役爲其逸自全適以自禍世之爲錯者鑒之

不懼而徐爲之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强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較易知也己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烏貫切）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烏浪切）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讀如翠）厲（同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與

此似有所指而言時王韶以取西夏復河湟詣闕上書安石主其議韶本繫空開邊後乃以勤兵費財歸曲朝廷與錯事近似故借錯事以論之 濂識

道盡小人險惡

身爲大臣非常之舉自宜慎重出之

漢唐之亡不盡由殺宦官文似言之過甚

龍門 山名、在陝西韓城縣東北、七國 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袁盎 字絲、楚人、謂景帝曰、今獨有斬錯、復七國故地、則兵可罷、淬厲 火經入水爲淬、厲、磨也、

蘇子瞻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而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庚頃切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

然竇武何進之徒方望溪云漢唐之亡形已成而後袁崔得乘亂而擊之耳

大姚云易崔允之名以廟諱故也然崔字垂休蘇厚子云按新唐書崔胤字垂休齊州人愼由之子小字緇郎稱昌遐蓋避朱祖諱尹起莘綱目發明亦稱昌遐俱不知如何改避也武侯不誅黃皓或亦投鼠忌器之心

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怨。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跡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著。癭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爲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聖有明訓。文雖未能搔着癢處。而君國事大。未可求逞於一決。此爲千古鹵莽滅裂者示之戒。亦言之有可取者也 濂讓

趙鞅 即趙簡子、其入晉陽以叛者、因范氏中行氏之伐之也、均以私怨、文引此事欠當、 晉陽 今山西臨汾縣、 癭 頸瘤、 桓靈 桓名志、靈名宏、

君子之少不敵小人之多、謀深交合而君子無幸矣、謂之遠之固宜

獻帝（名協、）竇武（字游平、靈帝時與陳蕃奏誅宦者、爲曹節等所殺、）何進（宛人、靈帝崩、皇子辯即位、進召董卓兵、欲悉誅諸宦官、入白太后、請盡誅之、爲宦官張讓等所知、僞進出斬之、）袁紹（字本初、進既被殺、紹卽引兵屯闕下、捕宦者皆殺之、）輔國元振（李輔國、程元振、唐肅宗時宦官、）李訓鄭注（文宗時、訓注謀誅宦官、不成、爲仇士良等所殺、）元載（代宗時相、奏除魚朝恩、後以賄誅、）崔昌遐（名胤、小字緇郎、昭宗時假朱全忠兵以誅宦官、）

蘇子瞻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

看小人透徹之至可與永叔朋黨論參觀

北軍之祖亦僥倖耳不足以言平之智計

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音淡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去聲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

矣。

方望溪曰除同列之姦臣或用此術而漢唐末情事則遠

陽浮（佯與之親、而無實意、）狃（狎習也、）啖（以物與食、）陸賈（楚人、呂太后時、諸呂擅權、賈言於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乃交驩太尉周勃、以五百金爲勃壽、兩人深相結、因以滅諸呂、）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四終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五　論辨類五

蘇子由商論

商之有天下者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之既衰而復興者五王。而周之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夫商之多賢君。宜若其世之過於周。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其久於商者。乃數百歲。其故何也。蓋周公之治天下。務以文章繁縟辱音之禮。和柔馴擾剛彊之民。故其道本於尊尊而親親。貴老而慈幼。使民之父子相愛。兄弟相悅。以無犯上難制之氣。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戾心。而去其剛毅果敢之志。故其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於廢爲至弱之國。何者。優柔和易。可以爲久。而不可以爲强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嘗試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舉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以爲商人之風俗。蓋在乎此矣。夫惟天下有剛强不屈之俗也。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然至其敗也。一敗

周之弱失於東遷其故不盡由此

就詩書爲證商周恰自殊異

文館自圓其說

兩公均有先見而各行其是不能自救其弊

而不可復止蓋物之强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柔者可以久存而常困於不勝强者易以折而其末也乃可以有所立此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嗚呼聖人之慮天下亦有所就而已不能使之無弊也使之能久而不能强能以自振而不能以及遠此二者存乎其後世之賢與不賢矣太公封於齊尊賢而尙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寖衰矣夫尊賢尙功則近於强親親尊尊則近於弱終之齊有田氏之禍而魯人困於盟主之令蓋商之政近於齊而周公之所以治周者其所以治魯也故齊强而魯弱魯未亡而齊亡也

尙忠尙文各有其弊能救其弊實視後世之賢與不賢一語可以破的 濡識

五王 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 縟 飾也、 田氏 陳厲公子完奔齊、改姓田氏、至田和、始遷其君康公貸於海上、自立爲齊後、 魯困於盟主 春秋齊、秦、晉、楚之稱霸、迭爲盟主、魯介諸大國之間、困於徵召之令、

蘇子由六國論◯◯

嘗讀六國世家竊怪天下之諸侯以五倍之地十倍之衆發憤西向以攻山西

熟於當時形勢之談

子由文不及父兄遠甚此則力爭上游氣魄逼近老蘇

六國本利害相同

千里之秦而不免於滅亡常爲之深思遠慮以爲必有可以自安之計蓋未嘗不咎其當時之士慮患之疎而見利之淺且不知天下之勢也夫秦之所與諸侯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郊諸侯之所與秦爭天下者不在齊楚燕趙也而在韓魏之野秦之有韓魏譬如人之有腹心之疾也韓魏塞秦之衝而蔽山東之諸侯故夫天下之所重者莫如韓魏也昔者范雎用於秦而收韓商鞅用於秦而收魏昭王未得韓魏之心而出兵以攻齊之剛壽而范雎以爲憂然則秦之所忌者可以見矣秦之用兵於燕趙秦之危事也越韓過魏而攻人之國都燕趙拒之於前而韓魏乘之於後此危道也而秦之攻燕趙未嘗有韓魏之憂則韓魏之附秦故也夫韓魏諸侯之障而使秦人得出入於其間此豈知天下之勢邪委區區之韓魏以當强虎狼之秦彼安得不折而入於秦哉韓魏折而入於秦然後秦人得通其兵於東諸侯而使天下偏受其禍夫韓魏不能獨當秦而天下之諸侯藉之以蔽其西故莫如厚韓親魏以擯秦秦人不敢逾韓魏以窺齊楚燕趙之國而齊楚燕趙之國因得以自完於其間矣

縱說之雖行蘇秦早已知之

遇智勇而以不智不勇當之此大智大勇之作用也

以四無事之國佐當寇之韓魏使韓魏無東顧之憂而爲天下出身以當秦兵以二國委秦而四國休息於內以陰助其急若此可以應夫無窮彼秦者將何爲哉不知出此而乃貪疆場（音亦）尺寸之利背盟敗約以自相屠滅秦兵未出而天下諸侯已自困矣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可不悲哉

方望溪曰說本國策特抽其緒而竟之又曰其說已雜見國策

六國世家（［史記］六國俱有世家、世家者、記諸侯之世系也、）范雎（魏人、改姓名爲張祿、以入秦、說昭王以遠交近攻之策、而强秦、）商鞅（亦魏人、變法以强秦、詳見賈生過秦論上注、）昭王（名稷、）剛壽（剛、故剛城、在今山東甯陽縣、壽、［史記註］鄆州之縣、）場（邊境、）

蘇子由三國論○○

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下之難蠭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眞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耶漢高祖、唐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

劉項優劣判於此

高祖亦木彊之人而止耳蓋得力子房計畫者多

以勇擊勇此譬如兩虎相捽（存入聲）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敎入聲）嗟叱咤（陟嫁切）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爲遂無漢矣然高帝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爲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所求逡（七倫切）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憊（蒲邁切）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自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惟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示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銳剛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

失着在此

嗟夫姚氏云精妙似老泉法

推服漢高亦自有見

以柔制剛以弱勝强術本老子然在文帝

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爲椎魯而不能純。欲爲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爲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衡。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尙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呂布而狼狽(音貝)於荊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惟漢高帝爲不可及也夫。

方望溪曰。於劉項三國情事俱不切。而在作者諸論中。尙爲拔出者

曹公(名操、字孟德、子丕、廢獻帝自立、國號魏、)孫(孫權、字仲謀、據東吳、)劉(劉備、字玄德、取蜀、)信越(韓信、彭越、)二袁(袁紹據冀州、袁術據壽春、)呂布(字奉先、五原人、劉備爲徐州牧、曹操表備爲鎭東將軍、呂布乘虛襲下邳、虜備妻子、)荊州(治今湖北江陵縣地、劉備至荊州、說劉表襲操、不從、表卒、二子爭立、操取荊州、備奔吳、)

蘇子由漢文帝論 (文帝名恆、高祖中子、)◯

老子曰。柔勝剛。弱勝强。漢文帝以柔御天下。剛彊者皆乘風而靡。尉佗(音駝)稱號

時以支庶入承大統天下粗定未遑用武亦時勢不得不然文於此殊未領會

錯論未嘗不是

如子由所言不將養虎貽患乎

一結意有所指

南越帝復其墳墓召貴其兄弟佗去帝號俯伏稱臣匈奴桀敖陵駕中國帝屈體遺書厚以繒（疾陵切）絮雖未能調伏然兵革之禍比武帝世十一二耳吳王濞包（音譬）藏禍心稱病不朝帝賜之几杖濞無所發怒亂以不作使文帝尚在不出十年濞亦已老死則東南之亂無由起矣至景帝不能忍用鼂錯之計削諸侯地濞因之號召七國西向入關漢遣三十六將軍竭天下之力僅乃破之錯言諸侯彊大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則反疾而禍小不削則反遲而禍大世皆以其言爲信吾以爲不然誠如文帝忍而不削濞必未反遷延數歲之後變故不一徐因其變而爲之備所以制之者固多術矣猛虎在山日食牛羊人不能堪荷戈而往刺之幸則虎斃不幸則人死其爲害亟矣鼂錯之計何以異此若能高其垣牆深其陷穽（音淨）時伺而謹防之虎安能必爲害此則文帝之所以備吳也嗚呼爲天下慮患而使好名貪利小丈夫制之其不爲鼂錯者鮮矣

此亦有感於王韶開邊而言而於漢代當日情事未能脗合只圖說得暢快耳（濡識）

尉佗（佗、姓趙、秦南海尉、時佗乘黃屋左纛稱制、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佗書、佗謝罪、）南越（今廣西安南地、）吳王濞（見卷四）景帝（名啟、）三十六將軍（景帝以周亞夫爲太尉、將三十六將軍、擊吳楚、）

蘇子由唐論○

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故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古者聚兵京師。外無强臣。天下之事。皆制於內。當此之時。謂之內重。內重之弊。姦臣內擅而外無所忌。匹夫橫行於四海而莫能禁。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小民之英雄。故夫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諸侯大國。或數百里。兵足以戰。食足以守。而其權足以生殺。然後能使四方盜賊之患。不至於內。天子之大臣。有所畏忌。而內患不作。當此之時。謂之外重。外重之弊。諸侯擁兵而內無以制。由此觀之。則天下之重。固不可使在內。而亦不可使在外也。自周之衰。齊晉秦楚。緜地千里。內不勝於其外。以至於滅亡而不救。秦人患其外之已重。而至於此也。於是收天下之兵而聚之關中。夷滅其城池。殺戮其豪傑。使天下之命。皆制於天子。然至於二世之時。陳勝吳廣大呼起兵。而郡縣之吏。

偏字乃一篇主腦

此分言內重外重之害

周制外重而秦反之

漢又失於內重

魏晉互相輕重而亂即因之有一偏之利斯有一偏之害

熟視而走。無敢誰何。趙高擅權於內。頤指如意。雖李斯爲相。備五刑而死於道路。其子李由守三川擁山河之固而不敢校也。此二患者。皆始於外之不足而無有以制之也。至於漢興。懲秦孤立之弊。乃大封侯王。而高帝之世。反者九起。其遺孽餘烈。至於文景而爲淮南濟北吳楚之亂。於是武帝分裂諸侯。以懲大國之禍。而其後百年之間。王莽遂得以奮其志於天下。而劉氏之子孫。無復齟齬。魏晉之世。乃益侵削諸侯。四方微弱。不復爲亂。而朝廷之權臣。山林之匹夫。常爲天下之大患。此數君者。其所以制其內外輕重之際。皆有以自取其亂。而莫之或知也。夫天下之重。在內則爲內憂。在外則爲外患。而秦漢之間。不求其勢之本末。而更相懲戒。以就一偏之利。故其禍循環無窮而不可解也。且夫天子之於天下。非如婦人孺子之愛其所有也。得天下而謹守之。不忍以分於人。此匹夫之所謂智也。而不知其無成者。未始不自不分始。故夫聖人將有所大定於天下。非外之有權臣。則不足以鎭之也。而後世之君。乃欲去其爪牙。翦其股肱。而責其成功。亦已過矣。夫天下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强臣。外無重

扼要之論

唐制府兵最善自府兵廢而藩鎮之禍起矣

礦騎起於開元十一年

則無以服內之大臣而絕奸民之心此二者其勢相持而後成而不可一輕者也昔唐太宗既平天下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上足以制夷狄之難下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預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然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間釁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臣暴虐之患內之府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之禍蓋周之諸侯內無府兵之威故陷於逆亂而不能以自正秦之關中外無節度之援故脅於大臣而不能以自立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之不敢爲變而外之不敢爲亂未有如唐制之得者也而天下之士不究利害之本末猥以成敗之遺蹤而論計之得失徒見開元之後强兵悍將皆爲天下之大患而遂以太宗之制爲猖狂

慴之涉切

的是一偏之害

不審之計。夫論天下。論其勝敗之形。以定其法制之得失。則不若窮其所由勝敗之處。蓋天寶之際。府兵四出。萃於范陽。而德宗之世。禁兵皆戍趙魏。是以祿山朱泚（音此）得至於京師而莫之能禁。一亂塗地。終於昭宗。而天下卒無寧歲。內之強臣雖有輔國元振守澄士良之徒。而卒不能制唐之命。誅王涯。殺賈餗（音束）自以爲威震四方。然劉從諫爲之一言。而震慴自斂。不敢復肆。其後崔昌遐倚朱溫之兵以誅宦官。去天下之監軍。而無一人敢與抗者。由此觀之。唐之衰。其弊在於外。重而外重之弊。起於府兵之在外。非所謂制之失而後世之不用也。

唐荊川曰深究利害是大文字

吳廣（字叔、陽夏人、）誰何（見過秦論、）頤指如意（見前漢賈誼傳、頤、面頰也、言頤動而指示人也、）趙高李斯陳勝（見蘇子瞻志林注、）備五刑（秦法、當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於市、謂之具五刑、）李由（斯長子、與斯同死、）三川（秦置郡、治洛陽、爲河南省舊河南、開封、懷慶、衛輝四府地、）淮南（今江蘇江都縣地、文帝時、淮南王長謀反、事覺徙蜀道死、）濟北（今山東長淸縣地、文帝時、濟北王興居反、帝遣柴武擊之、兵敗自殺、）吳楚（景帝時、吳王濞、楚王戊、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趙王遂反、是爲七國之亂、）王莽（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弒孝平帝、立孺子嬰、居攝踐祚、自稱新皇帝者十五年、）唐太宗（見曾子固唐論注、）分四方句（太宗分天下爲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

以天地比人甚當餕吾食

世俗姤人之改過往往有此口吻

劍南、濟南、盡以沿邊句（邊境置十節度、安西、北庭、河西、隴右、朔方、河東、范陽、平盧、劍南、嶺南、）節度（爲領兵之官、節制一方、范陽、朔方、均有節度使、）范陽（唐郡名、今大興、宛平、昌平、房山、安次、寶坻等地、治幽州、控制契丹、）朔方（治靈州、今靈武縣、控禦北狄、）貞觀三句（太宗定府兵之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關內二百六十一、皆以隸諸衞、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征行宿衞、皆以遠近分番、其後府兵廢、募兵長從宿衞、謂之彍騎、）貞觀（太宗年號、）開元天寶（玄宗年號、）德宗（名适、代宗子、）祿山（姓安、營州胡、玄宗時、爲平盧節度使、未幾、兼領數鎭、後自范陽起兵反、陷長安、）朱泚（幽州昌平人、李懷仙部將朱希彩爲盧龍節度使、泚殺之、代領其衆、德宗時、舉兵反、據長安、按盧龍節度使、及下昭儀節度使、均不在十節度之內、德宗末年、節度使三十、全國析爲四十七道、自後變更無常、）昭宗（名曄、初名傑、一作敏、）輔國元振與下崔昌遐（並見大臣論上、）守澄（姓王、憲穆時宦官、）士良（姓仇、文宗時宦官、）王涯賈餗（涯、字廣津、太原人、餗、字子美、河南人、李訓、鄭注、謀殺宦官不成、仇士良殺訓注、及王涯賈餗等、）劉從諫（從諫爲昭儀節度使、涯等被殺、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有訓練士卒、誓以死清君側語、士良等懼、）朱溫（更名晃、初從黃巢爲盜、降唐後、賜名全忠、）

王介甫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閒。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

比喩入妙倍而有味

一語破的

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簒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簒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茅鹿門曰文不踰三百字而轉折變化無窮○安石之一成不變亦當時諸賢有以激之耳此篇恰是良心發見語 濡讀

陵歷鬬蝕 [前漢天文志]、陵歷鬬蝕、[韋昭註]經之爲歷、突掩爲陵、星相擊爲鬬、虧敗曰蝕、 太甲思庸 太甲、太丁子、庸、常道也、[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揚雄句 [法言]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 簒 奪取也、

王介甫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

斷得是

方望溪云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此別有說疑得是

鄙意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句謂已殺之後將情報告於士士察其情事不虛則赦其無罪若如註說理不可通

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讐。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蓋讐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仇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而與之可也。故復讐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讐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讐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讐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讐者果所謂可讐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讐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讐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讐乎。將無復讐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讐而不復。非孝也。復讐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讐未復

有以包容之則紛爭之端息

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蓋亦可矣

據經解經周官之說本不可通文之堅卓自是介甫本色惟結處謂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則誰見之而誰諒之適便欺世盜名之舉不可爲訓濡識

方伯見封建論凡有辜罪四句見書微子父受誅等句見公羊傳受誅當誅而誅也凡復讎者三句見周禮註士師謂同國不相避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與其殺不辜一句見虞書經法也

劉才甫息爭

昔者孔子之弟子有德行有政事有言語文學其鄙有樊遲其狂有曾點孔子之師有老聃音耽有郯子音談有萇弘音長師襄其故人有原壤而相知有子桑伯子仲弓問子桑伯子而孔子許其爲簡及仲弓疑其太簡然後以雍言爲然是故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嗚呼此其所以爲孔子歟至於孟子乃爲之言曰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當時因以孟子爲好辯雖非其實而好辯之端由是啟矣唐

合是通論

當時漢宋門戶之爭甚烈作者亦有感而言

之韓愈擴斥佛老學者稱之下逮有宋有洛蜀之黨有朱陸之同異爲洛之徒者以排擊蘇氏爲事爲朱之學者以詆諆（音欺）陸子爲能吾以爲天地之氣化萬變不窮則天下之理亦不可以一端盡昔者曾子之一以貫之自力行而入子貢之一以貫之自多學而得以後世觀之子貢是則曾子非矣然而孔子未嘗區別於其間其道固有以包容之也夫所惡於楊墨者爲其無父無君也斥老佛者亦曰棄君臣絕父子不爲昆弟夫婦以求其淸淨寂滅如其不至於是而吾獨何爲訾謷（音敖）之大盜至胠（音區）篋探囊則荷戈戟以隨之服吾之服而誦吾之言吾將畏敬親愛之不暇今也操室中之戈而爲門內之鬭是亦不可以已乎夫未嘗深究其言之是非見有稍異於己者則衆起而排之此不足以論人也人貌之不齊稍有巨細長短之異遂斥之以爲非人豈不過哉北宮黝（音幽）孟施舍其去聖人之勇蓋遠甚而孟子以爲似曾子似子夏然則諸子之迹雖不同以爲似曾子似子夏可也居高以臨下不至於爭爲其不足與我角也至於才力之均敵而惟恐其不能相勝於是紛紜之辯以生是故知道者視天下之

仍收到孔子

歧趨異說皆未嘗出於吾道之外故其心恢然有餘夫恢然有餘而於物無所不包此孔子之所以大而無外也

姚氏曰恣肆縱蕩處本於莊子但不逮莊子之閎奇耳

德行五句 聖門四科、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子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樊遲問稼圃、孔子目爲小人、子桑戶死、曾點倚門而歌、

老聃 姓李、名耳、孔子嘗從之問禮、 郯子 周時小國諸侯、孔子嘗從之問官、 萇弘 周大夫、孔子嘗從之問樂、 原壤 母死而歌、孔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事見[禮檀弓] 子桑伯子 書傳無見、或謂秦之公孫枝、字子桑、 洛蜀 洛黨、程頤爲首、蜀黨、蘇軾爲首、 朱陸 朱、名熹、字元晦、新安人、敎人窮理、謂此理已明、則可以誠心正意、陸、名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則欲先發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以應萬物之變、 詆諆訾謷 譏毀也、 胠篋 胠開也、篋、箱也、見[莊子] 北宮黝孟施舍 北宮、姓、黝、名、孟、姓、施、發語辭、舍、名、音勇者、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五終

吳氏云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或適齊楚或入河海則史公自以師摯爲孔子詩人矣晉書載司馬衰云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關雎既亂則師摯修之意者風詩始關雎雅始鹿鳴其飾摯所定歟姚氏云後漢明帝紀應門失守關雎刺世章懷引薛君韓詩章句云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咏關雎鄭按太史公疏譜以關雎即爲師樂作與孔鄭說論語樂爲魯哀時人與義不知亦是韓詩說否

人事浹吳氏云此史公以春秋自況其所爲史記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略同之也此下歷道爲春秋者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六　序跋類一

司馬子長十二諸侯年表序

十二諸侯、魯、齊、晉、秦、楚、宋、衛、陳、蔡、曹、鄭、燕、是也、◯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爲象箸（音杜）而箕子唏（音希）。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如鴆切）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霸。諸侯恣行。淫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霸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音接）。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襃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

會不足以繼春秋所以隱寄自任之旨

姚氏云公孫固一篇十八章在藝文志儒家

儒者斷其義方植之云一贊總挈說明十二諸侯年表題目字字分明下落爲歷譜等書皆要觀不能一故爲此表爲刪繁擧要之用

姚氏云鐸按歷人譜諜二類七略併爲歷譜入數術略其數家陰於神運鄒子終始之流也入諸子略陰陽家又云今本治古文者徐廣曰一云治國聞者鄧按嘗作治國聞著爲是

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達各切）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各往往捃（居運切）摭（音灼）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音逞）其辭。不務綜（宗去聲）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運。譜諜獨紀世謚。其辭略。欲一觀諸要難。於是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者所譏盛衰大指著於篇。爲成學治國聞者要刪焉。

方植之曰此是通身用襯法滿紙烟雲將千百年治亂廢興本末事蹟及儒賢著述得失是非揚榷而實言之無不盡意而又無一呆筆正序又曰春秋所紀始平王東遷其初尚有一百二十四國欲表十二國不得不先敘所以滅亡致此者由厲王失道欲溯厲王失道故序其初賢人君子之早知有鹿

鳴關雎之刺欲序師摯等賢人而先以箕子先見爲陪此是追溯陪襯之筆自共和行政後又將孔子作春秋凝序一遍以下虞氏呂氏等皆春秋陪客○張廉卿曰史記諸表序筆筆有唱歎筆筆是竪的歐公文有一唱三歎者多是橫闊的○吳氏曰此篇前幅氣勢雄直又曰自紂爲象箸而箕子唏以下皆言世亂而著作始興自厲王始亂四國更霸皆篡賊之事孔子作春秋所以誅篡賊也此爲十二諸侯之提要亦自況己之史記亦孔子春秋之類後幅歷叙各家春秋不能得春秋要領己所以作史記也然不明挈此義以譜十二諸侯亂之使人驟求其義恉而不能得此太史公文字所以爲奇也

春秋歷譜諜 孫、年歷、譜諜、記系謚之書、古治春秋學者、著有年歷譜諜、 周厲王 見封建論注、 師摯 魯太師摯、其名、周衰樂廢、摯識關雎之聲、首理其亂、 箕子唏 唏、歎聲、紂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 鹿鳴 「詩小序」鹿鳴、宴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 厲王惡聞過 「國語」厲王止謗、道路以目、 彘 今山西霍縣、 共和行政 厲王出奔、周公、召公、共理國政、號曰共和、 隱 隱公、名息姑、 哀 哀公、名蔣、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作春秋止此、 楚威王 名熊商、 趙孝成王 名丹、 秦莊襄王 見賈生過秦論注、 公孫固 宋人、 捃摭 拾取也、 張蒼 陽武人、文帝時爲相、著終始五德傳、 董仲舒 漢武帝時人、著春秋繁露、

入手先就秦說後入六國

六國之盛自此始方植之云至此始正入點明其若心用法如此入六國後正序五句秦始小國方植之云又接入秦提筆總敘吳氏云此段乃反覆推度不知其所以能得天下之故東方物所始生以下辭意至爲飜變辭雖論秦意乃指漢而漢之興自蜀漢句徑將漢事揭出爲賓是文字險絕處

司馬子長六國表序○○○

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畤。（音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音旅）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閒。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殺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橫短長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狄。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

方植之云東方物所始生句謂秦王天下貪由天意加入地勢西北一曆所謂事外遺致精神百倍收功實者常於西北張廉卿云沈痛之旨以譎宕出尤此史公所以妙絕古今者也秦既得意方植之云韓出秦記以爲作六國衰所本事案傳曰法後王何也方植之云漢因秦法故以法後王入議卻又加倍增出背秦法者之無知以回護之吳氏云語益回護意益詭譎悲痛有此而前論秦處本意乃益明

書。諸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方植之曰六國事皆從秦記得之故以秦爲主從秦入六國草蛇灰綫引脈令人不覺

秦記 秦之史記、 犬戎幽王洛邑 並見蘇林篇志、 秦襄公 平王東遷、襄公以兵送平王、封爲諸侯、邑諸秦、 作西畤 畤、封土而祀也、秦居西垂、自謂主少昊之神、乃作西畤、祠白帝、 臚 祭名、 文公 襄公子、 隴 今陝西隴縣、 陳寶 「列異傳」陳倉人、得異物、道遇二童、云此名爲媦、在地下食死人腦、媦乃言、彼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乃逐童子、化爲雉、秦穆公大獵、獲其雌、乃爲立祠、 岐 今陝西岐山縣、 雍 古雍州、今陝西省地、 六卿 范氏、中行氏、知氏、韓、趙、魏也、 田常 即陳恆、謚成子、 簡公 名壬、 三國 韓、趙、魏、 田和 莊子子、是爲太公、 魯衛 魯、周公後、今自

分三層作提以見漢之天下半由僥倖而得之極言得天下之難劇筆全局一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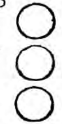
吳氏云鄉秦之禁以下語語轉變神氣怪駭讀之但見頌揚耳是謂雄奇

括一天字作結於循例頌揚中微示不滿之意

山東舊兗州府、至邳、泗之境、衞、康叔後、今自直隸舊大名府開州以西、至河南之衞輝、懷慶、西羌［史記正義］禹生於茂州汶川縣、本冉駹國、皆西羌、亳今河南商邱縣、豐鎬見蘇志林篇注、周元王名仁、

司馬子長秦楚之際月表序

時天下未定、擾攘僭篡、運數又促、故以月紀而爲之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同禪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先結切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幷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音的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同向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評言周制

自雁門太原吳氏云此段言始封太過茅順甫謂書次海內形勢如掌歐公五代職方論可與並雄千古此文雄奇獨有歐公不及遠甚

張廉卿曰此文如昔人評右軍書有龍跳天門虎臥鳳闕之勢又曰雄逸恣肆千古一人其奇宕則韓歐之所自出也

遠敵也、契后稷（商周之始祖、）孟津（在河南孟縣、）章（顯大也、）文繆（文公、襄公子、繆公、德公子、）并冠帶句（言一統也、）

司馬子長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

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管蔡唐叔曹鄭或過或損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彊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純形勢弱也漢興序二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高祖子弟同姓爲王者九國維獨長沙異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餘人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陽爲燕代國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阿甄以東薄海爲齊趙國自陳以西南至九疑東帶江淮穀泗薄會稽爲梁楚吳淮南長沙國皆外接於胡越而內地北距山以東盡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連城數十置百官宮觀僭於

廣封同姓亦高祖鑒秦孤立之病

天子觀於上古方植之云一句振起如太華之峯削

故齊分爲七吳氏云此段言削弱太甚少地多封於法爲最警

外輕內重乃有新莽之變

秉其阸塞吳氏云此文以末二句爲主此非眞頌美也探其削弱之意而爲之詞耳

結句得箴規意而文筆亦絕有力

天子。漢獨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內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頗食邑其中何者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廣彊庶孼以鎮撫四海用承衛天子也漢定百年之間親屬益疏諸侯或驕奢忕(音舌)邪臣計謀爲淫亂大者叛逆小者不軌於法以危其命殞身亡國天子觀於上古然後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故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三及天子支庶子爲王王子支庶爲侯百有餘焉吳楚時前後諸侯或以適(同謫)削地是以燕代無北邊郡吳淮南長沙無南邊郡齊趙梁楚支郡名山陂海咸納於漢諸侯稍微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數十里上足以奉貢職下足以供養祭祀以蕃輔京師而漢郡八九十形錯諸侯間犬牙相臨秉其阸(音厄)塞地利彊本幹弱枝葉之勢也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矣臣遷謹記高祖以來至太初諸侯譜其下益損之時令後世得覽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

方植之曰漢興以來許多事變得失利害及地形法制一絲不亂一塵不驚如日星麗天河岳奠地但見元氣造化生成古今無匹姚評筆勢雄遠有包

舉天下之概諸序皆然而此尤雄遠○吳氏曰姚郎中謂此篇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當矣至謂孟堅序議論尤密則未盡然班序仍本此文立說其論諸侯削弱太過中外殫微至啟王莽之篡義亦發自史公史云尊卑明而萬事各得其所者亦語似褒揚而意主婉諷偏宕之辭也此篇歸宿在末句形勢雖彊要之以仁義爲本二語班氏但就此推闡之

伯禽（周公子、）康叔（武王弟、）同姓五十五（兄弟之國十有五、姬姓之國四十、）管（今河南鄭縣、封叔鮮、）蔡（今河南新蔡縣、封叔度、）唐（唐叔虞、至成王時、始封今山西境、）曹（今山東定陶縣、封叔振鐸、）鄭（今陝西南鄭縣、封厲王庶子友、）二等（大者王、小者侯、）九國（齊、楚、荊、淮南、燕、趙、梁、代、淮陽、）長沙（今湖南長沙縣、吳芮封此、）雁門（今山西代縣、）太原（今山西太原縣、）遼陽（今奉天遼陽縣、）燕（初爲盧綰地、後綰入匈奴、遂立子建爲燕王、）代（初封韓王信、信後降匈奴、乃立子恆、）常山（即山西恆山、避文帝諱、改常、）太行（山在山西東部、）阿（阿澤、在今山東陽穀縣、）甄（在今山東濮縣、）齊（始封韓信、後封子肥、）趙（初封張耳、後封子如意、）陳（今河南淮陽縣、）九疑（山在湖南寧遠縣南、）穀（在江蘇沛縣、）泗（今山東泗水縣、）梁（初封彭越、後立子恢、）楚（初封韓信、後封弟交、）吳（封兄子濞、）淮南（初封英布、後立子長、）三河（河南、爲舊河南府、及舊鄭州、汝州之地、河東、今山西河東道地、河內、今河南河北道地、）東郡（今直隸大名縣、及山東聊城縣、臨淸縣等地、）潁川（今河南舊許州、陳州、汝州、汝寧、陽武等地、）南陽（今河南南陽縣等地、）江陵（今湖北江陵縣、）雲中（今山西大同縣北、）隴西（今甘肅隴西縣、）內史（今陝西地、）忕（僭也、）

異哉所聞吳氏云方侍郎曰異於古者河山帶礪之意也某案此言異於春秋尚書千歲之封也封爵之藩乃高帝所爲具見漢書高惠高后各功臣表序此文所云欲閒根本而枝葉陵夷衰微者皆言漢事根次謂封國之功臣爲後世祖者枝葉指其子孫也

嘗非篤於仁義吳氏云方曰上篤仁義下奉上法亦非是此皆就爲功臣者爲文意主飄上詞專舉下小侯自倍吳氏云首封之失所以擎寵餘皆坐法吳氏云禁罔之寖所以驕辱耗矣罔亦少寖焉方植之云微遁出少恩意下急轉出不守法爲主居今之世以下號舉上下得失雙收

齊分爲七（文帝時、分齊爲城陽、濟北兩國、後又分爲濟南、菑川、膠東、膠西、幷齊爲七國、）趙分爲六（趙分爲河閒、廣川、中山、平原、眞定、幷趙爲六國、）梁分爲五（梁分爲濟川、濟東、山陽、濟陰、幷梁爲五國、）淮南分三（淮南分爲衡山、廬江、幷淮南爲三國、）阸塞（險地、）太初（漢武帝年號、）

司馬子長高祖功臣年表序○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厲同礪）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邦。遷於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藩衞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閒。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好去聲）矣。罔（網同）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

之用意含蓄不直露所以爲妙吳氏云耗矣三句往復頓挫極抑揚之致

居今之世吳氏云此段以廻護致其諷刺

言二夷之不得不伐

倅於祖考句含有諷意

引古似爲武皇解免譏武窮兵之譏

吳氏云將卒以次封言將及兵士皆得封侯也王懋祖謂卒當作率謬甚

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同混）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滿腔不平之氣迺以宛轉之筆出之原始要終一面責備一面又替他迴護筆妙愈見文妙　濡識

蕭曹（蕭何、曹參、）絳灌（見蘇子瞻賈誼論注、）小侯句（倍其初封戶數、）耗（盡也、）兢兢（恐懼也、）

司馬子長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建元、武帝年號、）○○

太史公曰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閩越擅伐東甌（音謳）請降二夷交侵當盛漢之隆以此知功臣受封侔於祖考矣何者自詩書稱三代戎狄是膺荊舒是懲齊桓越燕伐山戎武靈王以區區趙服單于秦繆用百里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乃以中國一統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以晏然不爲邊境征伐哉自是後遂出師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將卒以次封矣

吳至父曰武帝南征北討史公深不然之而詞乃極口夸詡此文字神妙處

蘇厚子云此序原本尚有首尾

推論成周教化之盛沿及東周餘風猶未盡泯

匈奴（古獯鬻、至秦曰匈奴、漢時屢和屢叛、武帝大舉伐之、）塞（邊界、）閩越擅伐兩句（閩越、今福建閩縣地、王號無諸、越句踐裔、其後數世、於武帝建元三年、發兵攻東甌、東甌因舉國內附、按東甌、今浙江永嘉縣、其王名搖、亦句踐後、）膺（擊也、）舒（楚與國、今安徽懷寧縣、）山戎（在今直隸盧龍縣地、）武靈王（名雍、）單于（匈奴王號、）百里（名奚、虞人、）百越（見過秦論注、）

劉子政戰國策序〇〇

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音壁）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敘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敦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恥。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既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

非威不立非勢不行雖以孔子之聖而教化祇行於門弟子不能弭田氏篡齊三卿分晉之禍秦孝爲蔑古之尤特地提出

孟荀亦嘗大聲疾呼冀回世運而亦困於無勢

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方望溪云史

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尙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既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彊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彊。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散。莫保其命。湣(音麵)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他刀切)無恥。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彊。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設施。有謀之彊。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音稅)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讀縱)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横。横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合六國爲一。以儐(同擯)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闚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

紀秦兵不敢闚函谷關十五年又曰蘇秦去趙而從約皆散按六國世表蘇秦說燕在燕侯十六年徐廣云距去趙僅三年而二十二年趙疵與秦戰敗秦殺趙疵河西取閭離石約計秦兵不出僅四五年耳此云二十九年蓋雜取從人誇詞而未免失實也

饒士未嘗無才雖因時因利亦時有益於人國

截然而止可喜可觀是啓讀戰國策者

彤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國。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仗於詐謀之積。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法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使天下有所恥。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偸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畫。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易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

方望溪曰。觀曾子固所識。可知孔孟之學。至北宋而明。漢儒所見實淺。然是

大姚云宋書志五德遷王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按前漢律曆志引劉歆三統曆謂周以木德王漢高祖伐秦繼周木生火故爲火德秦在周漢之間猶共工氏在包犧神農之間而不王爲閏並不當五德之序此文首言周歷已移應以漢代而天復以秦値其位者仁不代母耳

篇述春秋所以變爲戰國特具深識字句亦非苟然○姚氏曰此文固不若過秦論之雄駿然沖溶渾厚無意爲文而自能盡意若莊子所謂木雞者此境亦賈生所無也

辟雍（天子之學、）泮宮（諸侯之學、）庠序（鄉學名、殷曰序、周曰庠、）康昭（康王釗、昭王瑕、）子產（鄭相、公孫僑、）叔向（晉大夫、羊舌肸、）晏嬰（字平仲、相齊景公、）田氏（田和也、遷其君康公貸、自立、）六卿（見上六國表序注、）秦孝公陳軫（見過秦論上注、）方伯（[禮記王制]千里之外設方伯、蓋一方諸侯之長、）公孫衍（魏人、）代厲（並蘇秦弟、）

班孟堅記秦始皇本紀後○

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丑曰。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值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政令。施於後王。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弧。蹈參伐。佐政驅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策。云凡所爲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爲。誅斯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

嬰爲高所立而能誅高要非庸主可比

闢遷誼說甚是

子嬰豈劉項之敵

張廉卿云篇末佐以經術乃爾蔚然以茂窈然而深易胡亥而爲子嬰則守成令主何至有涉廣之變難

嬰度次得嗣冠玉冠佩華紱（音弗）車黃屋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不怳（同恍）忽失守偸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間竟誅猾臣爲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眞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酅（戶圭切）春秋不名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

張廉卿曰奇辭奧旨蔓踔相承而其氣特雄直

仁不代母（五德遞王、周得木、秦得水、漢得火、五行之運、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所生者爲母、出者爲子、漢高祖伐秦繼周、是以火繼木也、木爲母、火爲子、仁恩之情、子不代母、故秦以水德、値其閏位、）呂政（秦本嬴姓、呂不韋取邯鄲姬、有娠、獻莊襄王、生政、）蓋得聖人之威二句（「史記正義」蓋、疑辭、言始皇之威、疑得聖人之威、河神之圖籙、按河神授圖句宜屬下、與佐政驅除句相應、蓋言聖人之威、承上兵無所不加三句言之也、不必泥正義、據

文體雖較史公爲卑近、而樸茂之氣溢於行間、猶不失西京遺範、

封建之柄

狼弧二句（「史記正義」狼弧主弓矢星、天官書云、參伐主斬艾事、言秦據蹈狼弧參伐之氣、驅滅天下、）距（至也、）酈山阿房（始皇時、徙刑者七十餘萬人、治酈山作阿房宮、至是更續爲之、按酈山、在今陝西臨潼縣、）云凡所爲一二句（乃二世語、）去疾（姓馮、官右丞相、）不威不伐二句（言胡亥既無帝威、又無功伐、惡不深焉、何至滅亡、豈其虛哉、）子嬰（二世兄子、）紱（綬也、）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爲裏、）七廟（見過秦論注、）父子作權（子嬰與二子謀、俟趙高至齋宮刺殺之、）眞人（指高帝、）霸上（今陝西咸寧縣東、）素車句（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而降沛公、）鄭伯二句（嚴王卽莊王、避明帝諱、茅旌鸞刀、宗廟用器、「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周旦（文王子、武王弟、）一日之孤小子（並指子嬰、）紀季句（「春秋莊三年秋」紀季以酅入於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也、謂請五廟以存姑姊妹也、按季爲紀侯弟、紀亡而以地事齊、爲存祀計也、酅、今山東臨淄縣東、）

班孟堅諸侯王表序○○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霸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虖（同乎）阸（音隘）陿（音區）河洛之間、分

孤立之弊

說明放任之害而非封建之病國。

爲二周。有逃責（同債）之臺。被竊鈇（音夫）之言。然天下謂之共主。彊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七慮切）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古訕字）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內亡骨肉根本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彊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度河濟。漸於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荊吳。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波（同陂音碑）漢之陽。亙九嶷（音疑）。爲長沙。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同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撟（同矯）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

多建弱勢一時利便而無以弭權臣闚干之漸

新室之患由於諸侯衰弱

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同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册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疏遠生於帷牆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執（同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同專）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音拂）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姚氏曰太史公年表序託意高妙筆勢雄遠有包舉天下之概孟堅此文多因太史公語議論尤密而文體則已入卑近范蔚宗以下史家率橅仿之○張廉卿曰縝密成東京風氣奇雄跌宕不如史公而端重凝厚其味醰醰而深孟堅所長亦千古無兩

二代夏、殷、三聖文、武、周公、五等公、侯、伯、子、男、五侯五等諸侯、九伯九州之長、介人維藩八句見[詩大雅]介、善也、藩、籬也、屏、蔽也、垣、牆也、翰、幹也、懷、和也、俾、使也、幽平幽王宮涅、平王宜臼、阨狹也、陿傾邪也、二周東周、西周、逃責周赧王負責、築謻臺以避之、謻、音移、竊鈇鈇鉞、王者施刑之具、周室衰微、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私竊隱藏也、王赧名延、赧、諡、海內無主二句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歷莊襄及政、凡三十五年、秦始稱帝、狙伺也、伺隙出兵、姍謗也、白梃大杖、周過其歷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周三十六世、八百六十七歲、秦不及期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乃至二世而亡、一等爵大者王、小者侯、雁門遼陽燕代常山太行齊趙穀泗並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注、龜蒙二山在山東境、荊吳高帝六年、為荊國、十年、更名吳、瀕水涯、廬衡廬山、在江西星子縣、衡山、在湖南衡山縣、波漢之陽猶言循漢水而往也、水北曰陽、亙極也、九嶷長沙及下三河東郡潁川南陽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內史並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注、三垂北東南也、狂狡幼劣不循法也、指諸侯言、太宗即文帝、睽孤乖異也、見[易睽卦]鼂錯見鼂錯論注、主父名偃、臨淄人、說武帝曰、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

適嗣代立、餘無封地、則仁孝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封子弟、齊分爲七四句並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注、衡山淮南武帝時、衡山王賜、淮南王安、謀反不成、自殺、左官仕於諸侯者、附益[漢書註]封諸侯過限曰附益、哀平哀帝欣、平帝衎、短世三絕成、哀、平、皆早崩無嗣、序東西階也、五威吏莽遣五威將帥、班符令於天下、五威者、每一將各置左右前後中五帥、衣冠車服駕馬、各如其方色數、厥角稽首厥、頓也、角、額角、稽首、首至地也、韍璽組、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六終

不用於今者以其繁重耳申明保存之意

有吾生也晚之憾

霸易霸方望溪云退之以孟子爲霸易霸又云孔墨必相爲用所謂擇焉而不精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大姚云頓挫張廉卿云突起雄闊

評注校音 古文辭類纂卷七 序跋類二

韓退之讀儀禮

［儀禮］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爲今文、古文則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者、鄭玄注參用二本、唐賈公彥爲之疏、凡十七卷、 ○○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制度耶。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於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方望溪曰風味與史記表序略同而格調微別

儀禮難讀 每篇句字、多相同、一篇中前後亦多同、記憶頗難、

韓退之讀荀子

［荀子］荀卿所著、○○○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與。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

紛紛籍籍張廉卿云不醇火於秦張廉卿云突轉時若不粹張廉卿云小疵與孔子異者鮮矣張廉卿云大醇孟氏醇乎醇者也方望溪云止如槁木惟史公退之有此以所讀皆周人之書故也張廉卿云通篇斷制處又云歸宿

大姚云韋貫之初貶果州後改巴州盛山今夔州府開縣朐䏰漢志作朐忍音劬忍如字說文作朐䏰徐鉉讀朐音蠢䏰音允今雲陽縣唐雲安縣也蘇厚子云按猶

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於秦。黃老於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於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與。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張廉卿曰卓識偉論上下千古其文勢甚雄闊而以盤勁之致行之彌覺聲光鬱然又曰此文雖爲讀荀子作然直是自抒己意論孟荀揚三家耳其中賓主秩然不亂○曾滌生曰此與讀鶡冠子讀儀禮讀墨子四篇矜慎之至一字不苟文氣類史公年表序

籍籍 人言之衆也、

韓退之韋侍講盛山十二詩序

盛山、今四川開縣、隋時爲盛山縣、武德元年、改開州、［唐書］韋處厚、字德載、京兆人、元和時、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爲開州刺史、穆宗召入翰林、爲侍讀學士、改中書舍人、侍講如故、處厚有盛山詩十二篇、一宿雲亭、二隱月岫、三茶嶺、四梅溪、五流盃渠、六盤石磴、七桃塢、八竹崖、九琵琶臺、十胡盧沼、十一繡衣石榻、十二上士瓶泉、

○○

覽察雜記云廣韻朐音蠢閩地下濕多朐䏰蟲因以爲名當以廣韻爲正朐䏰蟲蚯蚓也

夫儒者之於患難張廉卿云此段從天而降驚駭凡庸

其意方且以入谿谷張廉卿云昌黎本色

韋侯昔以考功副郎守盛山。人謂韋侯美士。考功顯曹。盛山僻郡。奪所宜處。納之惡地。以枉其材。韋侯將怨。且不釋矣。或曰不然。夫得利則躍躍以喜。不利則戚戚以泣。若不可生者。豈韋侯謂哉。韋侯讀六藝之文。以探周公孔子之意。又妙能爲辭章。可謂儒者。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霤。力救切 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翫五換切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未幾果有以韋侯所爲十二詩遺余者。其意方且以入谿谷。上巖石。追逐雲月。不足日爲事。讀而歌詠之。令人欲棄百事往而與之游。不知其出於巴東以屬朐。音蠢 䏰。音閏 也。及此年。韋侯爲中書舍人。侍講六經禁中。於是盛山十二詩大行於時。韋侯俾余題其首。

文之妙處全在見題明詮題確中多變化要不離乎其宗此文得之 濡識

考功副郎 掌考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績、處厚於元和時、官考功員外郎、屋霤 屋水溜也、盛山 隋時縣名、屬巴東郡、朐䏰 「通典」開州、漢朐䏰地、中書舍人 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璽書册命、皆起草進御、既下則署行、

永叔云詩人少達而多窮其意本此

得諸王公貴人爲難

和者一而亦不忽略

韓退之荊潭唱和詩序

時裴均爲荊南節度使、楊憑爲湖南觀察使、而愈佐均爲江陵法曹、○

從事有示愈以荊潭酬唱詩者。愈既受以卒業。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平聲妙。讙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恆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爲。今僕射裴公。開鎮蠻荊。統郡惟九。常侍楊公。領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並勤。爵祿之報兩崇。乃能存志乎詩書。寓辭乎詠歌。往復循環。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鏤文字。與韋布里閭憔悴專一之士。較其豪同毫釐分寸。鏗鏘發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謂材全而能鉅者也。兩府之從事。與部屬之吏。屬音燭而和之。苟在編者。咸可觀也。宜乎施之樂章。紀諸冊書。從事曰。子之言是也。告於公。書以爲荊潭唱和詩序。

茅鹿門曰雋永○劉海峯曰立言甚簡而雄直之氣鬱勃行間

從事 指幕僚也、 僕射 唐置左右僕射、爲宰相之佐、 統郡惟九 即荊南、夔、忠、萬、澧、朗、涪、峽、江陵九郡、 常侍 天子侍從之官、 韋布 謂韋帶布衣、喻貧士也、

總冒一段拈一樂字叙上巳日聚燕之由

此段入全題

的是聽彈琴移置他處不得

充然有得合上樂字

韓退之上巳日燕大學聽彈琴詩序〇〇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又樂之尤也四方無鬬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安居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詔公卿羣有司至於是日率厥官屬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宣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於是總大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燕於祭酒之堂尊俎既陳肴羞惟時醆（阻限切）斝（音賈）序行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與（音余）與如也有儒一生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升坐於尊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音于）之詠嘆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茅順甫曰風雅〇劉海峯曰韓公文往往從頭直下其氣甚雄此篇運辭典雅雍容其風肆好而雄[illegible]之氣自在又曰句腳多用平聲尤奇〇曾滌生曰和雅淵懿東京遺調

雷萬春舊註云當作南霽雲 遠死於偃師

如老吏斷獄無一閒句賸字

當其圍守時方望溪云此段明遠不畏死 張廉卿云此段辯遠必死

三令節［舊唐書］德宗貞元四年。詔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三節日。令百僚選勝地爲樂。五年。詔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代正月晦日。備三令節數。司業掌儒學訓導。祭酒所掌與司業同。醆斝醆。爵也。斝。玉爵。褎衣褎。大裾也。［前漢雋不疑傳］褎衣博帶。與與威儀中適貌。南風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我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文王宣父之操［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間。孔子有所思。曰。丘殆得其爲人矣。近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斯。師襄子避席而對曰。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舞雩詠嘆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曾點言志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四門博士掌教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昌黎治今直隸昌黎縣。

韓退之張中丞傳後敍

張中丞。名巡。鄧州南陽人。傳爲李翰所作。〇〇〇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頻脂切蜉音浮蟻子之

外無待而猶死守張廉卿云數語最擒力如兵家幷力疾戰也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張廉卿云撲頓遠之不畏死亦明矣張廉卿云所謂聽之有聲捫之有稜雖至愚者不忍爲張廉卿云拗折見筆力又云此等盡從孟子化出大姚云大歷中巡子去疾上書言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則當時有妄爲是語者去疾不詳而苟同之也人之將死方望溪云此段著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不足病遠張廉卿云此段辨城陷自遠始祗數語明直簡勁與前後二段疏密相間段末遂作感憤爲上下關鍵樞紐姚氏云新唐書云議者謂巡守雎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滿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殺人於是張澹李紓董南史張建封樊晃朱巨川李翰咸謂巡蔽遮江淮沮賊勢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等皆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按此

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

文上兩段皆專爲遠辨當時之誣下一段中翰等之論兼爲張許辨謗而以小人之好議論五句爲上下文作紐 當二公之初守也張廉卿云此段辯二公死守 守一城張廉卿云突接 賀蘭進明屯臨淮許叔冀尙衡次彭城皆觀望不救 當是時吳氏云棄城句結前據兵句開後 霽雲乞救事 愈嘗從事於汴徐方望溪云此段謂己所聞見 有聲有色是史公得意文字在昌黎集中却亦不可多得 張籍曰有于嵩者方望溪云此段記張籍所聞 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二語方望溪云可刪

敍巡軼事不嫌瑣屑

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卽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卽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卽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

新唐書許遠傳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與此異

敍嵩亦不略

名家文自無漏筆

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茅鹿門曰通篇句字氣皆太史公髓非昌黎本色○方望溪曰退之敍事文不學史記而生氣奮動處不覺與之相近又曰前三段乃議論不得曰記張中丞遺事後二段乃敍事不得曰讀張中丞傳故標以張中丞傳敍又曰截然五段不用鉤連而神氣流注章法渾成惟退之有此

元和憲宗年號、吳郡治今江蘇吳縣、張籍字文昌、李翰贊皇人、官左補闕翰林學士、巡死節、睢陽人媢其功、以爲降賊、翰傳功狀表上之肅宗、許遠杭州鹽官人、雷萬春巡裨將、令狐潮圍雍丘、射萬春六矢而不動、食所愛肉巡出愛妾、殺以享士、遠亦殺其奴、蚍蜉

（大蟻）、汴（治今河南開封縣）、徐（治今江蘇銅山縣）、雙廟（祀巡遠、在睢陽）、南霽雲（魏州頓邱人、巡初被圍、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人應、俄有暗鳴而來者、霽雲也）、賀蘭（賀蘭進明、時在臨淮、擁兵不救）、睢陽（治今河南商邱縣）、浮圖（塔也）、貞元（德宗年號）、泗州（治今安徽泗縣）、大歷（代宗年號）、宋（今河南商邱縣南）、和州烏江（和州、治今安徽和縣、烏江縣在其東北）、臨渙（治今安徽宿縣）、縣尉（縣佐）、巡起旋（旋、便也）、亳（治今安徽亳縣）

此亦疑竇

頗能自圓其說

姚氏云此語程子亦取之朱子載之集注前然按之未必然檀弓最推子游側子游之徒所爲而於子游

柳子厚論語辨二首

或問曰儒者稱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何哉。且是書載弟子必以字。獨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號之也。然則有子何以稱子。曰、孔子之歿也。諸弟子以有子爲似夫子。立而師之。其後不能對諸子之問。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今所記獨曾子最後死。余是以知之。蓋樂正子春子思之徒與爲之爾。或曰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然而卒成其書者。曾氏之徒也。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

稱字曾子有子稱子似聖門相沿稱者如此非以稱字與子爲重輕也

抉聖心以立言文亦冲夷宕逸

上焉之焉方望溪云舊本係之字

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無以爾萬方。或問之曰。論語書記問對之辭耳。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柳先生曰。論語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也。上焉堯舜之不遭。而禪不及。已下之無湯之勢。而已不得爲天吏。生人無以澤其德。日視聞其勞死怨呼。而已之德涸（音鶴）焉無所依而施。故於常常諷道云爾而止也。此聖人之大志也。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爲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方望溪曰標然若秋雲之遠可望而不可卽又曰觀此二篇可知古人讀書必洞見垣一方人而後的然無疑不如此則朱子所謂以意包籠如從數里外望見城郭輒云我已知此地者又曰子厚謫官後始知慕效退之文而此二篇意緒風規則退之所未嘗有乃苦心深造忽然而得此境惜其年不永此類竟不多得也又曰此二篇幾可與退之並驅爭先又曰如出自宋以後人卽所見到此文境亦不能如此清深曠邈

樂正子春（魯人、曾子弟子、）咨（嗟嘆聲、）曆數（帝王相繼之序、）履（湯名、）凋（竭也、）

柳子厚辨列子（「列子」書名、戰國時列禦寇作、唐天寶時、詔號爲沖虛眞經、晉張湛爲之注、凡八卷、）○○

摘中壘之誤

考證確鑿

增竄非實子書大都如此

論列子亦持平

揭出列之優於莊處

劉向古稱博極羣書。然其錄列子。獨曰鄭穆公時人。穆公在孔子前幾百歲。列子書言鄭國皆云子產鄧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史記鄭繻（音須）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圍鄭。鄭殺其相駟子陽。子陽正與列子同時。是歲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韓烈侯趙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釐公五年。齊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魯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魯穆公時。遂誤爲鄭耶。不然何乖錯至如是。其後張湛徒知怪列子書言穆公後事。亦不能推知其時。然其書亦多增竄。非其實。要之莊周爲放依其辭。其稱夏棘狙（莊助切）公紀渻（音省）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盡紀。雖不概於孔子道。然其虛泊寥闊。居亂世。遠於利。禍不得逮於身。而其心不窮。易之遯世無悶者。其近是歟。余故取焉。其文辭類莊子。而尤質。厚少僞作。好文者可廢耶。其楊朱力命疑其楊子書。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後。不可信。然觀其辭。亦足通知古之多異術也。讀焉者愼取之而已矣。

方望溪曰古雅澹蕩又曰朱子云列子語佛氏多用之列子語温醇莊子全用之又變得峻奇子厚稱其質厚少僞作爲莊周放依其辭皆古人讀書有特識處○張廉卿曰史公論贊用意反側蕩漾尺幅具尋丈之勢惟孫吳白起魏其傳另是一體子厚辨諸子文從此出又曰柳州辨諸子極峻與退之不相上下韓柳之峻時時提起直接直轉極具鑪錘如高山深谷可尋階級而上半山之峻破空而來意取直上斗然險絕如峭壁懸崖故文境較瘦削而氣味之厚則遜

鄭穆公（名蘭、在魯文公宣公時、）鄧析（鄭人、駟顓殺之、在魯定時、）鄭繻公（名駘、幽公弟、按史記作二十五年、）楚悼王（名類、）駟子陽（鄭相、）周安王（名驕、按史記作四年、）秦惠王（簡公子、史記作惠公、）韓列侯（名取、）趙武侯（烈侯弟、史記作武公、）魏文侯（見志林篇注、）燕鳌公（名莊、）齊康公（名貸、）宋悼公（名購由、）魯穆公（名顯、）張湛（字子孝、平陵人、）夏棘（見「列子」湯問篇、棘作革、）狙公（宋人、喜養狙、因號狙公、）紀渻子（周宣王時人、善養鬬雞、）季咸（神巫名、）遯世無悶（見「易」乾卦）楊朱力命（均「列子」篇名、）魏牟（魏公子牟、）孔穿（字子高、）

柳子厚辨文子（文子、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著書九篇、）○

增竄非實子書通病類有明眼人揭出之耳

有可立者書自可存

此文似為元子指要而作

斷定後人偽撰

讀者有損無益

應首句

文子書十二篇。其傳曰老子弟子。其辭時若有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書。蓋駁（同駮）書也。其渾而類者少。竊取他書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輩數家皆見剽（匹妙切）竊。嶢（音堯）然而出其類。其意緒文辭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歟。或者衆為聚斂以成其書歟。然觀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頗惜之。憫其為之也勞。今刊去謬亂惡雜者。取其似是者。又頗為發其意。藏於家。

方望溪曰意致妙遠在筆墨之外

孟管（孟子、管子、）剽（劫也、）嶢（高也、）

柳子厚辨鬼谷子（鬼谷子、姓王、名詡、戰國時、隱居潁川陽城之鬼谷、因以自號、）



元冀好讀古書。然甚賢鬼谷子。為其指要幾千言。鬼谷子要為無取。漢時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鬼谷子後出。而險盭（同戾）峭薄。恐其妄言亂世。難信。學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縱橫者時葆（通寶）其書。尤者晚乃益出七術。怪謬異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陿（同陝）。使人狙狂失守。而易於陷墜。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嗚呼。其為好術也過矣。

駁衆說以伸己見

確能指出其假托之證

一結甚雋

方望溪曰破空而游邈然難攀

元冀（元姓、冀名、）七術（一曰衆端參觀、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曰一聽責下、五曰疑詔詭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陿（隘也、）狙（猿屬、性狡、）

柳子厚辨晏子春秋（晏子春秋、齊晏嬰所著、凡八篇、）◯

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且其旨多尙同兼愛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神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又往往言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自劉向歆班彪固父子。皆錄之儒家中。甚矣數子之不詳也。蓋非齊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後之錄諸子書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爲墨也。爲是書者。墨之道也。

斷定墨子之徒妙有佐證文亦明爽　濡識

問棗（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對曰、昔秦繆公乘龍而理天下、以黃布裹烝棗、至東海、而捐其布、彼黃布、故水赤、烝棗、故華而不實、）

反子爲毋一言斷定

有此一證更無疑竇

古冶子（人名、景公欲殺三子、晏子請以二桃賜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三人、使之計功而食、三人因爭功自殺、）歆（向之子、字子駿、後改名秀、）班彪固（彪、字叔皮、固、見小傳、）

柳子厚辨鶡冠子（鶡冠子、楚人、居於深山、以鶡羽爲冠、號曰鶡冠子、鶡鳥似雉、色黃黑、）○

余讀賈誼鵩（音服）賦。嘉其詞。而學者以爲盡出鶡（音曷）冠子。余往來京師。求鶡冠子無所見。至長沙始得其書。讀之。盡鄙淺言也。唯誼所引用。爲美。餘無可者。吾意好事者僞爲其書。反用鵩賦以文飾之。非誼有所取之。決也。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遷號爲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假令眞有鶡冠子書。亦必不取鵩賦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類。

文筆如快刀斬絲無一不斷子書僞托甚多安得柳子一一辨正之（濡識）

鵩賦（鵩、似鴞、不祥鳥、「史記賈誼傳」有鴞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名鴞曰服、誼因作賦、）

柳子厚愚溪詩序○○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於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

愚字却有來歷

就愚字渲染涉筆成趣

揭出可愚之故

就愚字引證從遷謫上生出感慨來有臨遇而安之概

又作慰藉語以自解文勢變換不窮

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齗(音銀)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爲愚溪愚溪之上買小邱爲愚邱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爲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爲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爲愚池愚池之東爲愚堂其南爲愚亭池之中爲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音池)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音粹)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爲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爲愚者也皆不得爲眞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爲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音捜)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

而同歸超鴻（當作澒、胡孔切）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茅鹿門曰子厚集中最佳處又曰古來無此調陡然創爲之指次如畫

灌水（瀟水支流、）瀟水（在今湖南道縣北、原出瀟山下、流入湘、）以愚觸罪（唐憲宗朝、宗元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斷斷（爭辨貌、）坻（水中高地、）甯武子（名俞、衞大夫、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見［論語］）顏子不違如愚（［論語］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牢籠百態（水之清瑩秀澈、無所不照、）鴻蒙（元氣未分貌、）希夷（聽之不聞、曰希、視之不見、曰夷、）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七終

六經不絕賴有漢儒

諸子亦自可取故能存而不廢

至唐而大盛

歐陽永叔唐書藝文志序

唐書有二、新唐書、修所撰也、舊唐書、石晉劉昫所撰也、此則新唐書藝文志之序也、○○

自六經焚於秦而復出於漢。其師傳之道中絕而簡編脫亂訛缺。學者莫得其本眞。於是諸儒章句之學興焉。其後傳注箋解義疏之流。轉相講述而聖道粗明。然其爲說固已不勝其繁矣。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僞亂。史官備矣。而傳記小說外暨方言地理職官氏族皆出於史官之流也。自孔子在時。方修明聖經以絀繆異。而老子著書論道德接乎周衰戰國游談放蕩之士。田駢愼到列莊之徒。各極其辨。而孟軻荀卿始專修孔氏以折異端。然諸子之論。各成一家。自前世皆存而不絕也。夫王迹熄而詩亡。離騷作而文辭之士興。歷代盛衰。文章與時高下。然其變態百出。不可窮極。何其多也。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略。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而藏書之盛。莫盛於開元。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

總論亦有特識

存亡之故不可知文以唱嘆出之自是六一專長

自爲之書又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嗚呼。可謂盛矣。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而俚（音李）言俗說。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歟。今著於篇。有其名而無其書者。十蓋五六也。可不惜哉。

茅鹿門曰。敘事中帶感慨悲弔以發議論。其機軸本史遷來。○方望溪曰。求其承接變換渾然無迹。始知其筆妙而法精。

章句（分其章節句讀）傳注箋解義疏（傳者、傳授師說而發明也、注、以傳釋經也、箋、古人記其事、以竹編次爲之、又鄭康成衍毛傳之未盡者曰箋、解、猶釋也、義、釋明其義、疏、疏通其義、）三皇（天皇、地皇、人皇、）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田駢（齊人、）愼到（韓大夫、）王迹句（熄滅也、周平東遷、號令不行、風化之迹滅、而下無詩、）離騷（楚屈原作、）六藝（見太史公談論六家要指、）九種（［漢書藝文志序］六藝爲九種、）七略（書篇名、劉歆總羣書爲七略、有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伎略、）開元（唐玄宗年號、）

歐陽永叔五代史職方考序（梁、唐、晉、漢、周、爲五代、修撰新五代史、較薛居正之舊五代史、文少而事詳、）○○○

嗚呼。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

扼要語

藩鎭有害亦有利

土地爲其世有吳氏云曾文正嘗爲余言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乃摹仿孟堅陳吳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二句觀此可悟古人摹擬之法

總舉五代纖羅淸疏

李劉注云莫一作漠唐志莫州本鄚州開元十三年以鄚鄭文相類更名此考作漠

爲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之盛時雖名天下爲十道而其勢未分暨其衰也置軍節度號爲方鎭鎭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驕則逐帥帥彊則叛上土地爲其世有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勢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其興衰救難常倚鎭兵扶持而侵陵亂亡亦終以此豈其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初天下別爲十一南有吳浙荊湖閩漢西有岐蜀北有燕晉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爲梁莊宗初起幷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後又取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唯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二州陷於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爲唐石氏入立獻十有六州於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爲晉劉氏之初秦鳳階成復入於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爲漢郭氏代漢十州入於劉旻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

山川物族方望溪云明淨可愛

百一十八州以爲周宋興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彊弱相并不常其得失至於周末閩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下二十一州爲南唐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六州爲蜀自湖南北十州爲楚自浙東西十三州爲吳越自嶺南北四十七州爲南漢自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而荆歸峽三州爲南平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唐之封疆遠矣前史備載而羈縻寄治虛名之州在其間五代亂世文字不完而時有廢省又或陷於夷狄不可考究其詳其可見者具之如譜

自唐有方鎭而史官不錄於地理之書以謂方鎭兵戎之事非職方所掌故也然而後世因習以軍目地而沒其州名又今置軍者徒以虛名升建爲州府之重此不可以不書也州縣凡唐故而廢於五代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者皆不足書山川物族職方之掌也五代短世無所變遷故亦不復錄而錄其方鎭軍名以與前史互見云爾

茅順甫曰數十年之間易世者五其所當州郡分割晝次如掌〇方望溪曰其機軸明學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特氣韻古厚不及耳鹿門乃謂太史公所欲爲而不能謬矣

十道（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軍節度（唐制、武官鎭守邊要者、曰大都督、而大都督帶使持節者、曰節度使、）僖昭（僖宗名儼、昭宗名曄、）梁（朱全忠篡唐、國號梁、）吳（楊行密據淮南、爲吳王、）浙（錢鏐據浙西、爲吳越王、）荆（高季興領荆歸峽三州、梁以爲荆南節度使、）湖（馬殷據湖南、爲楚王、）閩（王審知代其兄潮據福建、爲閩王、）漢（劉龑繼其兄隱、據嶺南、稱漢帝、是爲南漢、）岐（李茂貞據鳳翔、爲岐王、）蜀（王建據兩川、爲蜀王、）燕（劉守光四其父仁恭、據幽州、梁太祖以守光爲燕王、）晉（李克用據河東、爲晉王、）莊宗（名存勗、克用子、）代（治今山西代縣、）幽滄（幽州、治今直隸薊縣、滄州、治今直隸滄縣、）梁魏博（梁、治今河南開封縣、魏、治今直隸大名縣、博、治今山東聊城縣、）同光（莊宗年號、）秦（治今甘肅天水縣、）鳳（治今陝西鳳縣、）階（治今甘肅武都縣、）成（治今甘肅成縣、）營（治今熱河凌源縣、）平（治今直隸盧龍縣、）契丹（東胡遺種、在黃河北、本鮮卑舊地、）石氏（石敬瑭、即後晉高祖、）十六州（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寰、應、朔、蔚、今直隸口北津海道、及山西鴈門道地、）金州（治今甘肅金縣、）劉氏（劉知遠、即後漢高祖、）隱帝（名承祐、知遠子、）郭氏（郭威、即後周太祖、）劉旻（即劉崇、知遠弟、）世宗（名榮、姓柴氏、郭威養子、）瀛（治今直隸河間縣、）莫（治今直隸任邱縣、）淮南十四州（今江蘇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潢川縣、湖北黃岡縣等地、）南唐（南唐主李昪、）劍（治今四川劍閣縣、）蜀（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南漢（劉隱、南海人、乾化時、封南海王、至弟龑稱帝、）太原以北十州爲東漢（十州、即并、汾、嵐、石、遼、沁、忻、代、麟、

何止一長樂老

文字於頓宕中見丰神、亦見六一本色

憲、在今山西省中部、劉崇據有其地、稱漢帝、史謂之東漢、**南平** 唐莊宗時、封高季興爲南平王、**羈縻州** 蠻夷內屬、列置州縣、或叛、或臣、經制不常、其隸於河北、隴右、劍南、江南、嶺南、党項州者、大約府州八百五十六、均號爲羈縻云、**職方** [周禮]有職方之官、掌天下之地圖、四方之職貢、**山川物族二句** 某山某水、屬於某地、所產之物、及其地之男女多寡、皆載於職方氏、

歐陽永叔五代史一行傳敘〇〇〇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於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爲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

有此五人亦足爲五代生色

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于倫切）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弟自修於一鄉。而風行乎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劉海峯曰。慨歎淋漓。風神蕭颯

天地閉二句（見易乾卦）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入少室山爲道士、晉高祖時、累徵不起、賜號逍遙先生、）張薦明（燕人、亦爲道士、晉高祖時、賜號通玄先生、）石昂（青州臨淄人、喜延四方之士、晉高祖時、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上疏諫、不聽、遂稱疾歸、）程福贇（晉出帝北征、軍士因在京師縱火、福贇身自救火、而亂者不得發、福贇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不宜以小故搖人心、因匿其事、後爲人誣與亂者同謀、下獄死、終不自辨、）李自倫（深州人、六世同居、所居號爲孝義鄉、）

歐陽永叔五代史宦者傳論〇〇〇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流深於女禍。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

宦者之害層層說入事理昭宣文情緊湊

漢末往事可爲寒心

仍迴應女色

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疏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疏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疏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存入擘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總提處言簡而意盡

興何其驟

衰何其遽

永叔慣用此等筆

放開一筆能見其大

張廉卿曰學韓公子得其削刻堅峻與明允爲近

帷闥（帷、幕也、闥、門屏也、）捽（手持也、）唐昭宗（名曄、與崔胤謀誅宦官、宦官懼、幽帝少陽院、共立太子裕、其後朱溫盡殺宦官、昭宗卒爲朱溫所弒、）

歐陽永叔五代史伶官傳敍〇〇〇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音成）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音祖）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

身死國滅爲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作伶官傳

劉海峯曰跌宕遒逸風神絕似史遷○大姚曰晁公武論吳縝五代史纂誤云通鑑考異證歐陽史差誤如莊宗還三矢之類甚衆今縝書皆不及特證其書之脫錯而已余檢通鑑考異無其文蓋考異有全書而今附註於通鑑下者或芟略之也按劉仁恭父子未嘗事梁又克用爲燕攻潞洲以解梁圍迄守光之立克用之卒未有交兵事又契丹傳云晉王憾契丹之附梁臨卒以一箭授莊宗期必滅契丹則云滅燕還矢事虛也想考異不過有疑於此然公此言想別有本又不載之傳記而虛寄之於論以致慨又何害也○張廉卿曰叙事華嚴處得自史記子固介甫所稀

莊宗（姓李、名存勗、小字亞子、爲伶人郭從謙所弑、）晉王（名克用、存勗父、）梁（朱溫與克用忤、時溫已死而子立、）少牢（羊也、）倉皇東出（李嗣源兵至京師、莊宗東幸汴、神色沮喪、登高而歎、）

歐陽永叔集古錄目序○

籠罩下意言簡而賅

一段陪襯

漸漸引入本題

所好而爲所有亦足自豪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經十餘譯乃至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古恆切）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鮫（音交）魚金礦於山鑿深而穴遠篝（音鉤）火餱（音侯）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葬於其中者率常數十百人其遠且難而又多死禍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音亦）會稽之刻石與夫漢魏已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湮沒磨滅散棄於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於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已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

集古錄之所由作亦且有益後學

迴抱上文一筆不漏

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以爲集古錄以謂傳寫失眞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時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錄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別爲錄目因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大姚曰公嘗自跋此序謂謝希深善評文章尹師魯辨論精博余每有所作伸紙疾讀便得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有所稱皆非予所自得此序之作惜無謝尹知音云云余謂公此文前幅近於瑰放莽蒼故自憙耳要之公筆力有近弱處故於所當馳驟回斡處終未快意○吳氏曰朱子題歐公金石錄序眞蹟云集錄金石於古初無蓋自文忠公始

崑崙(山在新疆南境、及青海西藏間、)流沙(即白龍堆、今嘉峪關外戈壁是、)緪(大繩、)鮫魚(鯊魚中之大者、出南海、似鱉、無脚有尾、見「本草」)篝火(以籠覆火、)餱(乾糧、)璣(珠不圓者、)湯盤(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鼎(「左昭」孟僖子稱正考父之鼎、正考父爲孔子遠祖、)岐陽之

千古惟文章不死稚威之言信不吾欺

自唐及宋文家之難得如是

鼓（即周宣王石鼓）、岱山（即泰山、有秦李斯刻石、）鄒嶧（即嶧山、在山東嶧山縣、有刻石、）會稽（在浙江會稽縣、）桓碑（表雙立爲桓、碑雙立亦曰桓、）彝器（常器、）銘（器上警戒之文、）詩序記（皆題表之文、）古文（古代科斗文字、）籀（周太史籀作、即大篆、）篆（秦相李斯作、即小篆、）分（漢蔡琰以八分寫隸曰八分書、）隸（見蘇子贍始皇論注、）周穆王（名滿、）五代（見職方考序下注、）九州（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見[禹貢]）

歐陽永叔蘇氏文集序○○

予友蘇子美之亡後四年。始得其平生文章遺稿於太子太傅杜公之家。而集錄之以爲十卷。子美杜氏壻也。遂以其集歸之。而告於公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於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如何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

喝起樂育賢才句

從其可不爲之貴重方望溪云一語抱前

悼惜子美之廢隱然以復古自任

不落人後尤爲特識

犀明子美受屈之由

元和之文始復於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於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嘆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低激切）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尙。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穆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於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賴天子聰明仁聖。凡當時所指名排斥。二三大

仍以子美死不遇時作結

從銘章引入自不鶻突

臣而下欲以子美爲根而累之者皆蒙保全今並列於榮寵雖與子美同時飲酒得罪之人多一時之豪俊亦被收宋進顯於朝廷而子美獨不幸死矣豈非其命也悲夫

馬小眉曰宋史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王益柔醉作傲歌王拱辰諷其僚劾之兩人既竄同座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范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拱辰曾力爭保甲惜此舉不免爲僉壬耳○劉海峯曰沈著痛快足爲子美舒其憤懣

子美（名舜欽、開封人、）太子太傅（宋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杜公（名衍、諡正獻、）韓李（韓愈、李翱、）元和（唐憲宗年號、）酒食之過（見馬小眉評、）天聖（仁宗年號、）擿裂（擿、挑、裂、碎也、猶言務爲細碎也）才翁（名舜元、按「宋史」舜元、字才翁、附舜欽傳、）穆參軍（名修、字伯長、鄆州人、以古文稱、舜欽兄弟、多從之游、爲潁州文學參軍、）長史（大都督府中官、）

歐陽永叔江鄰幾文集序（江鄰幾、名休復、）○○○

余竊不自揆少習爲銘章因得論次當世賢士大夫功行自明道景祐以來名卿鉅公往往見於余文矣至於朋友故舊平居握手言笑意氣偉然可謂一時

分數層說便覺情文斐亹

已包括聖俞子美在內

略敘一生行藏

功名未顯所傳者文章而已

之盛而方從其游遽哭其死遂銘其藏者是可嘆也蓋自尹師魯之亡逮今二十五年之間相繼而歿爲之銘者至二十人又有余不及銘與雖銘而非交且舊者皆不與焉嗚呼何其多也不獨善人君子難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反顧身世死生盛衰之際又可悲夫而其間又有不幸罹憂患觸網羅至困阨流離以死與夫仕宦連蹇志不獲伸而歿獨其文章尚見於世者則又可哀也歟然則雖其殘篇斷稿猶爲可惜況其可以垂世而行遠也故余於聖俞子美之歿既已銘其壙又類集其文而序之其言尤感切而殷勤者以此也陳留江君鄰幾常與聖俞子美游而又與聖俞同時以卒余既誌而銘之後十有五年來守淮西又於其家得其文集而序之鄰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閒肆可喜然其文已自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以爲輕重而余特區區於是者蓋發於有感而云然

茅鹿門曰江鄰幾文今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祇道其故舊

不以浮居自待

能與曼卿交其人自不俗

見惟儼之介

得此知非汨沒於學居而忘情於世事者

凋落之意隱然可見○劉海峯曰情韻之美歐公獨擅千古而此篇尤勝

銘章（即墓誌文、）明道景祐（俱宋仁宗年號、）尹師魯（名洙、工古文春秋學、）聖俞（姓梅、名堯臣、工詩、著有宛陵集、）陳留（今河南陳留縣、）淮西（今安徽大江以北、及河南潢川縣、湖北黃岡縣等地、）

歐陽永叔釋惟儼文集序○○

惟儼姓魏氏杭州人少游京師三十餘年雖學於佛而通儒術善爲辭章與吾亡友曼卿交最善曼卿遇人無所擇必皆盡其忻歡惟儼非賢士不交有不可其意無貴賤一切閉拒絕去不少顧曼卿之兼愛惟儼之介所趣雖異而交合無所間曼卿嘗曰君子汎愛而親仁惟儼曰不然吾所以不交妄人故能得天下士若賢不肖混則賢者安肯顧我哉以此一時賢士多從其游居相國浮屠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游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爲公卿貴人未始一往干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著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才若不答兵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堂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尙安能酣豢於富貴而無爲哉醉則以此

借人言以駁其說抑揚互用文家妙境

此僧畢竟不凡

聽其言按原集作與其言

仍不脫曼卿

如題而止

氣象開展如太原公子裼裘而來

誚其坐人人亦復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若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圖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亨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人之必然耶然惟儼雖傲乎退偃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死惟儼亦買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斂平生所爲文數百篇示予曰曼卿之死既已表其墓願爲我序其文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見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若考其筆墨馳騁文章贍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劉海峯曰兩釋集序俱以曼卿相經緯此篇雖不及秘演之煙波而忽起忽落自有奇氣○人生祇窮亨兩途各有自立之道此僧云云今之醉心權利者聞之何以爲情　濡識

曼卿（姓石、名延年、宋城人、爲文遒勁、而詩尤工、）明堂（王者之堂、）浮圖（同浮屠、僧也、寺塔、亦曰浮屠、）

歐陽永叔釋秘演詩集序○○○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然猶以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

處處以曼卿作陪而秘演之身分自見

極似史公處

頓宕取神六一本色

是闢佛人口吻

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莫見者欲從而求之不可得其後得吾亡友石曼卿曼卿爲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而不厭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浮圖秘演者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懽然無所閒曼卿隱於酒秘演隱於浮圖皆奇男子也然喜爲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遊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秘演北渡河東之濟鄆(音運)無所合困而歸曼卿已死秘演亦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予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秘演之作以爲雅健有詩人之意秘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既習於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胠(音區)其橐(他各切)尙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死秘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巓崖崛(渠勿切)峍(同嵂音律)江濤洶涌甚可壯也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

於其將行。爲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茅順甫曰多悽慨嗚咽之音命意最曠而逸得司馬子長之神髓矣〇方望溪曰古之能於文事者必絕依傍韓子贈浮屠文暢序以儒者之道開之贈高閑上人序以草書起義而亦微寓鍼石之意若更襲之覽者惟恐臥矣故歐公別出義意而以交情離合纓絡其間所謂各據勝地也〇劉海峯曰歐公詩文集序當以秘演江鄰幾爲第一而惟儼蘇子美次之〇張廉卿曰惟儼集序純以轉掉作起落之勢是極意學退之文字而未極自然神妙之境秘演集序直起直落直轉直接具無窮變化純是濳氣內轉可與子長諸表序參看

濟（今山東濟南縣等地）、鄆（今山東鄆城縣等地）、胠（開也）、崛嵂（高峻貌）、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八終

所謂因時制宜也

扼要語

曾子固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可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

游士之害如是

此論甚是

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爲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呂東萊曰此篇節奏從容和緩且有條理又藏鋒不露王道思云何等謹嚴

三代之時政教合一而錮蔽民智其本出此

人奮其智家尚其學雖不免短長得失之互見而我國文化之開實基於是學者不可不知

而雍容敦博之氣宛然○王遵岩曰此序與新序序相類而此篇爲英爽軼宕○方望溪曰南豐之文長於道古故序古書尤佳而此篇及列女傳新序目錄序尤勝淳古明潔所以能與歐王並驅而爭先於蘇氏也

崇文總目 宋王堯臣等撰 高誘 後漢人

曾子固新序目錄序 [新序]劉向所撰 ○○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

揚雄氏而止耳按原集作或可耳

尊揚抑向亦自有識

豈特無明先王之道方望溪云轉折處機牙不淺按豈特句原集無特字

不薄此書而存之道在取之以慎子固本意如此

天下之士各自為方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紬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今尚在也由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中去聲）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王遵岩曰南豐文字於原本經訓處多用董仲舒劉向也

善惡備列使之善有所勸惡有所懲此向作書之本旨也

考證明晰論斷精確

各自爲方句（方、術也、言各自爲術、而不能趨於一致、）折衷（折、斷也、衷、當也、史記、折衷於夫子、）

曾子固列女傳目錄序〇〇

劉向所敘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同姑）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爲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太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

教之成也由漸

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其謂是歟

以家自累顧利冒恥今之蹈此者多矣

如此人者方望溪云晦

然去二南之風方望溪云强

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畏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爲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音衡)璜(音黃)琚(音居)瑀(音禹)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音嗟)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家國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恥。而不知反己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同向)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音浮)苢(音以)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

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序論以發其端云。

王遵岩曰宋人敍古人集及古人所著書往往有此家數然多以考訂次第爲一篇之文而已不能如先生更有一段大議論以成其篇也○劉海峯曰子政胎教之言已足千古子固更進一層歸之身化深入理奧而文亦粲然成章

隋書（唐長孫無忌等撰、）崇文總目（見新序注、）曹大家（大家、女之尊稱、扶風曹世叔妻、班彪女、名昭、字惠、著女誡七篇、）頌義（列女傳後之贊頌也、）嘉祐（宋仁宗年號、）蘇頌（字子容、）劉歆（向子、）藝文志（即漢書藝文志、）成帝（名驁、）趙衛（趙、謂飛燕姊妹也、衛未詳、按「漢書谷永傳」曰李從微賤專寵、李指婕好李平、衛字疑作李、）珩璜琚瑀（佩玉也、）關雎（詩周南篇名、「詩序」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愛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二南（周南、召南也、「詩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商辛（殷王紂也、嬖妲己、爲炮烙之法、剖比干之心、武王興師伐之、紂自殺、）江漢（「詩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兔罝（詩周南篇名、「詩序」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而賢人衆多也）

敘幹之爲人

觀於道德之要及求其辭等句惟昌黎有此神境

身不行道二句（見「孟子」）芣苢（詩周南篇名、查列女傳無見此詩者、惟周南之妻悲、有魴魚頳尾四句、乃汝墳篇也、）柏舟（詩邶風篇名、「詩序」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而「列女傳」以我心匪石四句、爲衛寡夫人之詩、）大車（詩王風篇名、「詩序」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而「列女傳」以穀則異室四句、爲息夫人之詩、）式微（詩邶風篇名、「詩序」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列女傳」黎莊夫人、衛侯之女、既往而不同欲、未嘗得見、其傅母憐其失意、謂夫人曰、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路、詩作露、）

曾子固徐幹中論目錄序

（幹字偉長、三國魏北海人、仕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著中論、辭義典雅、爲時所稱、）○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缺。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爲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

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而識之者少。蓋迹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徐幹（字偉長、三國魏北海人、仕爲司空軍謀祭酒掾、著有中論、辭義典雅、爲時所稱、）館閣（宋翰林之稱、館者、昭文館史館集賢院也、閣者、秘閣龍圖閣天章閣等、皆爲藏書之所、）貞觀政要（書名、記唐太宗時事、）魏志（三國志中之一種、係陳壽所撰、）文帝（即曹丕、）北海（今山東益都縣東、）箕山（在今河南登封縣、昔許由隱居之處、）魏太祖（即曹操、）上艾長（官名、上艾近井陘關、）

曾子固范貫之奏議集序（貫之名師道、仲淹從兄子、仁宗時進士、夙勵風操、官至戶部、直龍圖閣、）○○

尚書戶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奏議。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爲十卷而屬余序之。蓋自至和以後十餘年間。公嘗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於羣下。自掖庭至於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爲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切劘計慮。或辨別忠佞而處其進退。章有一再。或至於十餘上。事

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奏肆言。仁宗嘗虛心采納。爲之變命令更廢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逾時。或至於其後卒皆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僞與羣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靜休養元元至於是非予奪則一歸之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爲職者。如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衺恣睢。有爲之者。亦輒敗悔。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羣臣奉法遵職。海內乂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由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必將低回感慕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公言之不沒。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恕。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諱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抃爲公之墓銘云。

在五代時文學已能拔俗

王遵岩曰沈著頓挫光采自露且序人奏議發明直氣切諫而能形容聖朝之氣象治世之精華眞大家數手段如蘇公序田錫奏議亦有此意然其文詞過於俊爽而氣輕味促○劉海峯曰子固集序當以此篇爲第一其妙則王遵岩所論盡之

尙書戶部郎中（戶部、隸尙書省、戶部郎中、分左右曹、掌戶口平準等事、）直龍圖閣（掌校勘典籍等事、隸秘書省、）世京（字延祖、熙寧進士、官至秘書丞、）至和（宋仁宗年號、）掖庭（宮被旁舍、）仁宗（名禎、）元元（百姓也、）奇袤（不正也、）恣睢（自用之貌、）資政殿學士（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隸翰林學士院、掌制誥詔令撰述等事、）趙抃（字閱道、西安人、爲御史、舉劾不避權貴、時稱鐵面御史、使成都、還以琴鶴自隨、人稱其清德、）

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鞏祖、名致堯、字正臣、太平興國進士、官至吏部郎中、）○○○

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擯焉。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文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

總提一段引起下文文亦宛轉流利所謂氣不迫暇者指此

大姚云切論大臣者向文簡也宋史本傳言致堯抗疏自陳臣言丞相某事未效不敢受章綬之賜詞旨狂躁荆公爲致堯墓誌亦載此事

不言財利不陳符瑞特舉其大者而言

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久未洽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益切不以利害禍福動其意也始公尤見奇於太宗自光祿寺丞越州監酒稅召見以爲直史館遂爲兩浙轉運使未久而眞宗即位益以材見知初試以知制誥及西兵起又以爲自陝以西經略判官而公嘗切論大臣當時皆不悅故不果用然眞宗終感其言故爲泉州未盡一歲拜蘇州五日又爲揚州將復召之也而公於是時又上書語斥大臣尤切故卒以齟（音沮）齬（音語）終公之言其大者以自唐之衰民窮久矣海內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尙多煩碎治財利之臣又益急公獨以謂宜遵簡易罷筦榷（音覺）以與民休息塞天下望祥符初四方爭言符應天子因之遂用事泰山祠汾陰而道家之說亦滋甚自京師至四方皆大治宮觀公益諍以謂天命不可專任宜黜姦臣修人事反覆至數百千言嗚呼公之盡忠天子之受盡言何必古人

叙其治績

史不可信序之所由作也

此非傳之所謂主聖臣直者乎何其盛也何其盛也公在兩浙奏罷苛稅二百三十餘條在京西又與三司爭論免民租釋逋負之在民者蓋公之所試如此所試者大其庶幾矣公所嘗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亡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不盡載者公卒以齟齬終其功行或不得在史氏記藉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歟後有君子欲推而考之讀公之碑與書及予小子之序其意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覈（下革切）矣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某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

王道思曰先生之文如此篇之委曲感慨而氣不迫晦者亦不多有〇茅順甫曰子固闡揚先世所不得志處有大體而文章措注處極渾雄〇劉海峯曰稱述先人之忠諫而反復致慨於當時朝臣之齟齬及天子優容之盛德渾然磅礴

樂府（詩謌之譜入音律者）太祖（名匡胤）太宗（名炅）光祿寺丞（光祿寺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祭祀朝會宴饗等事、少卿爲之貳、丞

序詩所由作

參領之、越州（治今浙江紹興縣、）監酒稅（官名、）兩浙（今浙江及江蘇丹徒縣以東、）轉運使（掌一路財賦、）眞宗（名恆、）知制誥（掌制誥詔令撰述之事、）西兵起（西、卽西夏、）經略判官（經略下之屬官、）泉州（治今福建晉江縣、）蘇州（治今江蘇吳縣、）揚州（治今江蘇江都縣、）筦榷（以木渡水爲榷、［前漢書漢武本紀］初榷酒酤、師古曰、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設木渡水之獨取利也、按此不專指酒而言、）祥符（眞宗年號、時爭言天書降下事、）用事泰山祠汾陰（眞宗封泰山、祭后土於汾陰、汾陰、在今山西榮河縣、）京西（今河南開封道、汝陽道、及湖北北境、）三司（官名、通管鹽鐵度支戶口、）廬陵（今江西廬陵縣、）南豐（今江西南豐縣、）

曾子固館閣送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宋史職官志注］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沿唐制立名、但有書庫、寓於崇文院廡下、祕閣、崇文院、各置貼職官、文有集賢殿修撰、直龍圖閣校勘、通謂之館閣、錢純老、名藻、臨安人、明逸從子、居官廉靜、爲人淸謹寡過、人稱長者、婺州、治今浙江金華縣、）〇〇

熙寧三年三月。尙書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錢君純老。出爲婺州。三館祕閣同舍之士。相與飲餞於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凡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爲詩二十言以示坐者。於是在席人各取其一言爲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爲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於外者。則其僚必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敍去處之情而致

小小詩序說得關係極重

相先方望溪云備行篇爵位相先也引用太虛其病根始自東漢六朝人

而與同舍視之校原集作視之

綢繆之意。歷世寖(子林切)久。以爲故常。其從容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視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無久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尙篤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爲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窮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凡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殷勤反覆而不能已。予故爲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久於外也。十月日序。

茅順甫曰文之典刑雍容雅頌○劉海峯曰子固贈送之序當以此爲第一敷陳暢足而藹然溫厚

尙書司封員外郎(宋制、吏、戸、禮、兵、刑、工、六部、皆隸尙書省、司封員外郎、隸於吏部、掌官封敍贈承襲事、)秘閣校理(秘閣、在崇文院中、端拱二年建、)三館(卽史館、昭文館、集賢院、)校理、官名、以其彙([易泰卦]拔茅茹以其彙、征吉、皆用一賢、而衆賢並進也、)

曾子固書魏鄭公傳後(魏鄭公、名徵、字玄成、曲城人、以善諫著名、官至太子太師、諡文貞、)○○

袁簡齋以魏徵好名逢迎太宗之好名似亦有見

微卽未付史官史官亦當然之徵之汲汲自有可議

伊周行其所當行書之存不存無所容心也

予觀太宗常屈己以從羣臣之議而魏鄭公之徒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諍雖其忠誠自至亦得君而然也則思唐之所以治太宗之所以稱賢主而前世之君不及者其淵源皆出於此也能知其有此者以其書存也及觀鄭公以諫諍事付史官而太宗怒之薄其恩禮失終始之義則未嘗不反覆嗟惜恨其不思而益知鄭公之賢焉夫君之使臣與臣之事君者何大公至正之道而已矣大公至正之道非滅人言以掩己過取小亮以私其君此其不可者也又有甚不可者夫以諫諍爲當掩是以諫諍爲非美也則後世誰復當諫諍乎況前代之君有納諫之美而後世不見則非惟失一時之公又將使後世之君謂前代無諫諍之事是啓其怠且忌矣太宗末年羣下既知此意而不言漸不知天下之得失至於遼東之敗而始恨鄭公不在世未嘗知其悔之萌芽出於此也夫伊尹周公何如人也伊尹周公之切諫其君者其言至深而其事至迫存之於書未嘗掩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者以其書可見也令當時削而棄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

此兩說駁得是

孔光一倿幸之臣焚藁事何足論

以知其賢且良與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此數君之所以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或曰春秋之法爲尊親賢者諱與此戾矣夫春秋之所以諱者惡也納諫豈惡乎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亮者爲之耳其事又未是也何則以焚其藁爲掩君之過而使後世傳之則是使後世不見藁之是非而必其過常在於君美常在於己也豈愛其君之謂歟孔光之去其藁之所言其在正邪未可知也而焚之而惑後世庸詎知非謀己之奸計乎或曰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異乎此曰此非聖人之所曾言也令萬一有是理亦謂君臣之間議論之際不欲漏其言於一時之人耳豈杜其告萬世也噫以誠信待己而事其君而不欺乎萬世者鄭公也益知其賢云豈非然哉豈非然哉

姚氏曰其言深切足以感動人主又繁複曲盡而不厭此自爲傑作熙甫愛之非過也

遼東之敗遼東、今奉天東南境、太宗征高麗、無功、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春秋之法春秋書法、爲尊者親者賢者而有所諱、孔光字子夏、漢哀平時人、爲御史大夫、有所言、則削草藁、以爲彰主之過、人臣大罪、造辟而言二句「出穀梁傳」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九終

敍蘇氏在眉之始
譜爲親作一篇之旨

由親至疎勢所必然
未疎時宜如何感念
讀此使人孝弟之心
增重

蘇明允族譜引〇〇〇

蘇氏族譜。譜蘇氏之族也。蘇氏出於高陽。而蔓延於天下。唐神龍初。長史味道刺眉州。卒於官。一子留於眉。眉之有蘇氏自此始。而譜不及者。親盡也。親盡則曷爲不及。譜爲親作也。凡子得書而孫不得書者何也。以著代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仕不仕。娶某氏。享年幾。某日卒。皆書。而他不書者何也。詳吾之所自出也。自吾之父以至吾之高祖。皆曰諱某。而他則遂名之。何也。尊吾之所自出也。譜爲蘇氏作。而獨吾之所自出得詳與尊。何也。譜吾作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見於親。親見於服。服始於衰。而至於緦麻。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途人也。吾所與相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悲夫。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其意曰。分至於途人者。勢也。勢吾無

系之以詩劉海峯云老泉不能爲詩故不知用韻

警切之語能悚末俗

由高陽而夏而商而周而六國盤然可考

籛音箋

如之何也幸其未至於途人也使其無至於忽忘焉可也嗚呼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系之以詩曰吾父之子今爲吾兄吾疾在身兄呻不寧數世之後不知何人彼死而生不爲戚欣兄弟之情如足與手其能幾何彼不相能彼獨何心

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文云途人爲其初之兄弟而未至於途人顧可以途人視之乎今之大言愛國愛同胞其於家庭何如乎請讀此篇一反省之 濡識

高陽今河南高陽縣、顓頊爲高陽氏、國高陽、是爲蘇氏之始、 神龍中宗年號、 味道趙州人、武后時相、 眉州今四川治眉山縣、 衰生麻布製、旁及下邊不緝者、謂之斬衰、熟麻布製、緝旁及下邊者、謂之齊衰、 緦麻五服之一、細麻布製、喪服輕者用之、三月而除、

蘇明允族譜後錄〇〇

蘇氏之先出於高陽高陽之子曰稱稱之子曰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重黎爲帝嚳火正曰祝融以罪誅其後爲司馬氏而其弟吳回復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長曰樊爲昆吾次曰惠連爲參胡次曰籛爲彭祖次曰來言

芈音弭

漢之蘇氏

唐之蘇氏

此四大支

上溯昆吾祝融吳回世次雖不可紀却是一派相傳

爲會人。次曰安。爲曹姓。季曰季連。爲芈姓。六人者皆有後。其後各分爲數姓。昆吾始姓己氏。其後爲蘇顧溫董。當夏之時。昆吾爲諸侯伯。歷商而昆吾之後無聞。至周有忿生爲司寇。能平刑以教百姓。周公稱之。蓋書所謂司寇蘇公者也。司寇蘇公與檀伯達皆封於河。世世仕周。家於其封。故河南河內皆有蘇氏。六國之際。秦及代厲。其苗裔也。至漢興而蘇氏始徙入秦。或曰高祖徙天下豪傑以實關中。而蘇氏遷焉。其後曰建。家於長安杜陵。武帝時爲將。以擊匈奴有功。封平陵侯。其後世遂家於其封。建生三子。長曰嘉。次曰武。次曰賢。嘉爲奉車都尉。其六世孫純爲南陽太守。生子曰章。當順帝時爲冀州刺史。又遷爲幷州。有功於其人。其子孫遂家於趙州。其後至唐武后之世。有味道焉。味道聖歷初爲鳳閣侍郎。以貶爲眉州刺史。遷爲益州長史。未行而卒。有子一人不能歸。遂家焉。自是眉始有蘇氏。故眉之蘇。皆宗益州長史味道。趙郡之蘇。皆宗幷州刺史章。扶風之蘇。皆宗平陵侯建。河南河內之蘇。皆宗司寇忿生。而凡蘇氏皆宗昆吾樊。昆吾樊宗祝融吳回。蓋自昆吾樊至司寇忿生。自司寇忿生至平陵侯建。

百世不遷

自平陵侯建。至幷州刺史章。自幷州刺史章至益州長史咏。道。自益州長史咏道至吾之高祖。其間世次皆不可紀。而洵始爲族譜以紀其族屬譜之所記上至於吾之高祖。下至於吾之昆弟。昆弟死而及昆弟之子。曰嗚呼高祖之上不可詳矣。自吾之前而吾莫之知焉。已矣。自吾之後而莫之知焉。則從吾譜而益廣之。可以至於無窮。蓋高祖之子孫家授一譜而藏之。其法曰凡嫡子而後得爲譜。爲譜者。皆存其高祖而遷其高祖之父。世世存其先人之譜無廢也。而其不及高祖者。自其得爲譜者之父始。而存其所宗之譜。皆以吾譜冠焉。其說曰。此古之小宗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奴禮切)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者。公子及士之始爲大夫者也。別子不得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故曰繼別爲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大宗死。則爲之齊衰三月。其母妻亡亦然。死而無子。則支子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百世不遷之宗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

五世則遷

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易宗。其繼禰者。親兄弟宗之。其繼祖者。從兄弟宗之。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宗之。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宗之。死而無子。則支子亦以其昭穆後之。此所謂五世則遷之宗也。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與始爲大夫者。而後可以爲大宗。其餘則否。獨小宗之法。猶可施於天下。故爲族譜。其法皆從小宗。凡吾之宗。其繼高祖者。高祖之嫡子祈。祈死無子。天下之宗法不立。族人莫克以其子爲之後。是以繼高祖之宗亡。而虛存焉。其繼曾祖者。曾祖之嫡子宗善。宗善之嫡子昭圖。昭圖之嫡子惟益。惟益之嫡子允元。其繼祖者。祖之嫡子諱序。序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其繼禰者。禰之嫡子澹。澹之嫡子位。曰。嗚呼。始可以詳之矣。百世之後。凡吾高祖之子孫。得其家之譜而觀之。則爲小宗。得吾高祖之子孫之譜而合之。而以吾譜考焉。則至於無窮。而不可亂也。是爲譜之志云爾。

方望溪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老蘇集中最近古之文。膚學不能識也

老童（卽卷章、）帝嚳（姬姓、名夋、受封於辛、故曰高辛、）火正（官名、）祝融（祝、大也、融、明也、「史記楚世家」重黎能光榮天下、帝嚳命曰祝融、）以罪

誅（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治之而不盡、乃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爲火正、）其後爲司馬氏（周程伯休甫爲重黎之後、於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樊（己姓、封於昆吾、昆吾、在今直隸開縣、）惠連（封於參胡、無後、參胡、即韓、）籛（老彭姓、名鏗、封於大彭、即彭城、今江蘇銅山縣、）來言（邳姓、「史記注」作求言、）會人（即鄶國、在河南新鄭縣、）曹姓（即邾國、楚滅邾、遷於江夏、在今湖北黃岡縣、）季連（爲楚之先、）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書立政」司寇蘇公、）河南（府名、治今河南洛陽縣、）河內（郡名、今河南河北道之大部分、）建（杜陵人、）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武帝（名徹、）平陵（在今陝西咸陽縣西北、）武（字子卿、使匈奴、被留十九年、不屈、後亡歸、）賢（爲騎都尉、）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純（字桓公、）南陽（郡名、治今河南南陽縣、）太守（一郡之長、）章（字孺文、純孫、此作純子、誤、）順帝（名保、）冀州（治今直隸冀縣、）刺史（一州之長、）并州（治今山西太原縣、）趙州（治今直隸趙縣、）唐武后（名曌、高宗后、）聖歷（唐武后年號、）鳳閣侍郎（武后改中書省曰鳳閣、中書令、鳳閣侍郎、即中書省侍郎、參議朝廷大政、）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縣、）長史（即別駕、刺史之佐吏、）扶風（治今陝西長安縣、）別子爲祖三句（別子有三、一、適侯諸子之弟、別於正適、二、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爲祖者、別於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謂之小宗者、以其五世則遷也、）昭穆（廟序也、一世昭、二世穆、）序（洵父、）澹（洵兄、）

以漢事作引、見圖籍之有益于國

蘇子由元祐會計錄序（元祐、宋哲宗年號、）○

臣聞漢祖入關。蕭何收秦圖籍。周知四方盈虛彊弱之實。漢祖賴之。以并天下。

太祖太宗兩朝之富庶

丙吉爲相匈奴嘗入雲中代郡吉使東曹考案邊瑣條其兵食之有無與將吏之才否逡巡進對指揮遂定由此觀之古之人所以運籌帷幄之中制勝千里之外者圖籍之功也蓋事之在官必見於書其始無不具者獨患多而易忘久而易滅數十歲之後人亡而書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錄元和國計幷包巨細無所不具國朝三司使丁謂等因之爲景德皇祐治平熙寧四書網羅一時出內(同納)之計首尾八十餘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參酌同異因時施宜此前人作書之本意也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豐之餘業親覩二聖之新政時事之變易財賦之登耗可得而言也謹按藝祖皇帝創業之始海內分裂租賦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尙鮮諸王不過數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縣皆不能備官士卒精練常以少克衆用此三者故能奮於不足之中而綽然常若有餘及其列國款附琛(林擬切)貢相屬於道府庫充塞創景福內庫入畜金幣爲殄敵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眞宗繼之懷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樂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間號稱太平羣臣稱頌功德不知所以

眞宗之糜費歸罪羣臣文甚得體

仁宗時之外患

英宗早世

神宗行新法而民困財窮歸咎於有司奉承之不善亦爲尊者諱之義

裁之者。於是請封泰山。祀汾陰。禮亳社。屬車所至。費以鉅萬。而上淸昭應崇禧景靈之宮。相繼而起。累世之積。糜耗多矣。其後昭應之災。臣下復以營繕爲言。大臣力爭。章獻感悟。沛然遂與天下休息。仁宗仁聖淸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蕃庶。未復其舊。而夏賊竊發。邊久無備。遂命益兵以應敵。急征以養兵。雖間出內藏之積。以求紓民。而四方騷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後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復遂汰。加以宗子蕃衍。充牣（音刃）宮邸。官吏冗積。員溢於位。財之不贍。爲日久矣。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羣臣竦觀。幾見日新之政。而大業未遂。神考嗣世。忿流弊之委積。閔財力之傷耗。覽政之初。爲富國彊兵之計。有司奉承。違失本旨。始爲靑苗助役。以病農民。繼爲市易鹽鐵。以困商賈。利孔百出。不專於三司。於是經入竭於上。民力屈於下。繼以南征交趾。西討拓跋。用兵之費。一日千金。雖內帑別藏。時有以助之。而國亦憊矣。今二聖臨御。方恭默無爲。求民之疾苦而療之。令之不便。無不釋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賓。水旱繼作。凡國之用度。大率多於前世。當此之時。而不思所以濟之。豈不殆哉。臣歷觀前世。持

拈出德法二字又引
秦隋漢文晉武爲證

盈守成。艱於創業之君。蓋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毀。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間。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無法也。內建百官。外列郡縣。至於漢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無德以爲安也。漢文帝恭儉寡欲。專務以德化民。民富而國治。後世莫及。然身沒之後。七國作難。幾於亂亡。晉武帝削平吳蜀。任賢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風。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內叛。羌胡外亂。遂以失國。此二帝者。皆無法以爲久也。今二聖之治。安而靜。仁而恕。德積於世。秦隋之憂。臣無所措心矣。然而空匱之極。法度不施。雖無漢晉彊臣敵國之患。而數年之後。國用曠竭。臣恐未可安枕而臥也。故臣願得終言之。凡會計之實。取元豐之八年。而其爲別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五者既具。然後著之以見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計。可以畫地而談也。若夫內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分椿(株江切)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將著之他書。以備觀覽焉。臣謹序。

劉海峯曰。子由亦不善爲序。因此篇與民賦序有關國計存之

指安石之行新法而言

丙吉（字少卿、漢宣帝時相）、雲中代郡（見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注）、東曹（官名）、李吉甫（字弘憲、官翰林學士、擢中書侍郎）、三司使（見曾子固先大夫集後序注）、丁謂（字謂之、更字公言、蘇州長洲人）、景德皇祐（眞宗年號）、治平（英宗年號）、熙寧（神宗年號）、地官（司徒）、元豐（神宗年號）、二聖（向太后及哲宗）、藝祖（即宋太祖）、琛寶（美寶）、景福（庫名）、太原（郡名、治今山西太原縣）、契丹（見五代史職方考序注）、咸平（眞宗年號）、不知所以裁之（不能裁度以義、句見［論語］）、封泰山祀汾陰（見子固先大夫集後序注）、亳社（亳州老君廟、在今安徽亳縣、眞宗謁老子於太清宮）、上清昭應崇禧景靈（並宮名、眞宗建）、章獻（眞宗劉后）、夏賊（仁宗寶元元年、趙元昊稱帝於夏州、在今陝西橫山縣西）、充牣（滿也）、英宗（名曙）、神考（即神宗、名頊）、青苗助役（青苗、謂青苗在田、貸民以錢、使之出息、助役、使民出錢募民充役、若官戶女戶寺觀單丁未成丁者、亦輸錢、名助役錢）、市易鹽鐵（市易、凡貨之滯者、以官錢平其價市之、民有市於官者、則度其財產爲抵當、責期使償、鹽鐵、禁民鑄鐵器賣鬻）、交趾（今安南交州地）、拓跋（西夏本姓、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子孫繼之）、晉武帝（姓司馬、名炎）、吳蜀（吳主孫皓、蜀主劉禪）、羌胡（羌、西戎、胡、北狄）、分椿（猶言分列其事、椿、擊木入土之柱）、

蘇子由民賦序○

古之民政。有不可復者三焉。自祖宗以來。論事者嘗以爲言。而爲政者嘗試其事矣。然爲之愈詳而民愈擾。事之愈力而功愈難。其故何哉。古者隱兵於農。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安平之世無廩給之費。征伐之際。得勤力之士。此儒者之所

三大段鏤舉新法之弊

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官禮

歎息而言也。然而熙寧之初。爲保甲之令。民始嫁母贅子。斷壞支體。以求免丁。及其既成。子弟挾縣官之勢。以邀（通要平聲）其父兄。擅弓劍之技。以暴其鄉黨。至今河朔京東之盜。皆保甲之餘也。其後元豐之中。爲保馬之法。使民計產養馬。畜馬者衆。馬不可得。民至持金帛買馬於江淮。小不中度。輒斥不用。郡縣歲時閱視可否。權在醫駔（音壯）。民不堪命。民兵之害。乃至於此。此所謂不可復者一也。周官泉府之制。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貸而求息。三代之政。有不然者矣。詩曰。倬（音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而孟子亦云。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古蓋有是道矣。而未必有常數。亦未必有常息也。至於熙寧青苗之法。凡主客戶得相保任而貸。其息歲取十二。出入之際。吏緣爲奸。請納之勞。民費自倍。凡自官而及私者。率取二而得一。自私而入公者。率輸十而得五。錢積於上。布帛米粟賤不可售。歲暮寒苦。吏卒在門。民號無告。二十年之間。民無貧富。家產盡耗。此所謂不可復者二也。古者治民。必周知其夫家田畝六畜器械之數。未有不知其數而能制其貧富者也。未有不能制其貧

務實不務名爲言紹述者痛下箴砭

富而能得其心者也。故三代之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及隋唐。流風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去聲）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田多而稅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田少而稅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畮（同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抉私隱。祟告訐。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此所謂不可復者三也。故臣愚以謂謀國者當務實而已。不求其名。誠使民盡力耕田。賦輸以養兵。終身無復征戍之勞。而朝廷招募勇力强狡之民。教之戰陳以衞良民。二者各得其利。亦何所不可哉。富民之家。取有餘以貸不足。雖有倍稱之息。而子本之債。官不爲理。償進之日。布縷菽粟雞豚狗彘百物皆售州

借周禮以誤蒼生安石等正坐好名之病

縣晏然。處曲直之斷。而民自相養。蓋亦足矣。至於田賦厚薄多寡之異。雖小有不齊。而安靜不撓。民樂其業。賦以時入。所失無幾。因其交易而質其欺。隱繩之以法。亦足以禁其太甚。昔宇文融括諸道客戶。州縣觀望。虛張其數。以實戶爲客。雖得戶八十餘萬。歲得錢數百萬。而百姓困弊。實召天寶之亂。均稅之害。何以異此。凡此三者。皆儒者平昔之所稱頌。以爲先王之遺法。用之足以致太平者也。然數十年以來。屢試而屢敗。足以爲後世好名者之戒耳。惟嘉祐以前。百役在民。衙前大者主倉庫躬饋運。小者治燕饗職迎送。破家之禍。易於反掌。至於州縣役人。皆貪官暴吏之所誅求。仰以爲生者。先帝深求其病。鬻坊場以募衙前。均役錢以雇諸役。使民得闔門治生。而吏不敢呵問。有司奉行不得其當。坊場求數倍之價。役錢轂寬剩之積。而民始困躓（音致）不堪其生矣。今二聖覽觀前事。知其得失之實。既盡去保甲青苗均稅。至於役法。舉差雇之中。惟便民者取之。郡縣奉承。雖未能卽盡。而天下之民知天子之愛我矣。故臣於民賦之篇。備論其得失。俾後有考焉。

推本上意亦尊題之法

唐荊川曰平正通達不求爲奇而勢如長江大河是小蘇之所長也

保甲（十家爲保、有保長、五十家爲大保、有大保長、十大保爲都保、都保有正副、凡保下、聽自置弓箭習武藝、）贅子（男女就婚、）縣官（天子也、見[漢書]）

邀（作要挾之要解、）保馬（保甲養馬、官與其價、令自市、）醫駔（治馬病者、）泉府（掌財幣之官、[周禮]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

國服（猶言國中所出也、如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倬彼甫田五句（倬、明貌、甫、大也、十千、一成之田、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我、食祿主祭之人、陳、舊粟、有年、豐年也、見[詩小雅]）口分永業（每人所應得者爲口分、一家所世傳者爲永業、其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以十之二爲永業、八爲口分、）租庸調（見子固唐論注、）兩稅（楊炎相德宗、承大弊後、立兩稅法、秋夏兩次輸入、）丁中（十六爲中、二十爲丁、）田況（字元均、）丁謂景德皇祐（見元祐會計錄序注、）嘉祐（仁宗年號、）薛向（字師正、）晦（六尺爲步、百步爲晦、）

呂惠卿（字吉甫、泉州晉江人、附會安石變法者、）建手實（官司定立物價、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不許隱匿、令民書之於狀、以呈於縣、由是定其物產之高下、而課以其當輸之錢、）李琮（字獻甫、江寧人、）宇文融（京兆萬年人、玄宗以融爲覆田勸農使、融奏慕容琦等二十九人爲勸農判官、分按州縣括正丘畝、招徠戶口而分業之、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田亦稱是、歲終、羨錢數百萬緡、）天寶（唐玄宗年號、）衙前（官役也、宋以里正鄉戶爲之、主典府庫輦運官物、往往破產、）坊場（官產之場所、）轂（張也、）寬剩（於免役錢之外、又增二分、以備水旱欠閣、）

王介甫周禮義序（周禮、周公居攝後作而未及實行者、秦火後、漢河間獻王得諸山巖屋壁中、東漢鄭元注、唐賈公彥疏、）○○

士弊於俗學久矣。聖上閔焉。以經術造之。乃集儒臣訓釋厥旨。將播之校學。而

今西人所行者按諸周禮實多符合

就周禮論考工記最後得或謂東周後齊人所作

以訓而發之之爲難與至父云逆卷回抱前後融成一片篇法完密

以所觀乎今方望溪云辭古而意則誤以見知自任其行新法實誤於此

臣某實董周官惟道之在政事。其貴賤有位。其後先有序。其多寡有數。其遲數有時。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其人足以任官。其官足以行法。莫盛乎成周之時。其法可施於後世。其文有見於載籍。莫具乎周官之書。蓋其因習以崇之。賡續以終之。至於後世。無以復加。則豈特文武周公之力哉。猶四時之運。陰陽積而成。寒暑非一日也。自周之衰。以至於今。歷歲千數百矣。太平之遺迹。掃蕩幾盡。學者所見。無復全經。於是時也。乃欲訓而發之。臣誠不自揆。然知其難也。以訓而發之之爲難。則又以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復之之爲難。然竊觀王者。立法。就功。取成於心。訓迪在位。有馮同憑有翼。亹音尾亹不倦。心服承德之世矣。以所觀乎今。考所學乎古。所謂見而知之者。臣誠不自揆。妄以爲庶幾焉。故遂冒昧自竭。而忘其材之弗及也。謹列其書。爲二十有二卷。凡十餘萬言。上之御府。副在有司。以待制詔頒焉。謹序。

茅鹿門曰荆公所自喜在讀周禮而其相業所由自誤處亦在周禮○方望溪曰觀篇中云云可覘介甫於周官僅見其粗迹而於聖人運用天理不忍

足當絜淨二字

措詞得體茲榮也吳至父云此用注書成調

一民一物不得其情之本原概乎其未有得也故見諸行事皆與周公之意謬戾而其文實淸深高雅宜分別求之又曰鹿門語確評

周官（周禮詳設官之制、）亹亹（勉勉也、）二十二卷（周禮今本四十二卷、茲云二十二卷、或係安石新義另編之卷數、）

王介甫書義序〇

熙寧二年。臣某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鋪郎切）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班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音藐）茲榮也。祇所以爲愧也歟。謹序。

吳至父曰高簡

尚書入侍二句（神宗即位、召安石爲翰林學士、兼侍講、二年、遂參知政事、此尚書、乃書名、）雱（字元澤、受詔註詩書義、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尋遷龍圖閣直學士、早卒、）班（頒行也、）遭漢句（漢初、濟南伏生口授鼂錯尚書二十八篇、號今文尚書、後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壁中得竹簡尚書、合以今文、多三十一篇、號古

敍詩之有益

歸本皇帝崇尚詩學

傳曰美成在久吳至父云自然采藻不得移之他經

推言將來崇詩之效

文尚書、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共二十卷、天縱（縱、肆也、不可限量也、）淵懿（深美也、）眇（微也、）

王介甫詩義序

詩三百十一篇其義具存其辭亡者六篇而已上既使臣雱訓其辭又命臣某等訓其義書成以賜太學布之天下又使臣某爲之序謹拜手稽首言曰詩上通乎道德下止乎禮義放其言之文君子以興焉循其道之序聖人以成焉然以孔子之門人賜也商也有得於一言則孔子悅而進之蓋其說之難明如此則自周衰以迄於今泯泯紛紛豈不宜哉伏惟皇帝陛下內德純茂則神罔時恫（音通）外行恂（音荀）達則四方以無侮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則頌之所形容蓋有不足道也微言奧義既自得之又命承學之臣訓釋厥遺樂與天下共之顧臣等所聞如爝（音爵）火焉豈足以賡日月之餘光姑承明制代匱而已傳曰美成在久故棫（音域）樸之作人以壽考爲言蓋將有來者焉追（對回切）琢其章纘（作管切）聖志而成之也臣衰且老矣尙庶幾及見之謹序

方望溪曰三經義序指意雖未能盡應於義理而辭氣芳潔風味邈然於歐

特識不磨

豈以之豈方望溪云作若字

遷亦無從置喙

曾蘇氏諸家外別開戶牖

賜姓端木、字子貢、商姓卜、字子夏、有得於一言兩句賜問貧富、而悟切磋琢磨、商問素絢、而知禮後、孔子俱褒之、泯泯紛紛泯泯、猶茫茫、紛紛、亂貌、神罔時恫恫、痛也、見[詩大雅]恂信也、日就月將二句將、行也、緝、繼續也、熙、光明也、見[詩周頌篇]爝火爝然小火也、[莊子]日月明矣、而爝火不息、代匱[左成]凡百君子、莫不代匱、匱之也、棫樸[大雅]篇名、棫、一名梭、樸、相樸屬而叢生者、按樸屬附着堅固也、作人、言文王之培養人才、追琢其章即棫樸末章語、見[詩大雅]追、雕也、言雕琢之使成文、喻文王之政、纘繼也、

王介甫讀孔子世家[史記]有孔子世家、○

太史公敍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同栖]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敎化之盛。舄[音昔]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都禮切]牾[同悟讀作忤]者也。

茅鹿門曰荆公短文字轉折有絕似太史公處○劉海峯曰簡老嚴重

不及百字而反正相生波瀾不盡令人百讀不厭

棲棲 往來貌、 爲奕 光耀流行貌、 將聖 將、大也、[論語]固天縱之將聖、

王介甫讀孟嘗君傳

戰國時、齊公子田文、性好客、封於薛、號孟嘗君、[史記]有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彊。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劉海峯曰寥寥數言而文勢如懸崖斷塹於此見介甫筆力

脫於虎豹之秦 孟嘗君囚於秦、求幸姬解說、姬欲得狐白裘、時裘已獻昭王、客有能爲狗盜者、乃竊以獻幸姬、既去秦、至函谷關、關法、雞鳴出客、時未至、客有能爲雞鳴者、而雞盡鳴、乃得出、

知伯之復而能德讓耶以此責讓何能服

下一售字豢字亦不滿於政軻

一結入正意

王介甫讀刺客傳

[史記]有刺客列傳、即載文中諸人、○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刦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同背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尙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尼輒切政售於嚴仲子。荊軻豢音宦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

吾於介甫亦云

持論頗平

熱血人固宜如是

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吳氏曰大家作文必有自己在決不苟作

曹沫（莊公時魯將、與齊戰三北、魯獻地以和、及柯之盟、沫執匕首劫桓公、桓乃許盡歸魯侵地、）智伯（卽荀瑤、）豫讓（晉人、趙魏韓滅智氏、讓變姓名、謀報仇、累刺趙襄子未成、嘗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後爲襄子所獲、自殺、）聶政荊軻（並見蘇子瞻留侯論注、）

王介甫書李文公集後（文公名翱、詳見小傳、）

文公非董子作士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辨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

地靈自然人傑

惜乎方望溪云將毋溺其私親而為溢美之言

龍蛇雜處方望溪云無謂

以為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為賢歟

茅鹿門曰看王文公文字須識他筆力天縱處

董子（名仲舒、漢武帝時人、）鳳鳥不至三句（見「論語」）詆宰相以自快（翊性峭直、仕不得顯官、怫鬱無所發、見宰相李逢吉、面斥其過、逢吉詭不校、翊悒悒、遂移病、）

王介甫靈谷詩序

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音輝）翟之文章楩（音便平聲）楠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音痴）魅（音媚）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音泊）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址君姓吳氏家於山阯（音止同址）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楠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游於山川

詩特餘事不足以盡其長

即就詩論亦能迥不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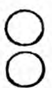
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所鐻(士銜切)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音潰)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

劉海峯曰興致亦自淋漓

吾州(指臨川言)、翬翟(雉羽)、楩楠豫章(南方大木)、竹箭(竹之堪爲箭者)、魑魅(山林怪物)、址(基也)、鐻(鈕器)、藻繢(繪畫五色)、

歸熙甫汶口志序

(汶口、地名、在今安徽休寧縣、汶、楚嫁切、)



文亦有高屋建瓴之勢

越山西南高而下傾於海故天目於浙江之山最高然僅與新安之平地等自浙望之新安蓋出萬山之上云故新安山郡也州邑鄉聚皆依山爲塢而山唯黃山爲大大鄣(音章)山次之秦初置鄣郡以此諸水自浙嶺漸溪至率口與率山之水會北與練溪合爲新安江過嚴陵灘入於錢塘而汶川之水亦會於率口汶川者合瑱璜之水流岐陽山之下兩水相交謂之汶蓋其口山圍水繞林木茂密故居人成聚焉唐廣明之亂都使程沄(音云)集衆爲保營於其外子孫遂居

點明汶口

程氏之昌大

以學行顯

又以文章顯

卽小見大

之新安之程。蔓衍諸邑。皆祖梁忠壯公。而都使實始居汶口。其顯者。爲宋端明殿學士珌。（音必）而若庸師事饒仲元。其後吳幼清程鉅夫皆出其門。學者稱之爲徽庵先生。其他名德代有其人。程君元成汝玉。都使之後也。故爲汶口志。志其方物地俗與邱陵墳墓。汝玉之所存可謂厚矣。蓋君子之不忘乎鄉。而後能及於天下也。噫。今名都大邑。尙猶恨紀載之軼。汶口一鄉。汝玉之能爲其山水增重也如此。則文獻之於世。其可少乎哉。

敘述山水之源流以及程氏之宗世然後說出其書之關於文獻一絲不紊此爲作者極經意之文　濡識

天目（一名浮玉山、在浙江於潛臨安等縣北、）新安（晉新安郡、治今安徽歙縣、）塢（築土爲堡、藉以守衛者、）黃山（舊名黟山、在歙縣、新安江發源於此、）大鄣山（在安徽績溪縣、一名三王山、卽三天子鄣山、）浙嶺（一名浙源山、在婺源縣、浙江發源於此、會歙縣績溪之水、以入錢塘江、）漸溪（一名浙溪、又名漸江、在安徽休寧縣、）率口率山（並在休寧縣、率山、一名張公山、）練溪（一名揚之水、亦曰徽溪、源出績溪縣徽嶺山、流入歙縣、）新安江（一名徽港、一名青溪、源出安徽、流入浙江淳安縣、）嚴陵灘（嚴光釣處、在桐廬縣、）錢塘（浙江至錢塘縣、曰錢塘江、）汶川（一名紫雲溪、在休寧縣、）琅璜（琅水、卽琅琅水、源出白際山、璜水、卽璜源水、亦曰方源水、源出方源山、俱在休寧縣境、）岐陽山（一名旂山、在休寧縣南、）廣明（唐僖宗年號、時有黃

巢之亂、程沄［萬姓統譜］沄作澐、休寧人、靈洗十四世孫、唐僖宗乾符五年、黃巢寇郡、程沄率義兵拒之、官歙州同知兵馬使、忠壯公名靈洗、字玄滌、入陳後、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封重安縣公、忠壯、其謚也、見［陳書］端明殿學士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爲之、珌字懷古、宋寧宗時人、若庸字達原、成淳進士、爲武夷書院山長、饒仲元名魯、字伯輿、一字仲元、黃幹弟子、著有五經講義等書、學者謚文元先生、吳幼清名澄、撫州崇仁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母老辭歸、程鉅夫名文海、元初、見知於世祖、官至翰林學士承旨、

歸熙甫題張幼于哀文太史卷

張幼于、名獻翼、崑山人、後更名敉、嘉靖中國子監生、文太史、名徵明、字徵仲、長洲人、

文太史既沒。幼于哀蒲侯切其平日所與尺牘摹之石上。太史尊宿。幼于年輩遠不相及。而往復勤懇。如素交。吳中自來先後輩相接引類如此。故文學淵源遠有承傳。非他郡之所能及也。嗟乎。士固樂於有所爲。若夫曠世獨立。仰以追思千載之前。俯以望未來之後世。其亦可慨也夫。

表章遺文風誼之厚勝於他郡

結處微嫌空廓

簡括明淨不著一點塵囂氣濂識

太史明清翰林之稱、哀粱也、吳中指蘇州也、

方靈皋書孝婦魏氏詩後

古者婦於舅姑服期。先生稱情以立文。所以責其實也。婦之愛舅姑。不若子之

婦以人合能如是是
亦足矣

痛詆當時風俗之弊

說得表章魏氏於風
俗極有關係

字字稱量而出之

愛其父母天也苟致愛之實婦常得子之半不失爲孝婦古之時女教修明婦於舅姑內誠則存乎其人而無敢顯爲悖者蓋入室而盥饋以明婦順三月而後反馬示不當於舅姑而遂逐也終其身榮辱去留皆視其事舅姑之善否而夫之宜不宜不與焉惟大爲之坊同防此其所以犯者少也近世士大夫百行不怍音昨而獨以出妻爲醜閭閻化之由是婦行放佚而無所忌其於舅姑以貌相承而無勃谿音奚之聲者十室無二三焉況責以誠孝與婦以類己者多而自證子以習非者衆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皆由於此廣昌何某妻魏氏刲音奎肱求療其姑幾死其事雖人子爲之亦爲過禮而非篤於愛者不能以天下婦順之不修非絕特之行不足以振之則魏氏之事豈可使無傳與抑吾觀節孝之過中者自漢以降始有之三代之盛未之前聞也豈至性反不若後人之篤與蓋道教明而人皆知夫義之所止也後世人道衰薄天地之性有所壅遏不流其鬱而鍾於一二人者往往發爲絕特之行而不必軌於中道然用以矯枉扶衰則固不可得而議也魏氏之舅官京師士大夫多爲詩歌以美之

從江淮說到海是從一層說入

由反而正局勢不平

大處落墨

予因發此義以質後之人。

姚氏曰議論好而文非高古

盥饋（盥、洗面、饋、食也、）反馬（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也、三月廟見、遣使返馬、）勃谿（反戾也、「莊子」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言無空虛以容其私、則反戾共爭也、）廣昌（今江西廣昌縣、）刲肱（割肱肉也、）

劉才甫海舶三集序（舶、音白、海中大船、）

乘五板之船。浮於江淮。滃（烏孔切）然雲興。勃然風起。驚濤生。巨浪作。舟人僕夫失色相向。以爲將有傾覆之憂。沉淪之慘也。又況海水之所汨沒。渺瀰無垠（音銀）。天吳䀡（音閃）睗（音釋）。魚黿（音元）撞衝。人於其中。萍飄蓬轉。一任其挂罥（音䀢）奔馳。曾不能以自主。故往往魄動神喪。不待檣摧櫓折。而夢寐爲之不寧。顧乃俯仰自如。吟詠自適。馳想於沆（杭上聲）瀣（音械）之虛。寄情於霞虹之表。翩然而藻思翔蔚。然而鴻章著。振開寶之餘風。髣髴乎杜甫高岑之什。此所謂神勇者矣。余謂不然。人臣懸君父之命於心。大如日輪。響如霆轟（呼宏切）。則其於外物也。視之而不見其形。聽之而不聞其聲。彼其視海水之蕩潏（音玦）。如重茵莞（音桓）席之安。視崇島之嵽（音跌）嵲。

末後始點出

小試小效

（孽音）當前如翠屏之列几硯之陳視百靈怪物之出沒而沉浮如佳花美竹奇石之星羅於苑囿歌聲出金石若夫風潮澎（音彭）湃（普拜切）之音彼固有不及知者而又何震慴（之涉切）恐懼之有翰林徐君亮直先生以康熙某年之月日奉使琉球歲且及周歌詩且千百首名之曰海舶三集海內之薦紳大夫莫不聞而知之矣後二十餘年先生既歸老於家乃命大櫆（音魁）爲之序

姚氏曰有奇氣實似昌黎而語略繁

滃然（雲起貌、）天吳（水伯也、八面、八首、八足、八尾、皆青黃色、）睒睗（疾視也、）黿（似鼈而大、背上有文似塔、）罥（挂也、）沆瀣（海氣、）開寶（開元、天寶、玄宗年號、）杜甫（字子美、唐有詩聖之稱、）高岑（高適、岑參、唐人、均工詩、）霆（霹靂、）蕩潏（水涌出貌、）莞（草也、可爲席、）峌峴（山高貌、）徐亮直（名葆光、長洲人、康熙進士、官編修、賜一品服、使琉球、敕封國王、）康熙（清聖祖年號、）琉球（國名、在東海中、今屬日本、）

劉才甫倪司城詩集序

余友倪君司城非今世之所謂詩人也其試童子嘗冠於童子矣其在太學嘗冠於太學諸生矣其應鄉試而出太倉王相國使人亟求其草稿觀之然則司城之於舉進士可操券取也而卒不獲一售以終其身雍正之初嘗爲中書而

當遇而不遇

文字切磋賴有益友

詩之雄放雅健得力於遊

知己俟諸後世不盡惋惜之意

使蜀矣。其後爲洋與南鄭二縣令。前後十六年。其德澤加於百姓。大臣嘗有薦其才可知一郡。及爲藩臬之副使者。而卒老於縣令不得調。信乎人之窮達懸於天。而非人力之所能爲邪。司城於書無所不讀。而尤詳於聖人之經。必究極其根源乃止。其齒長於余十有餘歲。而與余同學爲古文。余間出文相質。司城雖心以爲善。而未嘗有面諛之言。其刻求於一字一句之間。如酷吏之治獄。必不稍留餘地。余少盛氣。不自抑。或與之辨爭至於喧鬨（胡貢切）。然司城不以余之爭而稍爲寬假。余亦不以其刻求而自諱其疵纇（音耒）也。苟有作必出使視之。其後每相見則每至於爭。而一日不見則又未嘗不相思。蓋古之所謂益友者如此。而吾特幸與之爲友也。司城抱負奇偉。不得見於世。則往往爲歌詩以自娛。其壯年周游黔蜀。崎嶇萬里。其詩尤雄放。窮極文章之變。雖其他稍涉平易者。而語必雅健。能不失詩人之意旨。時人不能盡知。更千百世後。必有能知之者。余雖與司城同鄉里。其久相聚處。乃反在異地。司城既家居不相見者常至五六年。歲庚午。司城一至京師。余與相聚纔數日。悵然別去。忽忽閱四歲。今春余

不加不損亦擡高身分處

將之武昌。道過司城。司城出酒肴共酌。意氣慷慨。其平時飛動之意。猶不能無。然而司城年已七十矣。司城所爲詩僅有千餘篇。其鋟（音鑯）板以行世。用白金無過百兩。而家貧力未能。及余將與四方友人共謀之。而未知其何如。雖然司城之詩藏於家。其光怪已自發見。不可揜蔽。其行世豈能加毫末於司城哉。然則鋟板與否存乎人。而司城固可不問矣。

一字一句之間。頗亦慘淡經營而出之（儒識）

太倉（今江蘇太倉縣）王相國（名掞、字藻儒、號顓菴）雍正（清世宗年號）中書（明清有內閣中書、及中書科中書、均從七品）洋南鄭（均陝西省縣名）知一郡（清制、知縣上有知府）藩臬（清制、巡撫之下、有藩臬兩司、一掌府庫、一掌刑名、此云副使、或指道員而言、道員、猶今之道尹）疵類（文之病處）黔（貴州）蜀（四川）武昌（今湖北武昌縣）鋟（刻也）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十終

分別出五等來

平白公之難而以令尹司馬讓子西子期之子不得請崇爵豐祿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莫敖、官名、位次令尹、子華、楚人、古今人表作鄭敖子華、威王、名熊商、○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音豆）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音攝）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音軫）。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

人皆如是國安能亡

敘得有聲有色

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捽（音出）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棼（音汾）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嬴糧潛行上崢（鋤耕切）山踰深谿蹠（音隻）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瘨（音顛）而殫悶旄（同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手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棼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盩棼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棼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鬭於宮唐之上

於危難中能見其大存國之功在一時存典之功在萬世

逃賞尤見奇節

姚氏云冒者言覆冒子孫田祿之類

總束一筆

舍鬭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畛。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余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故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音憑）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就五臣說形容盡致筆之奇肆足以達之勃蘇當是申包胥敘述處尤較左氏為詳　濡議

文王（名熊貲）　不穀（天子謙稱）　肶（頸也）　令尹子文（令尹、官名、子文、姓鬭、名穀於菟）　緇（黑色）　葉公子高（楚左司馬沈尹戌子、名諸梁、為縣尹於葉、僭稱公）　表薄句（薄、疑作著、表著、朝臣所立處、言得立于朝也）　杜國句（上杜國、楚官、此言財祿等於杜國也）　白公（名勝、太子建子、白、楚邑、勝為之宰、僭稱公、據以作亂）　方城（山名、在今河南方城縣）　四封（四境）　廉（斂也）　畛（畝也）　柏舉（楚地、在今湖北麻城）

亦是遠交近攻之策

縣、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夫卒交夫卒交戰、莫敖大心楚人、捽手持髮而投之、與助也、郢在今湖北江陵縣、屬附也、棼冒勃蘇即申包胥、此猶一卒也謂雖死不過一卒耳、贏糧贏、擔負也、「漢書」贏三日之糧、踦高也、蹠足掌、薄集也、瘨病也、殫盡也、悶心不快也、旄昏也、新造盩自稱新獲罪之臣也、一本盩作盩、或曰官名、子滿子虎皆秦大夫、按子滿、左傳作子蒲、濁水「水經注」清水右合濁水、俗謂之弱溝水、上承白水、流經鄧縣故城南、「左定」秦敗吳後、子期子蒲滅唐、唐故城、在今湖北隨縣西北、唐鄧相近、應在此水、遂浦楚地、蒙穀楚人、宮唐唐、堂途也、此作宮中之路、若有孤昭王奔隨、生死未卜、故言若有孤、謂必有孤子可立者、雞次之典楚國典籍名、雞一作離、國法之散失其次者、雲夢今湖北雲夢縣等地、舊爲雲夢澤、方九百里、跨江南北、磨山山名、「漢書注」引策作歷山、馮倚也、式車前橫木、古者乘車、遇所敬、則俛而憑之、此作憑倚解、發射也、決拾決、以骨爲之、著在右手將指、所以鉤弦、拾、射韝也、著於左臂、以韋爲之、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

張儀、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以連衡之策說六國、始相秦、後相魏、司馬錯、秦人、周程伯休甫之後、蜀、黃帝所封、國於今四川成都縣、周衰、蜀主蠶叢始稱王、○○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音患轅緱音鉤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

周雖微弱名義尚在

儀知其利而不顧其害此錯之所以高儀一籌也

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强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刼天子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曰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强富厚輕諸侯

儀之倒行逆施盡見于此篇中錯說較順用能動惠之聽(濡一)

秦惠王(孝公子、)三川(河、洛、伊、)轘轅緱氏(轘轅山、在今河南鞏縣西南、緱氏山、在今河南偃師縣南、「史記」作寇什谷之口、即洛水入河之口、)屯留句(今山西屯留縣、道、即太行羊腸阪道、)南陽(今河南南陽縣、)南鄭(今河南鄭縣西北、)新城(今河南洛陽縣、有新城故城、)宜陽(今河南宜陽縣東、)二周(東西周也、)九鼎(王者以爲有天下之寶器、禹使九州牧貢金、鑄九鼎、圖山川百物之形於上、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郟鄏、)西海(謂蜀川也、)謁(白也、)陳莊(秦人、)輕諸侯(以諸侯爲不足畏也、)

蘇子說齊閔王(按蘇子戰國策作蘇秦、字季子、東周雒陽人、師鬼谷子、初游秦、書十上而說不行、裘敝金盡、憔悴而歸、乃發陰符經讀之、學成說行、幷相六國、爲合從之長、齊閔王、名地、)○○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音帥)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背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音貴)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音纖)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剛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

權藉時勢爲一篇之骨

今有時勢造英雄之說下將莫邪姚氏云此承後起說○吳至父云文云後起者籍則不至怨矣遠怨者時則不先天下矣比二義本互成而不可分姚氏強分之未當也此篇大旨當以用兵結約二事分承爲義

耳

衞非亢於趙也張廉卿云叙事中夾入斷語正喻相發指點存態使人窘然不獨前後意脈貫輸亦見精神妙處

衞明於時權之藉也吳至父云此書當作於齊國破敗之後故首引衞事爲時權之證就小國言之

善爲國者姚氏云此下承遠怨說

專就近事指點使人主入聽而易動

以其爲韓魏主怨也吳至父云此不明時權之藉者就大國言之

強大之禍姚氏云以下皆言後起而遠怨意即寓其內〇吳至父云此下強大爲窮

怨於魏。魏王身被甲底（通砥）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騖。（音務）河山之間亂。衞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衞非强於趙也。譬之衞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飮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一本作溝）墜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衞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讀疲）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擧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

弱小爲主大國以用兵言之小國以結約言之

燆蠹顧千里云此以燆爲槁字

騏驥之衰也吳至父云此言用兵當後起處處將起意點淸

明於諸侯之故吳至父云此言結約不主怨

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强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稽(同蓄)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燆(作槁)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强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强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强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蹻足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去聲)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

故明主察相姚氏云此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致怨者畢至父云此下言用兵

戰之爲害上下交失此獨慨切言之

割而不相憎。俱彊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音蒲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同均。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音還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官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音穿蔽。舉衝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

筏事隨手收束故不嫁堆垜鄱陽上梁王書大旨宗此

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朞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并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上聲）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去聲）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喜。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

明君察相是能不爲天下先者

臣之所聞姚氏云此下言用謀之利明于權藉時勢者〇吳至父云此下言結約百萬之軍北之堂上張廉卿云語勢奇絕

申胥以敵其悟以堅其信

恃其強而拔邯鄲姚氏云黃不烈謂而能字通國策能字多作而鮑氏增恃字非

衛鞅謀於秦王曰吳至父云齊於是時殆無與國可約與衛鞅謀秦時略同故欲說敗敵國此結約之變也

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爲利長者。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移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同境）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

非分之干衆怨以生其敗宜也

仍以正意作結

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衞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衞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同悅）於衞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斿。（音由）從七星之旟。（音餘）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衞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姚氏曰。戰國策以此爲蘇子之辭。或疑爲蘇秦。或疑爲蘇代。吳師道因辨其非矣。按此篇末引商鞅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愚齊之計。若借衞鞅以

發其情而寤愍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湣燕昭之時代常居燕厲常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燼其危亟矣厲獨爲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忠于爲齊謀者有異于其兩昆耶○此篇大旨以用兵結約爲要務而反正相生敷陳盡致有滔滔不絕之大觀妙在意脈貫通一絲不亂文之能事盡矣 濡識

先天下 爲天下先也、 喜主怨 約結與國以伐人、又爲之主、人必怨之、 後起者句 不先事、則有所借力、 遠怨者句 不衆怨、足以乘時、 權 事之宜、重之所在、 干將莫邪 「呂氏春秋」干將作劍不成、其妻莫邪斷髮翦爪、投於鑪中、遂成劍、陽曰干將、陰曰莫邪、 劇 割也、 金 箭頭、 銛 利也、 車舍句 謂以車舍人而不止也、 剛平 本衛地、在河北、趙築之以爲邑、 八門土 以門塞土而守、 跣 赤足、 魏王 武侯擘、 底 磨也、 邯鄲 趙都、趙敬侯自中牟徙此、故城在今直隷邯鄲縣西南、 鶩 亂馳也、 河山之間 河、黃河、山、太行山、 中牟 在今河南湯陰縣西 河東地 今河南濬縣滑縣之東、衛故地、 州西 今河南沁陽縣東故武德城、即古州城、 梁門 大梁之門、梁、在今河南開封縣西北、 林中 今河南新鄭縣東、有故林鄉城、 襲河北燒棘蒲 蓋趙之河北、爲魏所侵者、此時趙復襲奪、蒲、一作濮、「史記」趙敬侯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今直隷趙縣、即古棘蒲邑、 黃城 在今山東冠縣南、 鞠 窮也、不知止也、 從於天下 不爲先事、 爲人主怨 謂怨之所歸也、 爲人挫强 不以兵爲人挫强敵、 齊與韓魏伐秦楚 伐秦在周赧王十七年、伐楚在赧王十二年、 齊燕戰一句

「史記」趙敬侯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時周安王二十五年、王人欲爲人王、重伐不義不以伐之爲急、塞逆也、寡信不驗信也、賫挾也、道行也、貸從人求物、夫差闔廬子、襄郢此爲吳王闔廬伐楚事、郢、楚都、治今湖北江陵縣、棲越越爲吳敗、身依山林、故云鳥棲、身從諸侯句周敬王三十八年、吳會晉於黃池、與晉爭長、黃池、在今河南封邱縣西南、身死國亡魯哀二十二年、越滅吳、夫差自殺、戮辱也、萊春秋時、萊子國、爲齊所滅、今山東掖縣地、莒嬴姓、子爵、少昊後、茲與期封此、今山東莒縣、「管子」楚伐莒、莒求救於齊、齊不救、而莒亡、陳姚姓、侯爵、虞舜後胡公滿封此、治今河南淮陽縣、周敬王四十一年楚滅陳、蔡姬姓、侯爵、武王弟叔度封此、治今河南上蔡縣、平侯徙新蔡、治今新蔡縣、昭侯徙下蔡、治今安徽壽縣、周定王二十二年楚滅蔡、卽下蔡、騏驥良馬、孟賁衛勇士、相與相持也、寄怨假手於人不爲主也、誅不直謂重伐不義也、微用兵句隱其用兵之情、而假義以爲名、跼足不伸也、質質子、衆事句言順衆以行事、交割彼此割地、桓之曲地在齊魯之間、樓煩故城在今山西靜樂縣西北、可𨙸役也可使趨我而爲我役、路䆳路、露也、䆳、乏也、顧千里云、䆳當作軍、路軍與下虛中相對、中人禱祝國中人爲行者祈禱、君翳釀「揚子方言」翳、掩也、仮死者而掩埋之也、釀、作釀、祭也、置社亦禱祝之事、虛中謂國中虛也、軍出費一句軍則重出費以送死傷、國中則哭泣以迎之、內酺酺、大飲也、此言家庭飲酒爲樂、華樂大奏樂也、鐶車鐶也、凡圍郭而有孔可貫者、曰鐶、官之所私出古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廝析薪養馬者、理治也、櫓蔽遮矢石之具、衝櫓衝、陷陣車、櫓、大盾、又戰陣高巢車、家雜總全家編入士伍、身窟穴身入地道、中罷句國中困於兵戈、土功築壘掘地等是、朞數句言刻期而能拔城者、已爲速也、士斷句士卒兵器斷廢、智伯瑤七句周貞定王十一年、智伯瑤與韓趙魏共滅范昭子中行文子、而分其

地、晉侯告齊討其罪、四卿反攻之、晉侯奔齊、魯悼之十四年、又帥韓魏圍趙襄子於晉陽、趙結韓魏反攻、遂殺智伯、中山國名、治今直隸定縣、周赧王二十年、齊佐趙滅中山、長子故城在今山西長子縣西南、上節上等、露外無居人、鵠的箭靶紅心、古以皮爲之、的、鵠中也、便弓弩弓得便巧而發之、素用强兵句言兵常用、雖强亦弱、五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非師者謂不必用師者、北敗也、闔廬卽公子光、弑王僚自立、後破楚、吳起衞人、以兵畧聞、楚悼王以爲相、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遂射殺起、尊俎尊、貯酒具、俎、載牲器、「晏子春秋」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衽席也、竽樂器、三十六簧、長四尺二寸、瑟古爲五十弦、後改二十五弦、弦各有柱、可上下移動、侏儒短人也、亦優人也、「公羊傳注」夾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無成謀圖我之謀不成、宿留也、魏王惠王罃、定陽故城在今陝西洛川縣北、宜川縣西北、朝天子「秦策」梁君伐楚勝齊、制趙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秦王孝公渠梁、堞城上女墻、箠馬策、制丹衣柱以丹帛爲柱衣、斿旗之直幅附竿者曰縿、其旁綴橫幅附縿而飛揚者曰斿、九斿、九幅也、七星之旟旗之一種、行軍所建、以進士卒、以上俱言僭王者之制、齊伐魏齊敗魏於馬陵、虜太子申、殺將龐涓、按止也、東次於齊一宿曰宿、再宿爲信、過信爲次、往服齊也、垂拱垂衣拱手也、西河之外黃河之西、今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魏將謂龐涓、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虞卿趙人、爲趙上卿、◯◯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臣之

引證却合言亦動聽

酷是爲秦口吻

樓緩之說不攻自破

設得妙

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

遁辭知其所窮

此理甚明

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貲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

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讀悅)何也曰我將因强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姚氏曰史記以始勸趙割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之辭國策盡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兩人之說利害顯然不待智者而後知樓難虞易相對相當文之妙處在此(濡識)

長平（趙地、在今山西高平縣西北、）講（和也、）樓緩（趙人、時相秦、）趙王（孝成王丹、）公甫文伯（魯大夫、名歜、其母季康子從祖母也、）相室（佐妻辦事者、傅姆等是、）三晉（韓、魏、趙也、）負親之攻（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趙也、）齊交韓魏（交與秦、韓魏等、）不取於秦（不爲秦所取也、）三國（齊、韓、魏、）齊王（名建、）

中旗說秦昭王（中旗、一作中期、秦之辯士也、）○○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强。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率同）强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强。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音帚）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强。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尙賢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

去聲也。

引證處說得緊切所謂王出吾刃將斬矣謹識

知耳韓臣、按通鑑注、知姓、耳名、魏大夫、後仕齊、魏齊魏臣、芒卯魏臣、按淮南子注、作孟卯、齊人、六晉晉之六卿、智氏、范氏、中行氏、韓氏、趙氏、魏氏、智氏智伯、瑤、范中行范昭子士吉射、中行文子荀寅、趙襄子名無恤、簡子子、晉陽趙邑、今山西太原縣治、晉水源出太原縣西懸甕山、東流入汾河、「水經注」昔智伯遏晉水以灌晉陽、因分爲二流、北瀆卽智氏故渠、南瀆經城南、均注於汾、板廣二尺曰板、韓康子名虎、莊子庚之子、魏桓子名駒、獻子荼之孫、汾水源出山西靜樂縣北、管涔山南、經汾陽臨汾等縣、至曲沃、折而西、經新絳、至榮河縣北、入河、安邑魏邑、故城在今山西安邑縣西、按安邑北去汾水百餘里、中隔涑水、涑水、絳水下流也、汾水在平陽之西、所謂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者、當是文誤、宜從「梁書韋叡傳」汾水灌平陽、絳水灌安邑、絳水一名白水、源出山西新絳縣絳山、經曲沃縣入澮、平陽韓邑、今山西臨汾縣、汾水經其西、

信陵君諫與秦攻韓信陵君、姓魏、名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信陵君、其封號也、○○○

魏將與秦攻韓。無忌謂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同知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其於親戚兄弟若此。而又況於仇讎之國乎。今大王與秦伐韓。

更事 姚氏云國策作便事

越境攻遠秦必不爲

冥阸 姚氏云國策作危隘

魏先受其害

姚氏云國策作懷地邢邱安城垝津而以之臨河內

誅 姚氏云國策作許

而益近秦。臣甚惑之。而王弗識也。則不明矣。羣臣知之。而莫以此諫。則不忠矣。今夫韓氏以一女子。承一弱主。內有大亂。外安能支強秦魏之兵。王以爲不破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欲得故地。而今負強秦之禍也。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且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之上黨。而攻強趙。則是復閼(音遏)與(音余)之事矣。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同背)鄴(音業)朝歌。絕漳(音章)滏(音釜)之水。而以與趙兵決勝於邯鄲之郊。是受智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阸之塞。所行者甚遠。而所攻者甚難。秦又弗爲也。若道河外。背大梁。而右上蔡召陵。以與楚兵決於陳郊。秦又不敢也。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攻衞與齊矣。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矣。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垝(音詭)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莫不危矣。秦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而水大梁。大梁必亡矣。王之使者大過矣。乃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然而秦之葉(音攝)陽昆陽。與舞陽高陵鄰。聽使者之惡也。隨安陵氏而亡之。秦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則南國

姚氏云。國策魏攻管篇。安陵君對信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地。按襄王者。梁襄王也。成侯者。安陵始封之君。非魏王之子。則襄王之子也。魏至安釐王。去襄王四世。而安陵益疏絕爲異國。故取惡於魏。欲併韓而亡之。然安陵在魏西南。猶足蔽魏之南。國苟亡之。則南國危矣。鮑彪吳師道注國策。乃以襄王爲趙襄子。成侯爲趙成侯。不知其實魏同姓國也。且趙易爲封子姓於韓魏間乎。又云山北下。史有山南字。非是。

必危矣。南國雖無危。則魏國豈得安哉。且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者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梁也。千里有餘。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閒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十攻魏。五入國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衞之郊。北至乎闞。所亡乎秦者。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百。名都數十。秦乃在河西晉。國之去大梁也。尚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而有鄭地。無河山以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百此矣。異日者。從讀縱之不成也。楚魏疑而韓不可得而約也。今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雁行頓刃。以臣之愚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則皆知秦欲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乎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而挾韓之質。以存韓爲務。因求故地于韓。韓必效之。如此則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于與秦共伐韓。然而無與強秦鄰之禍。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時已。通韓之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因而關之。出入者賦之。是魏重

迴繳上文有大利而無一害

質韓以其上黨也共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韓是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爲縣則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則二周必危安陵必易楚趙大破魏齊甚畏天下之西鄉而馳秦入朝爲臣之日不久矣

張廉卿曰情事練覈而以跌宕出之讀之使人鼓舞

魏王安釐王圉、時安釐王十二年、太后以憂死昭襄王母芈氏、楚女、爲宣太后、頗用事、報王四十九年、秦王用范睢說、廢太后、明年以憂死、穰侯之功穰侯、太后弟魏冉也、秦東益地弱諸侯、稱帝天下、穰侯之功也、見[史記穰侯贊]兩弟高陵君名顯、封地在今陝西高陵縣西南、涇陽君名悝、封地在今陝西涇陽縣、女子弱主時韓桓惠王立八年、母后用事、上黨韓魏均有上黨、今山西長治縣等地、閼與在今山西和順縣西、[趙策]秦令衛胡傷代趙、攻閼與、趙奢將救之、魏令公子咎以銳師居安邑以挾秦、敗於閼與、河內今河南河北道、鄴故城在今河南臨漳縣西、朝歌在今河南淇縣東北、漳滏漳水故道、自臨漳以北、經成安肥鄉曲周而入大河、滏水出鄴縣西北石鼓山、東北流注於漳、謂之合口、按滏水自明永樂中漳水北決入滏後、又挾滏東南行、故道不可復迹、今源出直隸磁縣、東北流經邯鄲肥鄉廣平等縣、合南北兩泊所受諸水、至獻縣與滹沱河合、爲子牙河、智伯之禍[趙策]襄子使張孟談、見韓魏之君、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而擒智伯、智伯、即荀瑤、冥阨在今河南信陽羅山縣境、冥、一作鄳、道河外背大梁[史記索隱]河之南邑、若曲沃平周等地、按今河南陝縣有曲沃故城、戰國魏地、非晉都曲沃也、平周在今山西介休縣、從河外出函谷關、歷河南陝縣、東至鄭縣、南向滎陽、則背大梁也、右上蔡召陵上蔡故城、在今河南上蔡縣西南、召陵故城、在今河南郾城縣東、從鄭縣南行、

向淮陽之西郊、則上蔡召陵在南面、向東、皆身之右、陳治今河南淮陽縣地、不攻衞齊衞齊、皆在韓魏趙之東、故秦不伐、懷周畿內邑、戰國屬魏、今河南武涉縣西南、有懷縣故城、周赧王五十年、秦用范睢之謀、伐魏取懷、茅故茅城、在今河南獲嘉縣東北、邢邱即今河南沁陽縣東南平皐故城、春秋晉邑、戰國屬魏、垝津垝、當作延、延津故城、在今河南汲縣南、共今河南輝縣、汲故城在今河南汲縣西南、共汲皆屬河內、鄭地成皐滎陽亦屬鄭、垣雍故城在今河南原武縣西北、決滎澤句滎澤即石門渠、滎瀆受河之處、在今河南河陰縣西、「秦本紀」始皇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安陵魏之附庸、安陵即古鄢陵、故城在今縣西北、非楚之安陵、葉陽今河南葉縣、時屬秦、昆陽故城在今葉縣北、時屬秦、舞陽魏邑、故城在今縣西、高陵縣名、今屬陝西關中道、許今河南許縣、隨安陵氏一句隨、聽也、言聽秦亡安陵氏也、南國今河南許昌縣東許昌故城是、此時屬韓、蓋在魏之南、河西西河之外、今陝西大荔宜川等縣地、晉國之去梁晉國、魏自稱之也、言是時都城外、尚有千里地、闌止也、林鄉故城在今河南新鄭縣東、國中即圃田、在今河南中牟縣西北、文臺臺名、在今山東菏澤縣西北、垂都杜預曰、句陽縣北有垂地、句陽故城、在今山東曹縣北、陶衞之郊陶、今山東定陶縣、衞即楚邱、文公都之、故城在今河南滑縣東、平闞「史記」作平監、「方輿紀要」平、平陸也、平陸城、在山東汶上縣北、監、即闞、今汶上縣西南南旺湖中有闞亭、案秦攻齊、取剛壽、今山東壽張縣、汶上更在壽張之東、恐非魏地、山北華山、之北今河南閿鄉靈寶及陝西華陰等地、質約也、鴈行次進也、以從合從、通韓之上黨時韓之上黨、與韓中絕、故勸魏假道、使韓得與上黨往來、寧故城在今河南修武縣東、衞時已附梁、易變易也、

李斯諫逐客書○○○

歷述秦用客卿之益

總束一句

從人說到物

李斯爲秦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漑渠。已而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紀偃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幷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强。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强。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幷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强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强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音烏）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音駝）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

一段反振筆意流勁充滿初學知此便不枯寂

主逐客者無所置答

棄黔首以資敵國吳至父云難割云割齊民以附夷狄敵所恃以事無用長楊云所樂淺出以驁威靈遂勁搖以龍車甲句法皆本此

又說到逐客之害以正意作結

女。不充。後宮。而駿馬。駃（音決）騠（音堤）不實。外廏（居又切）江南金。錫不。爲用。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音饑）之珥（音二）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音杳）窕（徒了切）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音否）彈箏搏髀（音陛）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致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强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皇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音咨）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

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急於求用至比于色樂珠玉自待之卑誠不屑責直待五刑之具而始覺悟晚矣濡識

鄭國事韓欲疲秦、使無東伐、使水工鄭國爲間于秦、鑿涇水自仲山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欲殺之、國曰、渠成、秦利也、韓不過延數年之命耳、乃使卒爲之、溉田四萬餘頃、秦益饒、仲山、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北、穆公名任好、春秋五霸之一、由余西戎人、使秦、穆公賢之、以計間戎王、由余入秦、百里奚虞人、虞亡入秦、宛秦置宛縣、今河南南陽縣、蹇叔岐州人、嘗遊宋、宋今自河南歸德以東、至江蘇徐州境、周封微子于此、丕豹丕鄭之子、鄭見殺、豹奔秦、公孫支子桑也、西戎今甘肅慶陽境、三川伊、洛、河也、上郡見子瞻志林篇注、漢中見過秦論注、鄢在今湖北宜城縣境、郢見明允孫武論注、成皐今河南汜水縣、華陽宣太后同父弟芈戎、崑山即崑崙山、亞洲最大山脈之一、其岡出玉、隨和楚和氏得玉璞於楚山、獻之厲王、玉人曰、石也、刖其左足、復獻于武王、玉人又曰、石也、刖其右足、文王即位、和抱其璞、哭於楚山下、三日夜、王乃使人理其璞而得玉焉、[淮南子]隨侯之珠、[注]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啣大珠以報之、明月夜光珠也、太阿楚劍、纖離良馬、翠鳳翠羽爲鳳形而飾旗、鼉形似鱷魚、皮可冒鼓、駃騠良馬、廏養馬之所、下陳侍妾、宛珠宛縣所出珠、璣珠不圓者、珥塞耳之玉、阿縞齊東阿縣之繒帛、窈窕善心曰窈、善色爲窕、缶盆也、箏瑟類、十三弦、髀股骨、鄭衛[禮樂記]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桑間濮水之上有桑間、在濮陽、有紂使師延作長夜靡靡之樂、以致亡國、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而死、後晉國樂師師涓夜過此水、聞水中作此樂、因聽而寫之、爲晉平公奏之、師曠撫之曰、此亡國之

韶(音也、得此必於桑間濮上乎、)韶(虞舜之樂、)武象(大武為周武王樂、樂必兼舞、故云象、)黔首(見過秦論注、)齎(送遺也、)

李斯論督責書(督責、嚴法以繩下也、)

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于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疾資切)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于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古委切)啜(音輟)土鉶(音刑)雖監門之養不觳(音斛)于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音庭)水放之海而股無胈(音跋)脛無毛手足胼(部田切)胝(張尼切)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于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于此矣然則所貴于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己而已矣此所以貴于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才笑切)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

以此說胡亥那得不動聽

引申子言爲證

長君逢君一人衆之始信指鹿爲馬之蒙於有形者之猶可恕

引韓子言爲證

引商君法爲證

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

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呼維切)命之曰以天下爲桎(音質)梏(音鵠)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行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爲能深督

其極至於刻薄少恩者指此

處處點明督責

回抱慈母句

喪心病狂之語斯之所以亡秦者在此姬傳之論能揭其隱

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式灼切）金百鎰盜跖（音隻）不搏者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音播）牂（音臧）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七肖切）塹（七豔切）之勢異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爲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音屈）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諡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

申韓商鞅亦不至此斯乃申韓商鞅之罪人

當時寇亂四起斯以此塞其責正意即在此數句

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力角切)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君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

亦自知倒行逆施而强詞奪理以徇君之欲固己之位亡秦之罪浮于趙高五刑之具宜哉(濡識)

韓子(名非、韓之諸公子、至秦爲李斯所害、其書曰韓非子)、采椽句(塗采而不雕琢)、茨(以茅蓋屋)、逆旅(客舍)、匭(甌也)、鉶(瓦器、見「漢書司馬遷傳」)、監門(守門之人)、瞉(薄也)、龍門(在山西河津陝西韓城之間、或曰、卽呂梁)、大夏(古灉水、源出循化縣東南青海境內、北流折東南、入導河縣、又東流折北、入黃河)、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䰛、胡蘇、簡、絜、鉤盤、鬲津)、曲九防(黃河九曲、曲處作防)、胈(小毛)、胼胝(皮厚也)、章邯(秦將、

申子（名不害、著書曰申子、）恣睢（猶放縱也、）桎梏（械足曰桎、械手曰梏、）嚴家句（嚴厲之家、僕從承順、古者僕從、多以被虜者充之、）鑠（美也、）鎰（二十兩也、）盜跖（古之大盜、）樓季（魏文侯弟、）仞（八尺曰仞、）牂（牝羊、）陗（險也、）塹（坑也、）淫康之虞（虞、娛也、）犖（超絕也、）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十一終

就秦引起

隱下警語

富貴中人可當棒喝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喻。願借秦以爲喻。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讀疲）赭衣半道（音者）。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同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河之上。瀕（音頻）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音追）。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

欲士之盡言亦不易

聖王只是能受言

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同埋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口果切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音敲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武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

將周秦比較興亡即於是判
狠似狼誤

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同饋)執爵而酳。(引去聲)祝餲(古饐字)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饜也。商人庶人誹謗己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

秦之所以亡亡於天下莫敢告

亡養老之義眞西山云山指秦之失專歸於此

此之謂也[illegible]氏云以上皆論受諫不敢適欲

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音巨）篩（音師）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纍（同累）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同導）諛媮（同偷）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

國士之報以此

而令聞不忘也姚氏云以上論敬士

漸漸引入本意

馳敺射獵眞西山云山規文帝之過專在于此然當時之士未必皆賢使其果賢將不肯從人主馳敺射獵矣

姚氏云大臣者既官之爲大臣矣而又言爲公卿者言賜爵也徹侯關內侯有食邑吏民奉爲君公故曰公大庶長等爲卿漢因秦制公士至不更四級蓋比古之士大

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絰（徒結切）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肉食。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同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同欣）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同懈）弛（音豕）。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音遙）衞卒。止歲貢。省廏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讀悅）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

夫至五大夫五級蓋比古之大夫左庶長至大庶長九級蓋比古之卿山所謂公卿者意如此非三公九卿之謂又云余既爲此僻閱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其比擬同余說極詳備大可證明此說之不誤也

不勝大願眞西山云自此而下盡發規諫本意

造太學眞西山云此欲文帝行養老養賢之事也

惟陛下所幸耳眞西山云此語非所以導入主

夫士修之於家眞西山云此天下之名言也

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音罷)癃(音隆)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同嚮)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音薛)。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音閔)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眞西山曰漢自高帝以來未有以書疏言事者山實始之豈非文帝開廣言路之故歟又曰山此書專規帝與近臣射獵而已何至借秦爲喻蓋秦亡養

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故窮奢極欲陷於危亡而不自知文帝雖未至是然不與近臣圖議政事而與之毆馳射獵則佞幸進而侈欲滋其蹈秦之失有不難者此忠臣防微之論然其末復開宴游一路非所謂陳善閉邪也其不得爲醇儒以是哉○姚氏曰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況東京而降乎○吳至父曰此特諫與方正射獵耳恐其言不入乃引秦爲喻多作危語未甚切中也而文乃句句騰躍而出又曰語語有崩雲墜石之勢

韋柔皮、韛罪人服、雍山名、在陝西鳳翔縣西北、撓屈也、馳道猶馬路也、瀕水涯、隱以金椎隱、築也、以鐵椎築之、令其堅實、驪山在陝西臨潼縣東南、蓬顆土塊之生蓬者、羆熊之雌者、力尤猛、磽薄也、皋邊也、猥盛也、關龍逢諫夏桀而被殺、箕子比干紂諸父、紂暴虐、箕子佯狂去、比干諫而死、糜粥也、比諫比方事類以諫、三老三老人也、蓋取其高年有德者、酳酒漱口也、餔食不下也、鯁格於喉也、祝鯁者、祝其否也、視示也、長城戰國時、燕趙秦沿北邊山險、築長城以備胡、秦因而增之、始臨洮迄遼東、什一而籍十分取一、設簿籍以稅之、會稽山名、在紹興縣東南、瑯邪山名、在山東諸城縣、縣石句縣、稱也、石、百二十斤、稱銅鐵之斤以鑄鐘、簴、一作鐻、獸名、飾爲此形於木以懸鐘、篩竹器、有孔漏下、去粗取細、諡古者死後易名、美惡視其一生而加字也、塗塗謂塗殯也、錫衰以細麻所製之喪服、「周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

姚氏云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匈奴一事而疊出可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於起處增一為二

吳至父云顏監謂疏言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余疑本文當作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作六者誤字耳一二三乃輕重之次序非事之條件也如以條件言之則自民之賈僮至經制不定云云當為一事教太子為一事後言禮義刑罰共為一事則適亦三事而已〇又云余既為此說後讀魏志又得一證魏志載高堂隆疏云昔漢文帝稱為賢主而賈誼以為天下倒懸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三據隆此

絰之在首在腰者、賦給也、縣傳公家驛遞、一子不事除其賦也、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㾓罷病也、明堂王者朝諸侯之宮、媟狎也、不常見不常、常也、見、顯示也、方道也、慼悲痛也、

賈生陳政事疏 文帝時、匈奴侵邊、制度疏闊、諸侯王僭儗、誼上疏以陳政事、

〇〇〇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偏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倉故切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音喘逆。首尾衡同橫決。國制搶仕庚切攘泥庚切。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同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同嚮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

璩朗古本正作三字○又云太息卽大息與長同義當從高堂隆疏作長歎息夫射獵之娛眞西山云文帝恭儉之君然不能不耽於射獵故賈山言之諠亦言之生爲明帝殺爲明神眞西山云漢去古未遠故人臣言事無所忌諱如此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眞西山云此亦人臣所難言親弟謀爲東帝眞西山云此指淮南王長居國驕恣聱踝稱號傒於天子親兄之子眞西山云此指濟北王興居齊悼惠王子也諸侯之王吳闓生云騎云列國之王耳姚氏疑之字衍非也張儀說魏亦云說一諸侯之王而成封侯假設天下如曩時姚氏云此下兩段乃承上文雖堯舜不治意

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去聲)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音衞)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剄(古頂切)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

引同異姓兩層影照所謂兩不能乃勢不可爲與上文不能一例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眞西山云誼歷數四事直以帝爲不能非孝文之盛德孰能容之哉

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倂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廑（同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悳（同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讀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放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音還）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啟其口。匕（音比）首已陷其胸矣。陛下

姚氏云殃禍在下則骨肉抗劉設移於上或危社稷

人主之斤斧也眞西山云誼前言隳骨肉之屬而抗剄之無以異秦之季世今乃勸帝舍芒刃而用斤斧何以自相戾耶

衆建少力揭出辨法

衆建諸侯眞西山云此天下之善謀也使文帝早用其說安有

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音鈍）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音寬）髀（音陛）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葅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

七國之變誠若是處之則誼所謂斤斧者亦不必施矣至武帝始用主父偃策令諸侯得推恩子弟分地侯王而後諸侯王之禍熄然其弊也至于削弱已甚無以制外戚之變此矯枉過直者之罪非誼之策失也

權不旁落地無所私上免誅伐下不叛逆功著當時及後世此謂五業

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他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瘇（止勇切）一脛（胡定切）之大幾如要（同腰）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讀伸）一二指搐（敕六切）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同跖）盭（同戾）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

大姚云是時王戊王楚從弟之子也文王王則王齊共王喜王城陽兄子之子悼惠王子罷軍等條爲列侯是親者無分地迫其後文帝十五年盡王高王子六人蓋正以賈生此言耳天下之勢方倒縣張廉卿云此下言邊境宜治

漢待匈奴當時一昧姑息其後黷武窮兵武帝亦有所不得已耳

以主匈奴眞西山云按新書此下陳三表五餌而史削之三表五餌之說不可曉五餌略見匈奴傳贊書生自負那得絳灌心服非所以爲安也眞西山云此亦譏射獵之失

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同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古慢字）娒（古侮字）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音增）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讀恭）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同但）倒縣而已又類辟（音壁）且病痱（音肥）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

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眞西山云按新書此下一節天子之相號爲丞相諸侯之相號爲丞相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千石天子親號曰太后諸侯親號曰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天子宮門曰司馬諸侯宮門曰司馬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是臣主非有相臨之分尊卑之經也云云此之不行可爲長太息者此也此太息之一而史郤之矣今民賣僮者張廉卿云此下言去侈嫌此臣所謂舛也眞西山云文帝知富民而不知所以教之故其大者階至此文帝不早定經制致使武帝以念狀之心專以權一并策百事是今日之容養適以啟異時決烈之禍也誼之言不見用惜哉毋動爲大耳張廉卿云漢書以毋辭爲句言天下安不可動搖言爲大耳另爲句言好爲大語者猶曰毋爲眞西山云此二太息也

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音頤）內（音納）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音斛）之表薄紈（音丸）之裏緁（音妾）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音造）綈（音題）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俗字孽）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音憂）鉏（同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音粹）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幷心而赴

商君遺禮義張廉卿云此下言正風俗

秦之餘毒至漢未去

揭盡當時流弊

以爲大故眞西山云按是時張蒼爲宰相蒼故秦吏故所知止此

人之所設也眞西山云皋陶謨天敘有典天秩有禮則君臣上下之分莫非天之所爲也特勑之庸之則賴乎人而已誼此言非是

豈可不爲寒心哉眞西山云或謂誼推尊

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音輟寢戶之簾。搴音愆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四妙切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

誼子見其學之不粹是不然誼子此言誠切於治體者孟子何取陽貨之言況誼子乎或又以柳子二維之說病誼子是又不然禮義其統言所包者廣廉恥其專言所指者切亦猶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忠信字在仁義之外耶船必覆矣眞西山云

此三太息

夏爲天子張廉卿云此下言敎太子

從根本立論說到古代豫備之法

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墟同）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敎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敎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

今人言習慣是第二天性信然

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隃（同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悳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音潮）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音玼）趣（同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

選左右眞西山云按誼欲選左右開以道術智誼之指而文帝乃使晁錯以術教太子帝號能受諫者而於此失之可數也專制之代重有君耳君明而臣無不良事無不治養儲之法安得不備
此時務也眞西山云
此當爲太息之四
凡人之智張廉卿云
此下言興教化

豈惟胡亥之性惡哉眞西山云按景帝爲太子以博局提殺吳太子賢實基異時之禍故誼懇懇言之其援胡亥以誠最爲深切也

肉。故遠庖廚。所以長上聲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音義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則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音奸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

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敺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敺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

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眞西山云此萬爲太息之五

人主之尊張廉卿云此下言敬大臣

漢之慢士起於高祖

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禮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

土芥寇讎孟子之言信而有徵

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罵同）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子余切）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音薛）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

姚氏云說文謑詬恥也謑或从奊作䜈胡禮切奊頭衺骫奊態也胡結切今漢書通爲奊字當讀作謑

大何張晏鄭云何問也

姚氏云弛者解去其職師古云自廢而死者非

頑頓亡恥。奊（奚上擘）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式連切）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音甫）簋（古委切）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讀疲）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皐矣。猶未斥然正以謼（古呼字）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氂（音毛）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皐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皐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有禮。故羣臣自憙（同喜）。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

彼且爲我死方望溪云語本管子而義更警策

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音翰）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眞西山曰誼之書已經史氏刪削皆非全文大抵書疏之載於史者多如是大臣入獄景帝時周亞夫受刑則晁錯武帝初竇嬰亦下獄棄市非自寧成始也大臣有罪自殺固免出縛榜笞之辱然其弊大臣遭誣不敢自愬而泯然以死故仲長統曰賈誼感絳侯之困辱開引自裁之端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以爲常曾不之悟嗚呼悲夫然則誼所陳特漢法耳三代必不然也○黃東發曰賈誼天姿甚高議論甚偉惜不聞孔孟之學然一時無與比者其後經畫漢世變故皆誼遺策○呂成公曰誼之所論大

抵以事迹之可見者爲先後緩急之次至於引君當道者則獨闕焉太史公謂賈誼晁錯明申商熟味此篇藹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爲申商者讀至諸侯王皆衆髖髀等數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歸震川曰此是千古書疏之冠何止西漢第一○方展卿曰生文最善轉筆換氣忽而馳驟忽而旋轉極其恣肆跌宕於此處求之可長筆力○姚氏曰長太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於天子者補之鼐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爲眞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爲論積貯卽載食貨志者是已

厝置也、舛錯亂也、搶攘亂貌、顧成廟遺址在陝西長安縣東、帝自爲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六親父母兄弟妻子、爽過也、親弟卽厲王長、親兄之子齊悼惠王子興居爲濟北王、文帝時反、吳吳王濞、時以不循法度聞、鼎盛方盛也、日中句此言貴及時也、熭、曝曬也、抗剄抗、擧也、剄、自殺、齊桓名小白、以齊國霸、九合諸侯而正天下、淮陰侯卽韓信、楚王淮北、都今江蘇邳縣、黥布卽英布、六人、封九江王、謀反被殺、彭越字仲、昌邑人、封梁王、謀反、爲漢所醢、梁王魏故地、都今山東定陶縣、韓王信韓之孽公子、叛入匈奴、爲漢所殺、韓王韓故地、初都今禹縣、後徙太原縣、張敖耳之子、漢高婿、封趙王、趙王趙故地、都今直隸邢臺縣、貫高趙相、恥高帝不禮其王、陰欲謀弒帝、事覺、被捕

自殺、盧綰豐人、封燕王、亡入匈奴、燕王今燕京兆故地、薊縣、陳豨宛句人、以趙相國監代邊、詐反被殺、代今直隸蔚縣地、仄室卿大夫支子爲側室、席藉也、言非有側室之勢、爲之資藉也、中涓舍人皆近侍之官、渥厚也、角校也悼惠王名肥、高帝子、元王名交、高帝弟、中子高帝子、名如意、幽王名友、高帝子、始立爲淮陽王、後徙趙、共王名恢、高帝子、始立爲梁王、後徙趙、靈王名建、高帝子、厲王高帝長子、名長、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爲蓋裏、馮敬馮無擇子、奏淮南厲王、誅之、匕首劍也、領理也、屠牛坦古之善屠牛者、名坦、髖兩股間也、髀股也、嬰加也、樊樊噲、酈酈商、絳絳侯周勃、灌灌嬰、長沙王吳芮也、菹醢肉醬、輻湊輻、輪中木之直指、湊、聚也、言車輪之聚於轂也、其削頗入漢者四句諸侯之地、有與漢犬牙相錯者、則從其地而償其數、利幾項羽將、羽敗、利幾爲陳令、降高帝、侯之潁川、帝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利幾恐、遂反、柴奇開章皆與淮南王謀反者、植遺腹遺腹、父死後生子、植、立也、朝委裘天子已死、陳其裘衣而朝之、尰脛氣足腫也、搐動而痛也、身慮句謂害及全身、扁鵲齊桓時之良醫、跋盭跋反戾、不可行、夷狄徵令四句言夷狄而爲主上、天子而爲臣下也、辟足病、痱風病、雖有長爵一句言有高爵者、猶將禦寇不得復除、斥候偵探敵軍、烽燧高臺置薪、有警燃火相告、屬國掌外夷交涉之官、中行說漢使匈奴者、降緣今之鑲邊、閑賣買之所、廟而不宴入廟服之、燕居不服、縠今之輕紗、紈帛之素者、緁文章相錯貌、偏諸若今之爲要襻袖領者、黼以織爲斧形、繡刺爲衆文、節適得其節而合宜、屈窮也、阜緜黑繒之厚者、孽庶賤也、贅婿在妻家者、借父一句借物與父、自矜其德於容色、耰、摩田器、鉏、去草器、毋取二句母取物而責讓及之、抱哺四句婦之對舅姑無禮也、哺、食也、併倨、無禮也、稽、計校也、大賢指高祖、逐利不耳惟計其利與否耳、劉

姚氏云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藉田別有耕語至文帝二年有開藉田詔遂置此疏於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二十七年而此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回時也一夫不耕方望溪云語本管子

割取也、寢室無東西廂曰寢、此言陵上之寢、搴取也、兩廟高祖惠帝廟也、剽劫也、矯偽者四句富者捐爵而巡行、誇耀郡國、

而大臣三句言勤小而失大也、維綴也、楫槳也、適生始生也、繦約小兒於背之衣、傅輔也、輯和也、膳宰主膳之官、膳有常品、遇災變、則減少之、以行其諫、善旌進善言者、立於旌下、謗木惡事書於木上、諫鼓諫者鳴鼓、工習樂者、切而不

媿經切磋後、自無媿事、朝日夕月敬日月之禮、鸞和車鈴、采齊肆夏並詩名、此言行走與鈴聲樂詩音節相協、訐發人陰私、

劓割鼻也、菅茅也、豈顧不用哉顧、猶反也、廉側隅、黥刺字於面、齒數其年也、此見「曲禮」髡剔髮之刑、刖去足之刑、棄

市大辟、望夷宮名、閻樂弑二世於此、見當以重法者言弑之而以法定其罪也、苴藉也、緤以繩係之、徒官隸也、豫

讓見介甫讀刺客傳注、釁面以刀劃面、吏詬無志分也、挺遁也、簠簋盛飯器、一方一圓、何問也、氂毛也、請室獄也、上

不使句不戾其頸而加刀鋸、裁自殺、捽搏髮、比物此志比、喻也、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可毀拔、若金

城湯池、夫將為我危夫人也、猶上言彼也、此三句相同、不御之權言權柄不須制御、

賈生論積貯疏○○○

筦同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音籤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

末傷農

備荒禦急不得不籌積貯

積貯之原乃在敺民而歸之農

姚氏云李奇曰廩廩危也鼐按此即凜凜字說文本作癛隸省作凜此又假借廩字耳哀十五年左傳廩然隕大夫之尸同此

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音捧）。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音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如羊切）。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以相恤。卒（同猝）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同橫）擊。罷夫羸（音雷）老。易子而齩（五巧切）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讀曰儗）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直略切）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閉關之世尙以積貯爲急勸農爲先今米荒若此私運出口纍纍不絕者如彼獨奈何不加之意乎 濡識

管子（管夷吾、名仲、著書曰管子、）纖（細也、）悉（盡也、）泛（覆也、）蹷（傾竭也、）賣爵子（謂上賣爵、下賣子也、）既聞耳矣（聞於天子之耳、）阽危也、政治未畢句（言上下乖隔也、）能疑者（疑、僭也、謂與天子相比儗、）皆著於本（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遷移也、）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起勢說得迫切之至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

本自失著

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同否）耳。

引前事爲證

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於貴切）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蘄（讀作芰）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

亦是因勢利便

又反言以激之

萬年之後眞西山云
按此亦入所難言

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郪(千移切)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渠焉切)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同裁)幸。

料量後事如指諸掌。得君如漢文而不盡用其言。惜哉(濂識)

淮陽(今江蘇清河縣境、)代(文帝分代爲兩國、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後徙武爲淮陽王、以太原王參爲代王、)蘄(義同娶、)梁王(卽武、始王代、繼徙淮陽、後徙梁、)睢陽(今河南商邱縣、)新郪(今安徽阜陽縣、)陳(今河南開封縣以東、南至安徽亳縣、)揵(立封界、)恬(安也、)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

責備甚是

說到後患可畏引白公事亦切

孰不知其辠。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以冉切手以衝仇人之胸。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于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剸同專諸荊軻起于兩柱之閒。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眞西山曰。此篇與封建子弟。史所以詳記本末者。以見誼前謂梁足以捍齊趙。後謂淮南王之子不可接王。其說驗也。○罪人不孥。古有明訓。此在文帝之失其教養而然。賈之見殊失諸刻。特不幸而言中耳。濡識

接王句 文帝既徙淮陽王武爲梁王、城陽王喜爲淮南王、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爲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故特言之、白公勝 見楚莫敖子華對威王注、剡 利也、剸諸 吳人、爲公子光刺吳王僚、荊軻 見子瞻志林篇注、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立法不善弊即易生

今之鈔幣尤甚於是

說到本意

七福注重首條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屛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同懸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同嚮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音黜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

十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禁私鑄而收銅。輕重操縱之權。乃歸諸于上。即管子九府之遺意 濂識

殽 雜也、 羸 餘利也、 日報 報、論罪也、 積下 積於下、言多也、 或用輕錢二句 時錢重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枚、令滿平、 或用重錢二句 秦錢重半兩、漢初用莢錢、文帝時倚四銖、而秦錢與莢錢、故與四銖並行、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干、用重錢則以一當一、猶復不受、 法錢 依法之錢、 鎔 作錢模、 怵 恐也、 愿 謹也、 詳 平也、 羨 餘也、 制吾棄財三句 倉廩積、布帛足、以之招誘胡人、則多來降附矣、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十二終

就往事言匈奴之害漢

禦邊以選將爲要

誰謂書生不知兵

鼂錯言兵事書 時匈奴數寇邊、文帝發兵禦之、錯因有此書、 ○○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同驅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頼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同集士卒底同砥厲同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音尖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

知彼知己然後能勝

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音完）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音蟬）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音博）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同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

又將兵事說得鄭重

以夷攻夷是謂上策

以我之長攻彼之短兵家百勝之道也

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同橫)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同裁)擇

劉彥和曰自漢以來奏事或稱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賈誼之務農鼂錯之兵事匡衡之定郊王吉之禮觀温舒之緩獄谷永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〇方望溪曰錯之術根柢管商其近俗濟用無出二

子外者而爲文尤見與管子相類故雜用其語而如出一人之說

隴西（漢郡、今甘肅狄道縣等地）、合刃（謂交兵）、漸（浸也）、經川（常流之水）、曼衍（連延也）、萑葦（蘆荻之類）、蕭（蒿也）、蒙蘢（覆蔽之貌）、鋋（鐵把短矛）、薄（逼也）、金鼓（金止鼓進）、袒裼（露臂）、鏃（矢鋒）、省（視也）、弗與（與如也）、材官（騎射之官）、騶（善矢也）、同的句（言其善射）、革笥（以皮爲之、狀如鎧）、木薦（木板爲之、狀如楯）、給（相連也）、義渠（西戎之一種、在今甘肅慶陽縣地）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音陌）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音洛）其人密理。鳥獸毳（音翠）毛。其性能（讀耐）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音奮）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讁（同謫）發之。名曰讁戍。先發吏有讁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恐。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

秦之亡以此

備述守邊之難

邊守之策莫如屯田充國勝羌以此

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同虜）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方目切）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直略切）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同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七豔切）具藺（音吝）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

姚氏云此言能奪還胡所驅略者以半入官以半予能奪還者然畜產器物則遂予之若內有人民官又當以財贖之不使竟爲奴又不使奪還者失利也師古解與句讀皆失之

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濡議

老謀深算守邊防塞之法無以踰此文亦勁氣直達非枝枝節節而爲之者

貉 北夷、揚粵 古揚州之南越、酪 乳漿、密理 肌肉密也、毳 細毛、疏理 肌肉之粗疏、僨 仆也、嘗有市籍者 前曾爲賈者、閭左 閭、里門、居其左者役之、著 附也、財鹵 謂擄獲其財物、銖 十黍爲累、十累爲銖、一算之復 漢之丁稅、民年十五以上至六十五、出賦錢八百二十爲一算、復、除也、燕代上郡 並見史公漢興以來諸侯年表序、北地 漢郡、故城在今甘肅環縣東南、塹 繞城水也、

藺石城上雷石渠答鐵蒺藜也調算度也虎落外藩也以竹篾相連遮落之也復作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除其罰令居之也

得氣猶言得志也

鼂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

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讙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用可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眞西山曰。錯三書其論邊備。皆古今不易之論。非直可施之當時而已。方望溪曰。中幅全同管子語。而與前後凝合。使人不覺。良由老謀勁氣。本與之近也

還踵（還音旋還踵即旋踵也）二內（即二臥室）假士（假謂其非常置也）假五百（帥名）有護（有保護能力）創（懲也）折膠（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爲候而出軍）

鼂錯論貴粟疏〇〇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

息之一在食貨志內爲孟堅所分析謝

節流尤貴開源

以重農桑爲當務之急

夫珠玉金銀姚氏云能言萬物之情能傳古聖人隱而未發之意此種文字眞足與管韓並不朽於世者

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

得本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吳至父云其半蓋具字傳寫誤其而淺者遂增改字於義雖通因從倭庫唐寫本食貨志改定

苦樂不均古今同喟

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賦。賦斂不時。朝令而暮當具。有者半賈（讀若價）而賣。亡者取倍稱（去聲）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音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音薛）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

亦權宜之術

此數語開後世捐納無制之弊

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錯才雖不及賈生之純粹。而根柢管商。近俗濟用。此篇亦其一也。得君如文景而用之。不盡惜哉　濡識

不避　猶不讓也、　奇贏　有餘財也、　縞　素繒也、　迕　逆也、　渫　散也、　復卒　復、除也、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耳、　仞　八尺、　五大夫　文帝從錯議、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也、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第九等爵也、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也、各以多少級數爲差、

司馬長卿諫獵書

長楊狩獵、武帝每自擊熊豕、逐野獸、故相如上書諫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

由人說到獸便不鶻突

說得危險之至

折一筆仍拍到正意

箴砭英主固宜如此

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音實）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音龐）蒙之技不能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道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況乎涉豐草馳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大姚曰相如諫獵眞聖於文者下面方似有說話忽然而止卻插入他語忽然而接變怪百出而神氣渾涵不露雖以昌黎師說較之且多圭角矣

烏獲（秦武王力士、能扛鼎、）慶忌（吳王僚子、其走甚捷、）賁育（賁、姓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育、姓夏、亦猛士、）陵（犯也、）屬車（天子從車、相續不絕也、）逢蒙（夏時善射者、）轂（輪之正中、空其中爲貫軸處、）羌（西戎、其先出自三苗、）軫（車後橫木、）銜（馬口勒、）橛（馬所銜、）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時閩越擊東甌、東甌告急、武帝因嚴助所請、欲伐閩越、王乃上書諫之、閩越、今福建地、）○○○

引古以證不足伐

漢初亦未嘗注意

地勢不便利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同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讀豫）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平聲）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音皇）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直久切）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

叢端一啟後患無已

天時地利人和無一可操勝算

又引前事爲鑒

越人愚戇（音貢）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去聲）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同踰）領（同嶺）拕（他何切）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芳六切）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古暗切）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同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同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

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鼂（同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

此段駁當時之謬說

仍申前說

此段言無須用兵

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强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同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音旦）熱暴露水居蝮蛇蠚（音郝）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鎭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讀鈍）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

外患未靖反起內憂

覆車可鑒

姚氏云文穎曰顏行猶雁行按信陵君書請為天下雁行頓刃雁行者相連而進頓刃乃是居前當鋒刃也顏行者額者額類居前行者若頷然與雁行義異

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厮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

即勝越亦自謂

歸到本旨

結語觸甚

執聖道。負黼依。馮(同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淮南鄰越。專陳情形。自爾切實。文亦疎爽明暢。在西漢中爲異樣文字　讜識

攝(安也、)越(越有百種、此爲閩越、)重(難也、)正朔(正月一日、如夏建寅、殷建丑、周建子是也、)不居不牧(言地不可居、民不可牧也、)封內甸服(封內、封圻千里之內、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封外侯服(封外、千里之外、侯、候也、爲王者斥候、)侯衛賓服(侯服之外、猶有衛服、賓、賓見於王也、)蠻夷要服(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要、言文德要來之耳、)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荒忽絕遠也、)篁(竹叢、)昧(暗也、)相去不過寸數數句(言圖與地不能相合也、)弗能盡著(謂不可盡載於地圖、)酎(重釀之酒、)蝮(惡蛇、)南海王(名識、南海、今廣東粵海道境、)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閒忌(淮南王傳作簡忌、中尉將也、)上淦(淦、水名、出新淦縣、言置諸淦水之上、)淮南全

國二句言淮南未分爲三之時、邊吏多與越接境、知其地形也、領水贛水也、崇石、即指三百里贛石、餘干今江西餘干縣、瘴黃病、蠚毒也、畜越畜茇越國也、委質委其子爲質也、尉一郡之部尉、屠睢姓屠、名睢、監祿監郡御史名祿、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諡聃、著道德五千言、荆棘荆、灌木名、棘、如棗而多刺、高宗伐鬼方二句[易]既濟九三爻辭、高宗名武丁、鬼方、西戎、八藪魯大野、晉大陸、秦陽陓、宋孟諸、楚雲夢、吳越之間具區、齊海隅、鄭圃田、黼依[儀禮]天子設斧依於牖戶之間、依作扆、綈素屏風也、黼、綉斧文也一日之間句言得其地、不足爲一日閒暇之娛也、王猶允塞二句大雅常武之詩、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徐方、徐國、在淮之北、十萬之師句言斥將吏、好大喜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衍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晉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時艷切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通宄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僞

起方望溪云貫串通篇窮則變變則通爲三王不易之治法今天下人民奐至父云以下防淫侈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奢侈之流弊如此

僞采淫泰方罡議云此言漢宜變只是戒奢侈耳而明效如此

臣聞周有天下吳至父云以下息兵由周說至秦

文至此作一停頓

鄉使秦緩刑罰姚氏云此言秦宜變

秦不行是風姚氏云此言秦不變循其故俗窮兵殃民其故亦由於不知變

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同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强陵弱衆暴寡田常簒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强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蟣音幾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幷呑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同詔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强胡辟地進境

秦失之強　方望溪云此言秦不變

今徇南夷　吳至父云以上引周秦以爲監下乃入漢事

外累於遠方之備　姚氏云此言漢不變揭出書之本意

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僰。(音匐)略薉(同濊音穢)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音煩)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音如)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丁貫切)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

今郡守之權方望溪云此言漢不變必復蹈秦之覆轍而併及齊晉與中幅相縮恐篇法之漫也

今昔相形危迫愈甚與上文呼應意盡而言亦止

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歷述周秦往事縮合自然機局緊湊之至 濤識

鄒衍戰國時人、衍著書、曰鄒子、節族節、止也、族、樂變也、觀欲觀、猶顯也、顯示之、使其慕欲也、逐字逐、成也、字、生也、厲病也、田常見蘇明允諫論注六卿見劉子政戰國策序注、蟣蟣蝨子、虡懸鐘之具、蒙恬秦將、秦幷天下、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匈奴、收河南、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飛芻運載芻藁、其疾如飛、屠睢監祿秦將、見上、尉佗秦南海尉、任囂死、趙佗代之、僭稱帝、至文帝時、去帝號、陳勝吳廣勝、廣、皆戍卒、共起兵於陳、武臣張耳武臣、陳人、張耳、魏人、共起兵於趙、項梁下相人、羽叔父、起兵於吳、田儋狄人、起兵於齊、景駒楚人、起兵於郢、周市魏人、起兵於魏、韓廣燕人、起兵於燕、棘矜以棘爲矛柄也、夜郎國在今貴州遵義縣治、羌西戎、僰國在四川宜賓縣治、薉北夷、龍城匈奴祭天處、挐相連引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此即上書闕下、所言九事之一、〇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

李斯諫曰不可姚氏云後世論匈奴不外斯所議

就秦漢爲前車之鑒便見匈奴之不可伐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同凱）春蒐（音搜）秋獮（先淺切）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幷吞六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音恣）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拓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音誰）瑯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

本在羈縻之列自不必伐

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同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敺(同驅)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音寒)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

爲黷武之君言之。自是一帖良劑(濃識)

司馬法(司馬穰苴著)、大愷(戰勝之樂)、蒐獮(春獵爲蒐、秋獵爲獮)、委積(糧餉之積聚也)、飛芻(見上)、黃腄琅邪(即今

山東黃縣、棲霞縣、諸城縣、鍾（六斛四斗、）代谷（今山西代縣、）平城句（漢高祖七年、自將擊韓王信、至平城、被匈奴圍七日、用陳平計、厚遺單于后閼氏、乃得出圍）劉敬（本姓婁、高祖患匈奴冒頓單于數苦北邊、使敬結和親約、妻以長公主、）程督（課責也、）外市（市重於外、）尉佗（見上、）章邯（秦將、兵敗降楚、）

吾邱子贛禁民挾弓弩對（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帝下其議、子贛對之、）○○

五兵以備用而作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衞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强侵弱。衆暴寡。海內抏（吾官切）敝。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耰鉏箠梃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

秦雖禁兵亡不旋踵

說得弓弩關係極重詩禮可證

然而不止者吳至父云廉悍橫厲

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姚氏云後世所患正如此論

括出天字

上林雖小吳刻插注云此謂本有之上林蓋相國所謂上林中多空地棄是也

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貫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吳氏曰前路雄直後幅廉悍

五兵見蘇子說齊閔王注、抗消耗也、耰無齒耙、柄四尺、所以平田、鉏去草之器、箠馬鞭、梃大杖、桑弧蓬矢[禮射義]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大侯既抗四句見[詩小雅]侯、箭垜、抗、舉也、射夫、衆射者也、古者射必有耦、同、同耦也、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漢武帝欲除上林苑、屬之南山、朔諫之、○

臣聞謙遜靜慤口角切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同廊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盩音周厔音質鄠音戶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

此言南山產植之豐富不當私之於已

揭出三不可損民害國且及君身陳詞迫切曾是滑稽取寵者而能如是乎

往事可證

迴合天字

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音牽)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卬(古仰字)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古蛙字)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同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同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撤去往者只就近事而言

乃謝道德未遠

化民有道祇是戒奢二字

吳氏曰此篇及化民有道對皆有騷賦之氣

愍（謹也、）天表（猶天象也、）三輔（文帝三分內史地、設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今陝西關中道地、）盩厔（今陝西盩厔縣、）鄠（今陝西鄠縣、）杜（在長安南五十里、）南山（卽終南山、）汧（今陝西汧陽縣、）隴（今陝西隴縣、）商（今陝西商縣、）雒（今陝西雒南縣、）三河（謂河南、河東、河內、三郡、）霸產（二水、源出藍田谷、北入渭、）鄷（在今陝西鄠縣境、）鎬（今陝西長安縣、）無隄之輿（隄、限也、此指天子而言、）九市宮（紂宮設九市、）章華臺（楚靈王築、）秦階句（秦階三台、每台二星、符、六星之符驗、）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音題）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音桓）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音蘊）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音潰）。廁（居例切）宮人簪瑇（音代）瑁（音昧）。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藂（同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步皆切）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

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同毫〕氂。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與前篇均切中武帝之病。史稱其不根持論。亦淺之乎視朔矣 濮議

一綈〔黑色、弋、厚繒〕、革〔生皮〕、莞〔白蒲〕、縕〔亂絮〕、建章〔宮名〕、鳳闕〔闕名〕、神明〔臺名〕、績〔五采〕、罽〔氈屬〕、瑇瑁〔龜類動物〕、甲〔有黑黃兩色〕、璣〔不圓之珠〕、俳優〔雜戲也〕、甲乙帳〔帳多排以甲乙〕、正其本四句〔見「易緯」〕

評注音校古文辭類纂卷十三終

時昌邑王廢而孝宣得立故云云

引起尙德緩刑意

此言卽位之始當有所改革

路長君尙德緩刑書

元鳳中、廷尉光以治詔獄、請溫舒署奏曹掾、守廷尉史、會宣帝卽位、乃上此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音靈圄音語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愼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

入本意與結末相呼應

先生吳刻作先王

太平之治由於尚德緩刑

道盡酷吏上下其手舞弄文法之伎倆

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𢇍（同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敺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棰（追上聲）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同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同納）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婾（同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

能納諫言則能尙德緩刑矣

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汚。瑾音謹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藹然仁人之言濡議

無知齊公子、弑其君諸兒、自立、齊人殺之、迎子糾、小白先入、立之、是爲桓公、驪姬晉獻公妃、欲立其子奚齊、殺太子申生、文公惠公出奔、奚齊立、里克弑之、及其弟卓子立、又弑之、立惠公、惠公卒、子懷公立、文公入自秦、殺懷公而自立、趙王戚夫人生、名如意、爲呂后所害、諸呂作亂呂產呂祿、呂后封之爲王、兵權歸之、孝文惠帝崩、諸臣迎代王恒立之、是爲文帝、景帝時、丞相申屠嘉等奏、高皇帝宜爲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宜爲太宗之廟、囹圄獄也、昭帝名弗陵、武帝少子、在位十三年、昌邑王名賀、昭帝崩、大將軍霍光迎立之、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與羣臣議、白孝昭皇后廢之、受命武帝武帝游五柞宮、病篤、命霍光立昭帝、行周公事、十失廢封建、築長城、鑄金人、造阿房、焚書、坑儒、營驪山之冢、求不死之藥、使太子監軍、用治獄之吏、大辟死刑也、卻退下也、奏當所奏必當其罪、周內多方組織以成其罪、咎繇即臯陶、舜時士師、文致句、文飾致人罪、使明白而無疑、媮苟且也、畫地爲獄四句畫獄木吏、尙且不入不對、皆惡獄吏之語、鳶鷙鳥、狀同鷹、古人有言五句春秋人、晉伯宗語、藪大澤、

引前事說得危切

其禍已伏於此

自是正當處置

曲突徙薪而不見納霍氏之變亦宣帝有以釀成之歸罪當時羣臣之不言措詞甚得體

瑾瑜 玉美、

張子高言霍氏封事 宣帝即位、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光子禹爲大司馬、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婿親屬、多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 音崔 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朓 土了切 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祅 音么 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

兵有五名揭出爲下文眞閱張本

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惟陛下省察

眞西山曰按張敞之意在於抑退霍氏而保全其宗族此家國兩全之計也然是時許后之事既彰宣帝志在必誅故雖善敞之計而不行也

疇（等也、等其爵而予以田邑、）大將軍（霍光也、）周公七年（周公輔成王、攝政七年、）朓（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祆（地反物爲祆、）霍氏三侯（霍山爲樂平侯、霍雲爲冠陽侯、霍禹爲博陸侯、）張安世（湯子、與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以功封衛將軍富平侯、）兩侯以出（時山雲以過歸第、）枝屬（時諸婿親屬、多出補外吏、）直守句（時敞爲山陽太守、）

魏弱翁諫伐匈奴書

（時宣帝與趙充國等欲擊匈奴右地、相故上書諫之、）○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

內政不修何暇慮及外患

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眞西山曰。相之論諫如此。所以爲眞漢相歟

車師　漢西域國、有前後二王、前王治交河城、今新疆吐魯番縣西二十里、後王治務塗谷、今新疆孚遠縣地、　萊　草也、葉可食、　平昌侯　王無故、　樂昌侯　王武　平恩侯　許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時匈奴連先零爲患、先零因與罕幵等羌解仇結約、廷議先擊罕幵、充國上書、陳其利害、卒從充國議、事詳充國傳、　◯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同罕　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幵

此謂無名之師

言其利

言其害

熟悉虜情因將害處盡情言之

先征罕幵於理未順於計亦疏

（音堅）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音憐）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幵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寖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同由）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塡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幵之

他夷指匈奴烏桓言

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幵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惟陛下裁察。

老謀深算。不愧籌邊名將。文亦絕無支蔓語。濡議

安國（是時遣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羌、召先零諸豪之桀黠者斬之、并縱兵擊其種人、於是諸降羌及歸義侯楊玉等、恐怒無所信鄉、遂劫畧小種以叛、漢失亡甚衆、安國引還、）幵（羌之別種、在金城南、）豪（帥）長、雕庫（時罕幵嘗使弟雕庫來告先零欲反、數日果反、有雕庫人在內、議留雕庫爲質、充國遣還、歸告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幷滅、）煎鞏（小種羌名、與黃羝莫須等同、）先零（羌之一種、居今青海地、）敦煌（今甘肅敦煌縣、）酒泉（漢郡、今甘肅縣、）父子題列（時充國子卬爲中郎將、將期門佽飛羽林孤兒胡越騎爲支兵、）

趙翁孫上屯田奏　一〇〇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古老切）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同徭）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音合）亹（音門）。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

當時禦羌之法無過於此

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音治同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同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取內切）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同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此一篇報銷帳預算表也。核實上奏。無一字虛飾。今之軍閥而能如此。何必裁兵。（濡識）

茭（乾芻）槀（禾稈）、石（百二十斤）、廟勝（謀於廟堂而勝敵）、臨羌（今甘肅西寧縣西）、浩亹（水名、在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亹者、水流峽中、兩岸深若門也）、弛刑（謂不加鉗釱者、弛、解也、鉗、以鐵束頸、釱、音第、以鎖加足）、漕下（以水運木而下）、繕（補也）、湟（今甘肅碾伯縣東）、陿（今甘肅皋蘭縣西北、古金城地、有三陿、凡山兩而夾水曰陿）、鮮水（海名、在青海境）、田事出（至春人出營田）、賦（班與之也）、屬國（［漢書顏注］存其國號而屬於漢）、伉（與壯同義）、倅（副也）、什二（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遊兵（巡行之兵）、金城（今甘肅皋蘭縣西北）、

兵家要訣

充國行師要以持重取勝

趙翁孫上屯田奏二〇〇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同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古地字)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入聲)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同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陟玉切)墯(同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

便宜十二事適合羌情使當時主速戰者無從置喙

多算持重乃充國一生將略

不勞兵力待其自斃自是兵家制勝之訣

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同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册。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此就前篇利益而言之加詳耳。貴謀賤戰。實千古扼要之論（讜議）

薦草（獸所食草、）般（還也、）受言去者（受充國之言、使之歸喻未降者、）校（每校七百人、）傳世句（言折衝之具、可以不用而傳世也、）瘃墯（手足所生凍瘡曰瘃、言因瘃而墯指也、）

趙翁孫上屯田奏三〇〇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音雷）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壍

兩相比較利害分明

誠令兵出姚氏云推闡盡致仍不覺其繁冗可爲論事之法

注意所在不特備羌

此段言承旨遠擊雖無功而不見責要非利於社稷者所爲

塹同塹七豔切壘木樵同譙才消切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烽同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册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同猝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亶同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讀平聲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古贍字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同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

重提敎化二字

慊（同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此善後策也周詳懇摯誦其文如見其人（濂識）

捕斬之賞（時天子諭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敦煌（見陳兵利害書注、）遼東（今奉天遼陽縣北、）樵（高樓、）校聯（以木相貫以自固也、）累重（謂妻子也、）卽今同是（謂俱不能止小寇、）湟中（甘肅臯蘭縣湟水西、）烏桓（東胡支族、一部保鮮卑山、爲鮮卑部、一部倚烏桓山、號烏桓部、近今直隸山西邊邑、）澹（給也、）臨衆（辛姓、後繼充國、）雖其前辭四句（「充國傳」又大幵小幵前言曰、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久留亡效、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幷擊我、按五年、謂元康五年、此語謂五年時伐先零幷擊大小幵得亡效云云、意欲使漢專擊先零也、）久留天誅（言不殄滅餘羌也、）

蕭長倩駁入粟贖罪議（時西羌反、京兆尹張敞、議入粟贖罪、以給軍餉、）

民函陰陽之氣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敎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愼也今欲令民量

後世捐例之開本此

所得小而所失大害之所至風俗以壞

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去聲）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方望溪曰。語本荀子。○姚氏曰。詞意皆本荀子。

公綽（孟氏、魯大夫、「論語」公綽之不欲、）周召（周公旦、召公奭、周成王時相、）戶賦口斂（率戶而賦、計口而斂、）

賈君房罷珠崖對（武帝元年、征南越、立儋耳珠崖兩郡、屢反屢平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又反、帝欲大舉平之、捐之以爲不當擊、帝使詰問、捐之乃以此對、按珠崖、今廣東瓊山縣東南、儋耳、今儋縣西、）○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同拳）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

此言帝王之不矜遐畧

此就殷周言之

秦矜遐畧之禍

孝文與民休息

當此之時方望溪云此段辭枝

措詞得體

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音尖）於海朔南曁聲教迄於四海欲與（去聲）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彊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平聲）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捄（同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衞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音墨）頓（音突）

孝武黷武之害

父戰死於前兒至父云驚心動魄迸出聲光是用古戰場文所本

就當下情勢言之

其地與中國異本不足貪且用兵亦有害無利

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音傑)石。以玄菟(音兔)樂(音洛)浪(音郎)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音覺)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障(之亮切)。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於緣切)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尺尹切)爾蠻荊。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音洛)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同專)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音代)瑁

更就羌事以證極言勞民傷財之害

晉妹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爲憂。

馳騖遠略之害反覆言之恤關東而棄珠崖自是當時治標之策 濡識

危言句 蓋因策求直言也、 卷卷 勸懇之意、 流沙 今甘肅毛目縣附近、西蒙古額濟納旗之地、 武丁 殷高宗、 江黃 周時二國名、在今湖北境、 氐羌 今甘肅境、 蠻荊 蠻爲南夷、境與荊楚相接、今湖南及交阯之境皆是、 朔方 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地、 越裳 古南交地、今安南國、周爲越裳氏、 九譯 遠國使來、經九譯、言語乃通也、 南征句 周昭王南巡狩、反濟漢、楚人以膠船進王、中流膠液解、王溺死、 桓捄句 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公爲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見「左傳」 孔定其文 孔子作春秋、夷狄自稱王者、皆貶爲子、 閩 今福建省、 越 今浙江省、 太原 今山西省、 賦四十 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 鸞旗 以羽飾旗、列於前導、 屬車 車相連而列於後、 平城 見主父偃諫伐匈奴書注、 冒頓 漢匈奴單于名、頭曼之子、 安息 今波斯地、 碣石 山名、在今直隸昌黎縣、 玄菟樂浪 武帝元封三年、開玄菟樂浪郡、今朝鮮咸鏡道、又吉林南境、及平安黃海京畿諸道、又忠淸道之北境是、 造鹽鐵句 榷、水上設木渡人以取利、酒榷者、官中造酒、禁

民釀酒、如水上之權也、當時鹽鐵皆有稅、**亭障**邊塞險要、築墻置亭以守、**虎符**兵符也、淮南王招士謀反、被誅、**公孫勇**征和三年、故城父令公孫勇謀反、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爲魏不害所誅、繡衣、掌督捕盜賊使者之衣、**悁悁**躁急也、**駱越**[廣州記]交趾有駱田、人食其田、名爲駱侯、後蜀王子討平之、自稱安陽王、尉佗攻破之、命二使典主交趾九眞二郡、因曰甌駱、**顓顓**猶區區也、**少府**官名、主天子私錢、

評注校音古文辭類纂卷十四終

死無所恨眞西山云自竊見以下凡七八轉忠誠惻怛之意藹然見於言外非徒於中者厚不能及也和之至也眞西山云和字乃一篇之綱紀

古文辭類纂卷十五

奏議類上編五

劉子政條災異封事

（孝元初年、地再動、時蕭望之周堪皆領尚書事、子政亦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而官官弘恭石顯、及許史用事、皆側目於望之等、子政乃使其外親上變事、極言地震之爲恭等、望之等宜進用、事洩、子政免爲庶人、望之自殺、元帝悔恨、乃擢用周堪張猛、而弘石任事如故、子政乃上此、）○○○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甽（同畎）畝。猶不忘君。惓（同拳）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紓上聲）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皇來儀。擊石拊（音撫）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遝（徒合切）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音烏）穆淸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

此段說和之致祥

此下言不和之致戾

姚氏云爾雅蠠沒勉也郭注猶黽勉顏師古注密勿從事同郭說蓋所引者或齊魯韓詩而解之者以毛詩也世遂讀密勿爲黽勉則非是爾雅音義蠠本或作蠠說文曰蠠古蜜字禮記恤勿之勿讀沒亦勉義又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鄭注勿勿猶勉勉然則此密勿當依爾雅讀蜜沒

朔日辛卯張廉卿云引詩不應刪十月之交句當增入漢書注可證

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人羊切)又曰飴(同貽)我釐(讀來)麰(音牟)釐麰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歙(音翕)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音子)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强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音慘)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側介切)伯乖離不和出奔于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

歷敘春秋災異之見爲時政之不善借古證今文法已暗渡陳倉矣

不可勝數也眞西山云序次有法故不覺其冗

正臣指堪猛等

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音移)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五歷切)退飛。多麋(音眉)。有蜮(音域)。蜚(音費)。鸜(音劬)鵒(音欲)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蝝(音緣)。螽(音終)螟(音冥)。蠭(同蜂)午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音茂)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殽。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剌(來葛切)。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衆權等句指弘石許史等

姚氏云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此東坡所謂小人之黨常勝者也元帝非不知君子小人之別但疑君子未必無黨護之習欲間雜用小人以伺察之故此奏以乖和二字立案以去疑爲主中以災異爲之徵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輳于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況甚於春秋乎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繇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麃彼驕切麃見晛音現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音袞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

信任數句乃此奏之本旨

歷指元帝反覆之病

傾移主上眞西山云此言不和之由如忽然用之與至父

孟偕仕于魯。李斯與叔孫通俱宦于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于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讇(同諂)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閒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音華)于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千小切)。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去聲)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于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歙歙訿訿。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

云句下有句遠咽斷此所謂口前截斷第二句曾文正所謂茹也

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眞西山云以上皆應前漢人論事多如此

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彼義切）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眞西山曰。更生於正邪賢否之辨。一篇之中。反復數四。可謂深切也矣。乃卒不能開孝元之惑。不明之君。可與言哉。恭顯自宣帝時管樞機。至元帝立。遂大用事。陷蕭望之於獄殺之。更生此對。元帝之六年也。是年堪猛詘。賈捐之死。又數年猛自殺。其後京房嘗一言之。亦死。終元帝世。敢言恭顯者。惟更生房二人。而更生忠懇惓惓。又非房匹。他如貢禹匡衡。號稱大儒。曾微一言敢及之者。故皆致位三公。而更生甘心廢錮。不肯少詘。精忠峻節。千載之下。猶

高仰之彼貢禹輩視之眞可媿死○吳至父曰純以經書絡緯最爲難能此非章句之儒所知也又曰退之才力雄偉與子政不相近而論漢人爲文者必及之豈故取異已者以自輔歟賈生跌宕噴薄有陽剛之美顧不齒於退之豈其溫純深潤固有不逮子政者歟此中深淺之故誠未易以下材拘識妄測也

畇畝畇、田中溝、田溝之法、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畇、六畇爲一畝、九官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韶舜樂、拊拍也、雜遝衆積之貌、以銷分爭句虞芮二國爭田、質於文王、入境、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遂慚而罷、於歎詞、穆美也、雍和也、相助也、此美周公之祀文王於淸廟、而諸侯來助祭也、穰穰衆也、歙歙同翕、「爾雅」翕翕訿訿、莫供職也、厲王二句厲王暴虐、國人逐之、出居於彘、彘、今山西霍縣、幽王、厲王孫、嬖褒姒、逐太子宜臼、爲犬戎所殺、祭伯隱元年、祭伯來、穀梁傳曰、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尹氏隱公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也、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二百四十二年自隱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獲麟、爲春秋時代、共二百四十二年、山陵崩阤二阤、毀也、大曰崩、小曰阤、僖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成五年夏、梁山崩、彗星三見謂文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昭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哀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星隕如雨事在莊七年夏四月辛卯、長狄入三國春秋文十一年經書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公羊傳曰、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

魯一者之晉姦之齊榮如之魯僑如之晉焚如長狄鄭瞞種鄭晉搜瞞末安切、**五石隕墜六句**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

都、莊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秋、有蜮、二十九年秋、有蜚、昭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鵙、水鳥也、麋、澤獸、多則害五稼、蜮、短尾狐、能含沙害人、蜚、臭惡蟲也、鸜鵒、即今八哥、鵰其

舌而能言、**晝冥晦**僖十五年九月己卯晦、震夷伯之廟、穀梁傳曰、晦、冥也、**雨木冰**成十六年正月、雨木冰者、氣著樹木結爲冰也、**李梅冬**

實三句僖三十三年、經書冬隕霜不殺草、李梅實、而此言李梅冬實、又云七月霜降、草木不死、與今春秋不同、**八月殺菽**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

周之十月、夏之八月、菽、豆也、**大雨雹**事在僖二十九年秋、及昭三年冬、四年正月、**雨雪雷霆句**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莊六

年冬十月、雨雪、僖十年冬大雨雪、霆、雷之急者、**蝝**蝗子、**螽**蝗也、**螟**食苗心蟲**蟊午**猶雜沓也、**弑君三十六**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

完、十一年、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七年、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十七年、鄭高渠彌弑昭公、莊八年、齊無知弑其君諸兒、十二年、宋萬弑其君捷、十

四年、傅瑕弑其君鄭子、三十二年、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閔二年、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閔、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奚齊及卓子、二十四年、晉弑懷公于高梁、文元年、楚太子

商臣弑其君頵、十四年、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十六年、宋人弑其君杵臼、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魯襄仲殺子惡、莒弑其君庶其、宣二年、晉趙盾弑其君夷皋、四年、鄭公子

歸生弑其君夷、十年、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成十八年、晉弑其君州蒲、襄七年、鄭子駟使賊夜弑僖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其君光、二十六年、衛寗喜弑其君剽、二十九年、閽

吳子餘祭、三十年、蔡太子般弑其君固、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昭元年、楚公子圍弑其君欒、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君虔于乾谿、十九年、許太子止弑其君買、二十七年、吳

弑其君僚、定十三年、薛弑其君比、哀四年、盜殺蔡侯申、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十年、齊人弑悼公、**亡國五十二**桓五年、州公如曹、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十年、

齊師滅譚、十三年、齊人滅遂、十四年、楚子滅息、十六年、楚滅鄧、閔元年、晉滅耿、滅霍、滅魏、僖五年、楚滅弦、晉滅虢、滅虞、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七年、齊滅項、十九年、秦人取梁、二

十五年、衛侯燬滅邢、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三十三年、秦滅滑、文四年、楚滅江、五年、楚人滅六、滅蓼、十六年、楚人、秦人、巴人、滅庸、宣八年、楚人滅舒蓼、九年、取根牟、十二年、楚子滅蕭、十五年、晉師滅赤狄潞氏、成六年、取鄟、十七年、楚滅舒庸、襄六年、莒人滅鄫、齊侯滅萊、十年、諸侯滅偪陽、十三年、取邿、二十五年、楚滅舒鳩、昭四年、楚子滅賴、十二年、晉滅肥、十六年、楚子取戎蠻氏、十七年、晉滅陸渾戎、二十一年、晉滅鼓、三十年、吳滅徐、定四年、蔡滅沈、五年、楚滅唐、六年、鄭滅許、十四年、楚人滅頓、十五年、楚子滅胡、哀八年、宋公滅曹、又郳滅須句、楚滅權、晉滅焦陽、楚滅道房申、諸侯奔走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襄十四年、衛侯出奔齊、昭十三年、北燕伯款奔齊、二十三年、莒子庚輿來奔之類、是也、貿戎地名、「春秋公羊經」成元年秋、王師敗績于貿戎、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也、伐其郊郊、周邑、昭二十三年正月、經書晉人圍郊、也、鄭

傷桓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射王中肩、事在桓五年秋、戎執其使隱七年冬、經書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衛侯朔即惠公、桓十六年、經書衛侯朔出奔齊、穀梁傳曰、天子召而不往也、五大夫三君周景王崩、單穆公、劉文公、鞏簡公、甘平公、召莊公、此五大夫、相與爭奪、更立王子猛、子朝、及敬王、是爲三君、章交公車兩句漢制、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舛午志意不和、相違背也、膠戾乖刺膠戾、邪曲、乖刺、背戾也、雨雪麃麃一句見「詩小雅」麃、雨雪盛貌、晛、日氣也、聿、逐也、鯀共工驩堯時凶人、管蔡管叔鮮、蔡叔度、爲周公之兄弟、二人以殷畔、季孟季氏、魯桓公子季友後、孟氏、桓公子慶父後、叔孫通薛人、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不敢直言而逃職、二府丞相、御史、飛文匿名揭貼之類、茅茹茹、相牽引也、交戟之內宿衛之地、四罰謂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也、兩觀之誅少正卯、姦人之雄、孔子攝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猶豫獸名、性多疑、以喻臨事不決者、

先言郅支之當誅。復見坐實元帝之欲誅。見得甘陳並非矯制。

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先是宣帝時、匈奴亂、五單于爭立、郅支單于與呼韓邪單于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稱臣入朝、漢發兵送之、郅支怨漢不助己、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內附、因求侍子、漢使谷吉送之、郅支殺吉等、郅支遂依康居、發民作城、漢遣使三輩求谷吉等尸、郅支困辱使者、迄不奉詔、建昭三年、延壽與湯出西域、矯制發城郭諸國兵擊之、殺郅支、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等、時中書令石顯丞相匡衡罪其矯制、故子政論之、

郅（音質）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擥（音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音愆）歙（音吸）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之涉切）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玁（音險）狁（音尹）。而百蠻從。其詩曰。嘽（音灘）嘽焞（音推）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

有功不賞何以獎勵將來也

吳至父云行事故事引近事

兩兩比較便見功蓋今古

收束完密而氣機仍不板滯此其突過賈生處

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廑(僅同)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音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强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于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于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于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姚氏曰前所徵引層層收束災異昌陵俱如一格此較於收束中有變化

起吳至父云有危亡之懼發興無端不專爲起陵立議故怫鬱深至悲憤蒼涼

郅支單于宣帝五鳳二年、呼韓邪兄右賢王呼屠吾斯、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閔傷念也、副校尉湯副校尉、漢官名、湯、姓陳、字子公、山陽瑕丘人攕手持之也、康居國名、今俄屬撒麻兒干北境、搴拔也、歙侯歙侯、即趙信、漢人而降匈奴、元帝時、信已死、當爲信之子孫、昆山即昆崙山、谷吉見題註、慴懼也、獫狁北狄名、在漢曰匈奴、嘽嘽焞焞五句見「詩小雅」嘽嘽焞焞、車徒衆盛也、吉甫宴喜四句見「小雅」祉、福也、鎬、北方地名、非鎬京之鎬、刀筆弄文之吏、尊周句指伐楚責包茅不入貢周室事、滅項見「僖十七年公羊傳」齊滅之也、不言齊、爲桓公諱也、李廣利武帝寵姬李夫人之兄、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拜爲貳師將軍、毋鼓大宛王名、兩侯三卿時廣利封海西侯、趙弟封新時侯、趙始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常惠太原人、宣帝時、匈奴擊烏孫、使護烏孫兵、大破匈奴、烏孫西域國、今新疆、鄭吉會稽人、時匈奴日逐王先賢撣降漢、吉發兵迎之、安遠長羅鄭吉封安遠侯、常惠封長羅侯、解縣時湯食所鹵獲、入塞多不法、司馬校尉收繫按驗之、通籍謂不禁止、令得出入也、

劉子政論起昌陵疏

成帝始作初陵、不徙民起邑、後于霸陵曲亭、更營之、起昌陵邑徙郡國豪傑五千戶焉、至永始元年秋、詔曰、朕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天下虛耗、百姓疲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其罷昌陵及故陵、

○○○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音貫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

雖有堯舜之聖姚氏云義本呂氏春秋

未有不亡之國也眞西山云按向論山陵而先及此所以開悟人主使知厚葬之無益也

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愼民萌（同氓）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同洛）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于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慄（音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音郭）用紵絮斮（音捉）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棺椁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隴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于畢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抽居切）里子葬于武庫皆無邱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

歷引古之薄葬者不嫌堆垛者氣盛則言之短長高下皆宜也

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于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于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于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于體（一作禮）也宋桓司馬爲石椁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于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邱隴多其瘞（壹計切）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同埋）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

迤邐演漾開六一丰神一派

總結一段

至此乃入本題

說甚透徹見得厚葬之有害無益

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音煩）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頻彌切）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飢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湣（音閔）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

再複一筆法戒昭然

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惟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同模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方望溪曰左氏敘事於極淩雜處間用總束或於首或於尾或於中子政用之多於篇末此古文義法之最淺者不可數用○姚氏曰此文風韻頗與相如諫獵相近又曰伯父云子政之文如覩古之君子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規矩揖揚玉聲鏘鳴之容昌黎屈指古之文章傑數人孟子漢兩司馬劉子政揚子雲而已雖賈生不及也南宋乃有稱董生而抑劉者豈知言哉諫昌陵疏渾融遒逸當爲第一災異封章次之

三統 一天統、謂周十一月建子謂正天、二地統、殷以十二月建丑爲正地、三人統、夏以十三月建寅爲正人、 殷士兩句 見大雅文王篇、 膚 美也、

祼 擣鬱金草和酒、盛以鬯、灌地以降神、 微子 紂庶兄、封于宋而來京助祭也、殷士、其官屬也、 劉敬 本姓婁、齊人、賜姓劉、說高帝都關中、 霸陵

即霸上、在今陝西咸寧縣東、厠近水也、霸陵山北頭、厠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斮陳陳、施也、斮、斬也、謂斬紵衣之絮陳其間、又從而漆之、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厚衣之以薪薪、覆之以薪也、不封不加高也、橋山在陝西中部縣、濟陰在山東定陶縣西北、蒼梧在湖南寧遠縣、會稽今爲紹興縣、不改其列不改樹木百物之列、畢在陝西咸陽縣、雍今陝西鳳翔縣、樗里子名疾、惠王異母弟、位丞相、且死、曰、必葬我渭南章臺東武庫、孔子葬母十二句見禮檀弓、防今山東費縣附近、桓司馬名魋、事見檀弓、呂不韋二句不韋、秦相、會集文士作呂氏春秋、延陵季子十六句見禮檀弓、嬴博齊二邑名、在今泰安縣、，其高可隱人立可隱肘也、嚴襄即莊襄、漢避明帝諱、改莊爲嚴、瘞埋也、阿山曲、機械中藏木人、有機械可動作、周章陳勝將、鑿穴也、宣王厲王子、斯干小雅篇名、嚴公即莊公、刻飾宗廟如丹桓公之楹刻其桷是、多築臺囿如築臺於郎、築臺於薛是、後嗣再絕莊公子子般及閔公均被弒、埤下也、惛昏也、

劉子政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衞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除上聲弒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衎。音看弒其君剽。音飄季氏八佾音逸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

歷引古來世卿權臣貴戚之禍前車之覆後車之鑑

入本題

昭公。周大夫尹氏筦（同管）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音經）陽葉（音攝）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于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閻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

中壘喜言災異亦當時所崇尚藉寓借天警人之意

說得悚切爲社稷計爲皇太后計又爲王氏計面面周到

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音葛）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音盤）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臿（同插）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親降爲皁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

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惟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歸震川曰忠憤之論讀之尚可流涕

田名和、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遂有齊、田本陳氏、始來齊者名完、至恒子而始專國政、弒簡公、六卿分晉分晉者、趙籍、魏斯、韓虔也、中行范智、已早滅矣、光莊公、衎獻公、弒其君剽乃殤子、喜八佾佾、舞者之行列也、八人一佾、八佾、八八六十四人也、古者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雍徹雍、樂詩名、祭後徹饌用之、天子之樂、三家以大夫而僭用之、三家、季氏、叔氏、孟氏也、昭公名裯、爲季孫意如所逐、子朝子猛尹氏固奉子朝與子猛爭王位、事見[左昭]殺王子克乃魯桓十八年事、與尹氏無涉、文誤、穰侯等九句穰侯、魏冉也、涇陽、葉陽、皆秦昭王弟、昭王以范雎爲相、逐去之、趙高秦宦者、望夷秦宮名、二世齋於望夷宮、閻樂以兵弒之、南北軍時呂台、呂產、將南北軍、梁趙王呂產封梁王、呂祿封趙王、絳侯即周勃、朱虛侯劉章、呂后時令入宿衛、與平勃共誅諸呂、青紫貂蟬漢制印綬、公侯用紫、九卿用青、又侍中中常侍、皆冠趙惠文冠、加黃金璫、附蟬爲飾、插以貂尾、大將軍王鳳、五侯平阿侯王譚、成都侯王商、紅陽侯王立、曲陽侯王根、高平侯王逢、時五人同日封、寄治謂託於不汙也、東宮大后所居、燕王名旦、武帝子、昭帝時謀反伏誅、蓋主昭帝姊、蓋侯妻、與燕王旦同時謀反、呂指呂祿呂產等、呂氏爲高皇帝后、霍指霍顯霍禹等、霍氏爲宣帝后、皆不善其終、故諱言也、磐互磐、大石、互、固結而交互也、皇甫姓、剡、周卿士、周后寵之、故處於盛位、事見[詩小雅]武安

說得災異全係人事

武安侯田蚡、爲孝景王皇后同母異父弟、上官（謂上官桀、上官氏、爲桀子安之女、五歲、昭帝立爲后、桀以謀叛伏誅、）孝昭帝（名弗陵、）冠石（冠山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在上、）仆柳（樹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阜隸（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孝宣皇帝（名病已、又改名詢、）平昌樂昌（見魏弱翁諫伐匈奴書注、）

劉子政復上星孛等奏（孛、音勃、彗星也、）◯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同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襄公尤數（音朔）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子侯切）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孼（同孽）火燒宮。

此數句總束上文

見得賢主亦有時變惟能消弭之耳

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音叨)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于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故高宗成王亦有雊(古候切)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嚮(同響)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狠(音懇)狠數奸(音干)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音烹)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淸燕之閒指圖陳狀

眞西山曰是年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以問

行赦本非治國之常道

張禹禹言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上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按禹以經術爲天子師而其言乃爾覶向之忠精爲何如

丹朱（帝堯子、此禹戒舜之辭、文誤、）竟寧（漢元帝年號、）孝景帝（名啟、）建始（漢成帝年號、）攝提（星名、隨斗杓建十二月、曆不正、則失其所建、）孟陬（首時爲孟、正月爲陬、）四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辰星當見於四仲、）太白經天（太白、陰星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枉矢（流星、其射如矢、）熒惑（火星、）孽火（火妖、）內崩（向內崩也、）臨洮（今甘肅岷縣、）星孛大角（［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入於大辰、［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隱蔽不見也、大角、星名、［史記］大角者、天王帝廷、［正義］在兩攝提間、）東井（即井宿、）日食于衡（日月行交道之衡、相薄而既也、）天狗（流星、其下止地、類狗所墮、）漢（天河、）雊雉（高宗祭湯之日、雉升祭鼎而鳴、高宗因之修德、）拔木（成王信管蔡流言、而大風拔木、成王因之迎周公、而反風木復起、均見［尚書］）貇貇（誠意、）紫宮（星名、爲藩臣、建始元年流星光燭地、委曲蛇形、貫紫宮、見［漢書］）伻（使也、）

匡稚圭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

疏者踰內等語似因外戚權重而發者

提出禮讓二字爲治國之先務

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鬭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音支）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

京都本爲首善之區。整頓當在所先

民之不安吏之不善責雖於君乃一篇之本旨

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于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音浸)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同暗)。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讀供)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衞。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衞。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

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眞西山曰衡之論美矣然方是時恭顯用事逐堪猛殺賈捐之衡對略不及此雖有近忠正遠邪佞之言何益哉○吳至父曰稚圭鄉愿之文蒙所不取

綏 安也、疏者踰內 疏、謂外戚之家、內、謂同姓骨肉、 錯 置也、 克 好勝也、 忮 很也、 周南三句 周南、召南、詩篇名、皆江漢之間、被文王后妃之化、皆能遠色而立行、 鄭伯句 鄭莊公弟太叔、徒手搏虎、文說鄭伯、 秦穆 穆公與羣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陳夫人 陳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太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祀、事見「詩陳風」 晉侯 晉昭公、性好儉、俗皆吝嗇而積財、事見「詩唐風」 太王 古公亶父也、國於邠、戎狄攻之、避於岐下、邠人舉國從之、 商邑翼翼四句 見「詩商頌」 鬼方 「易」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今廣西貴州地、 祲氣也、 靜者動 地震、 明者晻 日蝕、 甘泉建章 並宮名、 珠崖 見罷珠崖對注、 度唐虞 度、過也、 淑問 美名、

匡稚圭論治性正家疏

時傅昭儀定陶王嬖幸、寵於皇后太子、故上此疏、 ○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

治性之道眞西山云愚按此所謂性蓋指氣稟而言非天命之性也〇又云此衡論甚善然元帝之失正在於溫良少斷若於泛諫之後又切言之則庶乎其有益矣流弊所至所寐當戒鄭公十思疏實本於此

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
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去聲）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
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
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
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
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彊
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同擁）蔽勇猛剛彊者戒
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讀沉）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
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
望進惟陛下戒之所以崇聖德也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
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同閫）內故聖王必愼妃后之際別適
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

深得先王制體之意

此疏本為成帝初即位而上語語有預戒之深意

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愼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方望溪曰古文章法一義相貫不得參雜惟書疏之體主於指事達情有分陳數事而各不相蒙者匡衡進戒二疏及韓退之再與柳中丞書是也至北宋人乃總敘於前條舉於後蓋惟恐瀆漫無檢局而體製則近於論策矣

二后（文王、武王、）無念（念也、）樂成（已成之業、人情所樂、）國風（國、統言十五國、風、謂諸侯之風、）冠婚（男子二十而冠、三十而婚、禮有冠禮、昏禮篇、）梱（門限、）阼（主階、適子冠阼、見「禮郊特牲」）醴（甜酒、）

匡稚圭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同娛）弋射之宴。誠隆于愼終追遠。無

妃匹有關內助成帝知此何有燕啄之禍

姚氏云稚圭本學齊詩齊詩以關雎爲刺宴起故云情欲之感宴私之意朱子善其語取入集傳然其說詩實不同

六經爲致治之要

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音瓊）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音杳）窕（徒了切）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繇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

經學既明乃能臻此

提出愼始二字見一篇之宗旨

匈奴爲害中國自周秦至武帝未嘗少息

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愼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示同）之。又觀以禮樂。饗醴乃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享萬方。傳曰。君子愼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眞西山曰。衡之奏對本於經術。故在漢儒中論議最爲近理。可爲仲舒之亞惜不能充其所學。故德行事業皆無足觀

愼終（喪盡其禮）、追遠（祭盡其誠）、煢煢（憂也）、疚（病也）、太上（此指在上者）、侔（等也）、無介乎容儀（猶言不見於容儀）、窈窕（善心爲窈、善容爲窕）、仇（匹也）、遠技能句（言無德之人、雖有技能、則斥遠之、）穆穆（天子之容）、路寢（天子治事之所、）

侯應罷邊備議（元帝時、呼韓邪單于入朝、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因上此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音墨）頓（音突）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

困則卑順二句確是匈奴反覆情況

防諸屬國降民防羌

此三條防民之逃亡

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音叫）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音冀）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音慢）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胡八切）。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

未覩後效先棄前功本不合算

防單于之請求無已

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本是單于狡詐嘗試之詞議者迺以爲便漢臣之偸安苟且可知所陳十害乃煩小臣言之漢得毋日衰乎濡識

遼東見趙翁孫上屯田奏三注陰山一名噶札爾山、今內蒙古吳喇忒部後旗西北、冒頓見罷珠崖對注、幕北沙土曰幕、中隔沙漠、故分南北、

今蒙古分內外即是、徼障塞之處、東北曰塞、西南曰徼、隧小道、謂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

谷子雲訟陳湯疏 湯事詳前、○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同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音形近漢有郅音質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

陳湯之功過于諸人泛泛引入却是爲國家計非爲陳湯游說也

爲人主者不當以小告棄大功

用數筆收

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駢迷切）之聲。則思將率（同帥）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愊（芳逼切）億（同臆）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坑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徒協切）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尙加帷蓋之報。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湯事本甚不平漢廷特拘于匡衡等議故有此待遇得此一洗雪之差足吐氣（濡識）

子玉（楚令尹、名得臣、魯僖公二十八年、與晉文公戰於城濮、楚師敗績、子玉自殺、文公爲之色喜、）仄席（禮曲禮、有憂者、仄席而坐、）廉頗馬服

泥經義者不識時務

廉頗及馬服君趙奢、均趙名將、井陘在直隸井陘縣東北、井陘口、在井陘山上、今曰土門關、郅都河東大陽人、景帝時、爲鴈門太守、匈奴爲引兵去、魏尙興平人、文帝時、爲雲中太守、匈奴不敢近塞、鼓鼙之聲[禮樂記]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愊億憤怒之貌、烏孫見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注、都賴西域水名、趙括趙奢子、長平之役、秦誅括、坑趙卒四十餘萬、杜郵今陝西咸陽縣西、帷蓋之報[禮檀弓]敝帷勿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庸臣句待遇如庸臣也、

耿育訟甘陳疏○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曆。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陲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尙書責問丞相。趣促(音)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

說得透切爲中壘子雲所未及

何以勸後

河之遷徙古今方位不同讀者不可過泥

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前作以宛轉出之此獨說得迫切功不可及而過則人情所有議論尤爲平允濡識

鉤深致遠見「易繫辭」改年垂曆謂改年爲竟寧塊然獨處之意敦煌見趙翁孫陳兵利害書注梟俊梟鳥善鬭、梟俊、猶言梟將、

賈讓治河議

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

得之目擊瞭如指掌

河從河內方望溪云洪邁謂四用石隄而不爲冗非後人筆墨可到

陂碑音障卑下。以爲汚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濱音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蕩音。時至而去。則填淤於音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沈同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

徙民棄地使河直行是爲上策

有利必有害兩害所在取其輕者

多穿漕渠引水歸渠是爲中策下策直無策

北抵黎陽觀（工喚切）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阸（音厄）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音闢）伊闕析底柱破碣（音傑）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音散）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

治河本以便民有清一代歲縻巨費非便民也實便官耳

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古仰字）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音席）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音庚）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歷引秦漢以來故事以見匈奴之不易制服

河爲我國大患因時制宜未嘗無法奈不得其人何濡識

遺（留也、川澤水所聚、留而置之、民無汨沒患、）黎陽（今河南濬縣、）金隄（在東郡白馬界、）太守以賦民（隄內之田、與民執業、）東郡白馬（東郡、漢郡名、白馬縣、在今河南滑縣東、）平剛（今直隸盧龍縣東北、按漢地理志、屬右北平郡、）黎陽觀（觀、縣名、）昭陽（今湖南邵陽縣東南、）冀州（今直隸山西及河南之東、奉天以西之地、）遮害亭（今濬縣西南、舊爲河所經、）龍門（山在今陝西韓城縣東北、）伊闕（一名闕口、山、在河南洛陽縣西南、）底柱（山在今河南陝縣黃河中、）碣石（山在直隸昌黎縣、）淇水口（今河南淇縣東、）初元（元帝年號、）滎陽（今河南開封縣西南、）卜（與也、）漳水（漳水有二、一濁漳、出山西潞安縣、即潞水、一淸漳、出山西太原縣、至直隸入海、）隰（下濕之地、）秔（稻之不黏者、）

揚子雲諫不受單于朝書〇〇〇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同碩）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

敍武帝事少抑而多揚亦相時勢以立言耳

提頓處文勢自佳

羣臣廷議。樊噲（音快）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同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衞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蹔（同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

極言犬羊之性不易馴伏

借彼形此雖易自見文氣亦足

收束亦極簡括

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同匍)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音戶)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慈陵切)之壁。籍蕩姐(音紫)之場。艾(音刈)朝鮮之旃(諸延切)。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捲。後無餘菑(同災)。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

今此拒絕前功盡棄說得極有關係

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方望溪曰亦復朗暢而西漢質厚之氣索然盡矣○姚氏曰子雲此奏擬信陵諫伐韓書○吳至父曰吾嘗疑此文類李斯諫逐客書姚曾均擬信陵蒙所未喻

蒙恬事（見嚴安言世務書注、）西河（黃河之西、今蒙古鄂爾多斯左翼前旗、及陝西舊榆林府、漢置西河郡、治富昌、）平城事（見主父偃諫伐匈奴書注、）高后事（高后時、匈奴遺書戲嫚、議欲伐之、噲願自效、布以平城時、噲亦在圍、斥之、權書遺之、謂行權宜之計、遺以自卑之書、）甘泉（山名、今陝西涇陽縣西北、）三將軍（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按細柳在今咸陽縣西南、霸上在長安縣東、棘門在渭北十餘里、）設馬邑句（漢使聶壹詐言斬馬邑令、懸頭城下、誘匈奴兵至、距馬邑百餘里、覺漢有伏兵、還去、此亦行權宜之計、）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馬邑之役、爲護軍將軍、）衛青（字仲卿、平陽人家奴、以伐匈奴功、爲大將軍、封長平侯、）霍去病（青姊少子、亦以功封冠軍侯、）絕大幕（窮匈奴王所在也、）寘顏（山名、在喀爾喀地、）封

從周宣引入比例亦當

積土爲封、狼居胥山在漠北、今喀爾喀地、禪祭也、姑衍山在漠北、瀚海在蘇尼特北、喀爾喀南、其西接伊犂界、狼望匈奴地、盧山匈奴中山、本始漢宣帝年號、公主漢嫁宗室女於烏孫、五將田廣明爲祁連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田順爲虎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長羅侯常惠將烏孫兵擊匈奴、獲名王首虜二萬九千人、封長羅侯、至質質、地也、兩將軍祁連將軍田廣明虎牙將軍田順、元康神爵俱漢宣帝年號、五單于句匈奴握衍朐鞮單于暴虐、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狦爲呼韓邪單于、發兵西擊握衍朐鞮、握衍朐鞮敗走自殺、其弟右賢王、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於是呼揭王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扶伏猶匍匐也、鷙狠也、大宛西域國名、今俄屬浩罕塔什干等地、武帝曾遣李廣利伐宛、宛人斬其王毋寡、獻馬三千匹、烏桓東胡支族、在遼東塞外、與匈奴左部接壤、姑繒西南夷種、籍蹈也、蕩姐羌屬、艾絕也、朝鮮今朝鮮北境、及盛京東南境、武帝平朝鮮、置四郡、兩越東越、今福建地、南越、今廣東廣西及安南地、二時三月爲一時、三垂謂東方西方南方、此言匈奴之在北方、比之三垂、形勢懸絕也、垂、疆也、武帝侵三垂以置郡、車師西域國名、在今新疆、康居烏孫並見劉子政論甘延壽等疏注、白龍堆沙漠也、在西域中、形如土龍、高大者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北向、

劉子駿王舜毀廟議先是宣帝時、尊孝武皇帝廟爲世宗、所幸郡國皆立廟、至成帝時、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詔羣臣議、以爲親盡宜毀、劉子駿王舜駁之、

○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音險狁音尹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又曰嘽音灘嘽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見春秋之微旨

以下敘孝武之功烈

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汝鴆切）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音墨）頓（音突）始强。破東胡。禽月氏（音支）。幷其土地。地廣兵强。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音票）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讀作渾）邪（音耶）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幷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音隔）婼（音兒）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

引經據典無毀廟之理由

同模

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隆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于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

以功德推崇武帝異姓尙將特祀不得沿親盡迭毀之常法

此就當時之說而駁之

雙收得體

皆兼而有焉。凡在于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音沸）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班彪曰考觀諸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太原（甘肅固原一帶、）嘽嘽推推（戎車之盛、）衽（襟也、）東胡（烏丸之祖、其別爲鮮卑、在匈奴東、）月氏（居祁連敦煌間、爲匈奴所破、乃擊大夏而臣之、爲大月氏、其不能去者、保南山、爲小月氏、）南越尉佗（秦眞定人、南海尉任囂死、佗代之、呂后時自稱帝、文帝立、去帝號、）大將軍（衛青、）驃騎將軍（霍去病、）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昆邪（單于惡昆邪王休屠王、欲殺之、二王謀降漢、漢使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降漢、號十萬、）五屬國（即西域諸國已降漢者、）起朔方句（時漢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玄菟樂浪（見賈君房罷珠崖對注、）大宛（見上、）婼羌（西域國、去陽關千八百里、）富民侯（田千秋、）昭穆（宗廟輩行之序、）名位不同句

處處提出先帝爲幼主說固宜如此

宮中府中俱爲一體姚氏云宮中太子宮也府中丞相府也是時後主用人盡已與公不合矣

政莫大於刑賞

後主知此何至亡蜀

見「左襄」太甲太戊武丁均爲商賢主、禮記祀典以下四句見「禮祭法」蔽芾甘棠三句見「詩召南」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後人思之、蔽芾、小貌、茇、草舍也、召伯、名奭、

諸葛孔明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音猗)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

占身分處確是實事無一僞飾語

謹慎二字乃諸葛一生見長處亦見短處

語長心重滿紙淚痕終亮之世後主恭己以聽者無非至誠有以感之也

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音盧）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去聲）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音鄒）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蘇東坡曰孔明出師二表簡而且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

裹非秦漢以下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方望溪曰孔明早見後主躬自菲薄性近小人恐其遠離師保志趣日遷故宮府營陳悉屬之貞良以謹持其政柄又恐不能傾心信用故首言國勢危急使知負荷之難中則痛恨桓靈以為傾頹之鑒終則使之自謀以警其昏蒙而皆稱先帝以臨之使知沮忠良之氣必墮先帝之業蹈桓靈之轍必傷先帝之心棄善道忽雅言是悖先帝之遺命其言語氣象雖不能上比伊周而絕非兩漢文士之所能近似矣又曰戰國之文峭而儇惟樂毅報燕王書從容寬博有叔向國僑遺風東漢之文滯而繁惟孔明此表高朗切至實尚書陳戒之苗裔故曰言者心之聲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謂文章限於時代特俗子之鄙談耳○姚氏曰此文迺似劉子政東漢奏議蔑有逮者

三分（時丕已篡漢、吳亦據東南、）益州（治今四川成都縣、）郭攸之（南陽人、為侍中、）費禕（字文偉、江夏鄳人、時為侍中、）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人、時為侍郎、）向寵（朗兄子、後主建興元年、封都亭侯、為中部督、典宿兵、）桓靈（東漢二帝、）侍中（官名、主侍從、指郭攸之、費禕、）尚書（古官名、秦時主殿中發書、漢官屬少府、指陳震、）長史（丞相府僚、指張裔、）參軍（官名、參預軍事者、指蔣琬、）南陽（今湖北襄陽縣地、）受任二句

時曹操南征、劉琮以荊州降、先主奔夏口、亮奉使至吳求救、**臨崩句**先主崩永安宮、遺詔亮輔後主、**瀘**瀘水出牂牁江、一名苦水、渡瀘、指七擒孟獲事、獲據今之雲南、**不毛**毛、草也、謂不生草之地、**中原**魏都許、故曰中原、

許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十五終

漢武時霍去病破匈奴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即今佛像不自明帝始也

此時天下太平方望溪云分兩段敘以殷周而降治亂相間不得概曰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也

評校音注 古文辭類纂卷十六 奏議類上編六

韓退之論佛骨表

時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年豐人安、請迎之、憲宗從之、留宮中三日、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不及、愈因上書論之、遂貶潮州刺史、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許玉切)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音酷)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音茂)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

求福得禍爲下等人說法固宜如此

如此立論冀得轉圜想見專制時代進言不易

當時確有此種情事

上行下效流弊至此

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音余）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翫（同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眞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力轉切）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

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音列祓音弗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音粹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苦本切之至謹奉表以聞。

眞西山曰韓公奏議非特此一篇如論淮西及黃家賊事宜論錢重物輕及條析張平叔鹽法皆敷析明白曲當事情然非專爲文故姑取佛骨一表以見公扶正道闢異端之功云○劉海峯曰佛骨是學尚書無逸篇○大姚曰敘次論斷簡潔明健處見公文字之老境○張廉卿曰此篇與西漢人奏議

追孝祖宗朱子云一本宗下有廟字非是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上或布之吏民祇用當時體式直述事意乃易曉而通行非如詩歌等於戲劇銘記期於久遠可以時出奇怪而無所拘也故韓公之文雖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故爲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復曲折說盡

爲近又曰意義亦明顯無殊絕處而淋漓古鬱眞氣坌湧使人讀之不厭

黃帝（名軒轅、姓公孫、）少昊（名摯、姓己、黃帝子、）帝嚳（少昊孫、堯父、名夋、姓姬、）堯（姓伊耆、名放勳、）舜（姓姚、名重華、）禹（姓姒、名文命、黃帝之玄孫、）湯（名履、姓子、）穆王（名滿、）明帝（名莊、光武子、）始有佛法（明帝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三人、至天竺國、迎取佛書、佛敎始入中國、）梁武帝（名衍、篡齊稱帝、嗜佛、捨身同泰寺爲奴、敕宗廟祭祀以麵爲犧牲、後爲侯景餓死、）臺城（在今南京城內、）則議除之（唐高祖即位、傅奕請除佛法、帝命天下沙汰僧尼道士、）鳳翔（今陝西鳳翔縣、屬關中道、）宣政（殿名、）一襲（猶一副也、）桃茢句（「禮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按茢、葦華也、言以桃爲棒茢爲帚也、）

韓退之禘祫議〇〇〇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卽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

事理使是眞文章他人自不能及耳

宜永藏之夾室吳至父云裴郁李嶸等議

宜毀之瘞之吳至父云李嶸等議

宜各遷於其陵所吳至父云裴樞議

宜附於興聖廟吳至父云陳京仲子陵議

宜別立廟於京師吳至父云柳冕等議

禘無其所眞西山云其所一作所之大誤

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音善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卽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音陽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

此蓋言若作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所若以無可禘祫之所而直廢其祭則於義又有不可通者代數已遠方望溪云諸侯不敢祖天子故祭不上于非爲世代之遠

所伸之祭至多眞西山云按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嚮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嚮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

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方望溪曰反復周密理正詞質說經之文當用爲程式○劉海峯曰筆力堅挺如鐵鑄成允爲議禮之法式○姚氏曰唐高祖之祖虎佐周始封於唐追尊爲太祖景皇帝其上懿祖又其上獻祖唐自德宗以前議太祖禘祫之位久不定建中二年顏魯公爲禮儀使上廟享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

之本意眞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程子以爲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刪之以盡其意云非所失禮也吳刻插注云朱子云所字疑衍

之尊而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祖宗可也當時用其言祫禘時以獻祖居東向而懿祖太祖爲昭穆及貞元時議者乃謂非是下羣臣議改太祖爲東向而獻懿別祀焉其時退之爲四門博士上議云云朱子推公此議禮學精深得報本反始不忘所自生之本義公之說與魯公正同然公之議竟不得見用於貞元之末而魯公之說乃得行於建中之初蓋當時魯公名稱位望爲朝廷所信固重於公之在貞元間及乎魯公去國而當世遂不肯終守其說移易是非迄乎終唐之世爲可惜也

今月十六日敕旨（時貞元十八年、）將仕郎（爲文階從九品下、）國子監四門博士（四門館博士、隸國子監、正七品上、掌敎七品以上侯伯子男子爲生、及庶人子爲俊士生者、）獻懿二祖（獻祖熙爲唐高祖之高祖、懿祖天賜爲高祖之曾祖、）禘祫（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者、合也、謂以昭穆合食於太祖之廟、禘者、諦也、謂審諦尊卑而祀之、）夾室（唐置祧主之所、）壇墠（土封爲壇、除地爲墠、）祧廟（遠廟爲祧、謂遷廟之主、皆以昭穆合藏於祧廟之中、）九廟（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于正室、諡爲獻祖、幷諡高皇帝爲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增太廟爲九室、）興聖廟（即景皇帝廟、爲高祖之祖、名虎、）去廟爲祧四句（見「禮祭法」鬼無廟者、主入石函、祫則祭之、）煬宮（魯定公九年九月、立煬宮、煬公伯禽子、其廟已毀、季氏逐昭公、而懼、就祧而禱之、昭公死、季氏以爲獲福、故立之、）玄王（商之始祖契也、）

經律歧出釀成千古多少冤案

可見我國法律之不平等不完全

韓退之復讐議

元和六年、富平縣人梁悅、爲報父仇、殺仇人秦果、詣縣自首、愈因有此議、〇〇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讐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爲不許復讐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讐也此百姓之相讐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讐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以爲復讐

經亦無可依據

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讐如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爲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讐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音雷）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爲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尙書省尙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劉海峯曰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此退之自負不猶人處○大姚曰簡易明直最爲文之高致○張廉卿曰此文自老潔不可及然少宏遠不盡之觀未極文家之能事恐非退之上乘文字

不同天（「禮檀弓」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都省（唐分西部東部北部、牧各一人、三省、尙書省、置左右僕射二人、門下省、置侍中二人、中書省、置中書令二人、均號爲宰相、）朝議郎（爲正六品上、）職方員外郎（掌地圖城隍鎭戍烽候及四夷歸化之事、隷兵部、）上騎都尉（如折衝都尉果毅都尉之類、）羸（瘦也、）

韓退之潮州刺史謝上表（潮州、唐屬嶺南道、治今廣東潮安縣、）○

臣某言臣以狂妄戇（音貢）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

今月吳至父云三月

稱述朝廷威德亦未題所應有

敘述地方險惡爲乞哀地步

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宏大天地莫量破腦刳（音枯）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疏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海之陬（音鄒）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讙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龍雙兩音）壯猛難計程期颶（音俱）風鱷（音岳）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音障）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其季切）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

當時之文方望溪云當宜作常至於論述陛下功德方望溪云意主道諛文亦排冗降而求之文字以自見詞氣間仍自不失其伉直之身分故佳

近於獻媚實諛

夷之地與魑（丑知切）魅（音媚）為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為臣言者臣受性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為時輩所見推許臣于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音漏）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閎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剋不剛孽臣姦隸蠹居棊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即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闔闢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高祖創制天下其功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得意使永永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際所謂千載

哀苦之詞不復自檢曾不得奏薄伎張廉卿云奇警

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伎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慙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方望溪曰退之之氣不能不挫於嶺表而東漢一曲之士皆能視死如歸可覘二代風教所積之異○劉海峯曰通篇硬語相接雄邁無匹是昌黎能事○張廉卿曰四字句一氣直下讀之止如一句

陬（隅也）畿甸（天子所都之地曰畿、去王城外周圍五百里曰甸、）輦轂下（京師也、［史記］得待罪輦轂下、）瀧（急流、）颶（夏時大風、）鱷魚（爬蟲之大者、長丈餘、口巨齒銳、皮堅、產熱帶地、）悸（心動也、）魑魅（木石之怪、）泰山之封（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曰封、泰山下小山除地以祭地、曰禪、王者以其功德刻入玉牒、并立石以紀之、）對天句（［詩周頌］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揚厲、發揚蹈厲也、）孽臣（指藩鎭、）姦隸（指宦豎、）搖毒句（動搖毒害、自爲防守、）四聖（肅、代、德、順、四宗、）天戈句（指平蔡州、）宸極（帝居、）

柳子厚駁復讎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音圭）人徐元慶者父爽爲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

子昂無喙可辨

兩段申明上意筆情廉悍非韓所及

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爲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爲賊虐凡爲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音獨)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爲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音孽)其誠僞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音裕)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爲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讐乎讐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音傲)而陵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

不煩言而自解

讎。其亂誰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沈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爲典明矣。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方望溪曰。謗譽段太尉逸事狀乞巧文皆思與退之比長。而相去甚遠。惟此文可肩隨。○劉海峯曰。子厚此等文雖精悍。然失之過密。神氣拘滯。少生動飛揚之妙。不可不辨。○曾滌生曰。子厚此議最爲允當

天后 唐武后也、下邽 今甘肅天水縣境、元慶事 後趙師韞爲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首於官、 誅

之旌其閭左拾遺陳子昂建議、以爲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題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子昂、字伯玉、武后時人、黷汙也、籲呼也、戴天

見上復讎議注、枕戈[晉書劉琨傳]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驁驕蹇不馴、脅恐迫也、調人周官名、掌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復仇不除

害復仇者、不得因其子之欲害己而先除之、

評校
音注
古文辭類纂卷十六終

好疑自用之病往往中於英主

歐陽永叔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

扼要之語

入本題

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同謬)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同協)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

角勝於當時不能角勝於後世

爲好勝者下一針

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謟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聽。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而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

以切激坐言事者罰意極委婉之致

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詔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同捲）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蠲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方望溪曰所向曲折如意如乘快馬行平地遲速進退自由其心

仲虺（湯臣、）繆戾（乖錯也、）陳執中（字昭譽、始以父恕任秘書省正字、累遷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岐國公、引用王洙石全彬、導帝非禮、又嬖妾笞小婢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劾之、）梁適（字仲賢、東平人、顥之子、曉暢法令、臨事有膽、而多挾智數、見忤淸議、御史馬遵吳中復、極論其貪黷怙權、）除改（任官也、）

曾子固移滄州過闕上殿疏

（滄州、今改縣、屬直隸津海道、鞏自明亳徙滄州、過闕上書、遂內用、）○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爲奕繁衍。久而彌昌者。

歷述自禹以來至於五代倘不煩完

敘其功

敘其德

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躋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於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貞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約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音淑）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保世靖民。丕丕之烈。爲帝太宗。德未有

小作停東文情佚美亦頓於出下封禪地步

一祖四宗頌美處無一雷同語名手自不可及

高焉者也眞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板蕩及眞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閾（音洫）邊至於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音乞）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以迄於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音挑）之廟所以爲帝眞宗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同愷）弟（同悌）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音噓）欷（音希）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同由）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帝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天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於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

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
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
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爲帝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
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率皆不能獨見於
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
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
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
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
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
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詳審反覆。至於緩故
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
寬減之宜。下蠲(古玄切)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
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

似出師表中粹語

此段總束

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卑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論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民。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音盈齎祖稽切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袨音縣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策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嘉暢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枹音孚擊柝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

引證詩書漸入本意

以來未有如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音洛)鳧鷖(烏雞切)戒有公劉泂(音迥)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工女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音嗟)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發其嚮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册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戒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陛下之所使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

亦見頌不忘規之意

而洞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祗愼。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履祖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幾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閎遠崇侈。循之無窮。至於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王遵岩曰。體意雖出於封禪美新諸家及韓柳進唐雅序等門戶中來。然原本經訓。別出機軸。不爲諛悅淺制。而忠藎進戒之義。昭然與周雅比盛矣。眞作者之法也。○方望溪曰。自唐以前頌美之文。皆琢雕字句。文采豐蔚。以本無義理故也。最上者如封禪書。亦不過氣格較古而已。是篇稱引皆應於義理。而又緣飾以經術。遂覺特出於衆。後世文體有跨越前古者。此類是也。子

固作此以視人曰視班固典引何如而不敢以儗長卿古人之不自欺如此

使韓子爲之則必高出長卿之上矣

祚（位也）烏奕（不絕也）太康（荒於田獵、爲羿所篡）太甲（伊尹放之於桐、其後感悟、復迎立之）后稷（名棄、周始祖）南狩（昭王名瑕、南狩、楚以膠舟迎之、中流溺死）穆王（名滿、征犬戎、而荒服不至）幽（名宮湦、宣王子、爲犬戎所弑）厲（名胡、宣王父、爲民所逐）諸呂（見尚德綏刑書）七國（吳、楚、趙、膠西、膠東、濟南、菑川）建武（東漢光武年號）沖質（東漢沖帝名炳、在位一年、年號永嘉、質帝纘在位一年、年號本初）魏（丕篡漢位、外有吳蜀）晉宋（晉都建康、宋劉裕篡之、由齊而梁陳、爲南朝、自五胡迄拓跋魏周齊、爲北朝）隋傳子（隋文帝名堅、子煬帝、荒淫失國）女禍出世（指武韋二后及楊貴妃事）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八姓（後梁朱全忠、後唐莊宗李存勗、明宗本胡人、莊宗養子、潞王、本姓王、明宗養子、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後周太祖郭威、世宗柴榮、太祖養子）十四君（後梁太祖、郢王友珪、均王友貞、後唐莊宗、明宗、閔帝、廢帝、後晉高祖、出帝、後漢高祖、隱帝、後周太祖、世宗、恭帝）太祖（名匡胤、宋始祖）粵（劉鋹爲南漢主、據今廣州）蜀（蜀主孟昶）吳楚五國（楊溥僭號吳、至溥禪位於昇、國號唐、楚爲馬殷、至馬希崇、率兄弟十七人歸宋、唐至煜降宋、五國者、或概唐而言）外卑藩服句（指太祖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事）舍子傳弟（杜太后遺命立長、故太祖不傳子德昭、而立弟匡義）太宗（即匡義）晉疆（劉旻據太原、至繼元、降宋）錢俶（吳越王錢鏐孫、至太宗三年、納土入京）眞宗（名恒）擾（馴也）板蕩（［大雅］有板蕩二詩、刺厲王之無道也）景德（眞宗年號）契丹（古東胡遺種、其國在黃河之北、本鮮卑舊地、後改稱遼）德明（西夏主趙德明）封泰山兩句（築上曰封、除地曰禪、祭天地也）仁宗（名禎）豈弟（樂易也）英宗（名曙、太宗子、雍王之孫、仁宗養以爲子、因疾六月不親政）

三事（大夫也、此指三省大臣、）陛下（神宗名頊、）復除（免徭役也、）號渙（「易」渙汗其大號、言號令之散布也、）索引（路險以繩牽引而行、）籥（籥類、）袨服（華服、）齎（送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枹（擊鼓杖、「左成」右援枹而鼓、）擊柝（柝、以木爲之、夜行所擊、以警盜也、「易」重門擊柝、）假樂鳧鷖公劉泂酌（皆「小雅」篇名、）兔罝（見「詩周南」）牛羊句（見「詩無羊篇」）九歌（六府三事、政得其序、發爲歌詠也、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兢兢兩句（言一日二日之間、萬種幾微之事、皆當戒愼危懼、）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十七終

蘇子瞻上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所引未盡是讀者當分別觀之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逭（音換）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

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

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

求利之名也劉海峯云此說條例司之失

此書本不必設設之反以滋害

長直亮切讀去聲

姚氏云此處有抵巇相傾習氣

姚氏云竟字避宋諱改景

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鬭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音旱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為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

欲以安民反以擾民

且其所遣劉海峯云遣使中又失宜

頓處說得迫切

時議大興水利

今欲陂而淸之劉海峯云此云水利之失

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音陽）皇甫璟（音影）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音經）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音碑）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音於）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卽使相視地形萬

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於扇切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音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

數郡雇役劉海峯云此云雇役之失

又欲官賣所在坊場劉海峯云賣坊場以充雇役而州郡廚傳蕭然

此段宜作帶筆敘述在後庶得緩急之序

與廂軍何異劉海峯云此言雇役而逃竄必甚

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劉海峯云此言官任雇人之失

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音存)鴟(音痴)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

品官形勢劉海峯云雇役而品官商賈必與齊民爭

劉海峯云此言女戶單丁不宜直役

青苗放錢自昔有禁劉海峯云此言青苗之失

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

治平之初劉海峯云證抑配

必皆孤貧劉海峯云又證抑配

申明常平與青苗異

千戶之外孰救其饑劉海峯云青苗行而常平壞

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

於時商賈不行劉海峯云此言均輸之害

天下歸心劉海峯云此言不行均輸之利

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者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

迴護得好

扼要之言

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音力）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音促）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謂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

呂誨遺疏自叙其病暗指國事與此相類

所得小而所喪大劉海峯云此言勿用新進喜事之人

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弒之臣。衞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偸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烏光切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眞氣而助彊陽。根本已危。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

語長心重使事不厭其多

語多暗指安石

陛下多方包容劉海峯云去苛察

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敍。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帝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

自古用人必須歷試　劉海峯云抑使倖

以黃忠爲後將軍　劉海峯云證驟進

不用賈生　劉海峯云證不驟進

賈生若生無喙可辨

較之賈誼論爲精

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鼂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

極言驟進之弊

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劉海峯云此言舉積弊

括盡當時仕途之弊

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同荐更險阻計析毫氂其間一事聱牛交切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

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劉海峯云此言重臺諫

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卽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

相顧不發中外失望

劉海峯云此言臺諫失職之故

包極鎔鍊

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

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綱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吁句切）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册。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陛

語氣周匝想見當日進言之苦衷

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斷。不患不勤。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頷（戶感切）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軾誠惶誠恐。頓首謹書。

茅順甫曰指陳利害似賈誼明切事情似陸贄○劉海峯曰雖自宣公奏議來而筆力雄偉抒詞高朗宣公不及也宣公止敷陳條達明白足動人主之聽故歐蘇咸效其體○一段之中起落分明便覺有無限波瀾突上突下引證事類不見堆垛痕迹由於機利神王耳（濤識）

熙寧（神宗年號、）買燈（神宗於上元數市浙燈、且令損價、）席藁（藁、禾稈、「史記」應侯席藁請罪、）逭（逃也、）子產（鄭賢相、公孫僑、）焚載

書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以安衆、見「左襄」下同、賂伯石子產爲政、畏伯石作亂、以賂邑而安其心、車裂以四肢及首、繫於五車、鞭馬而裂其尸、商鞅相秦變法、刑及太子傅等、孝公卒、致遭車裂之刑、宋襄公襄公治兵、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田常齊大夫、專國政、然其先常施德於民、謝安字安石、晉孝武帝宰相、諸桓即桓溫桓沖等人、庾亮字元規、晉成帝時爲中書令、蘇峻晉成帝時爲大司農、與祖約共舉兵反、亮平之、三司使副判官三司使總理邦計、位亞執政、淳化中、置總計使、正以知制誥雜學士充、副以員外郎等充判官其屬、制置三司安石變法、以三司并歸戶部、制置條例、建官部屬、夔路指川蜀、肉刑如劓刖等、紀帝紀、房杜房玄齡、杜如晦、唐高祖臣、房善謀、杜善斷、傳列傳、旰夜也、內帑出數百萬緡一句變法之初、出內帑五百萬緡、祠部屬禮部、有員外郎郎中各一人、掌祠典道釋、時祠部出賣度牒、故云、緡、錢貫也、繡衣直指漢以侍御史爲之、巡行察奸邪、桓帝名志、後漢章帝曾孫、宋文帝劉宋武帝子、名義隆、孝武宋文帝子、名駿、臺使御史之奉使者、蕭齊蕭道成篡宋、國號齊、竟陵今湖北天門縣西北、子良字雲英、齊世祖子、宇文融爲覆田勸農使、裴寬唐開元中爲禮部尚書、張說字道濟、玄宗時相、封燕國公、楊瑒一作楊璟、爲戶部侍郎、皇甫璟爲陽翟尉、楊相如爲懷州別駕、均稅如米不及十合、而以升收、絹不及十分、而以寸計、均不得用、詔天下以方田租額、稅數爲限、方田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以此定稅、涇水關中八川之一、源出甘肅化平縣、至涇川縣、入陝西、陂澤障也、又池也、鑿空鑿、開也、空、通也、見「漢書張騫傳」此作行事不實解、即鹿無虞「易屯卦文」虞、虞官也、言即鹿若無虞官、虛入林中、必不得鹿、堰壅水爲堤、鄉戶里正之類、蹲鴟芋也、衙前官役、時議將官有坊場變賣、抵充衙前雇直、傳驛遞、廂軍州鎮之兵、擇其伉健者、入京師、餘留守本州、兩稅

見子由民賦序注、楊炎字公南、唐大都督佩弟、租庸調見子固唐論注、大曆唐代宗年號、屋粟三家之稅粟、不毛不種桑麻、里布一里二十五家之布、夫家之征夫稅爲百畝之稅、家稅爲出車徒供徭役、作邱甲邱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使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甸所賦如此、今魯令丘出之、用田賦令一井之間、出一邱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故春秋直書之、以示改法重賦、青苗王安石新法之一、插苗時、由官貸錢於農民、秋熟時、加息二分而歸之、治平二句宋英宗治平元年、刺陝西義勇軍十五萬六千餘人、刺者、刺其手背爲字也、不得遣戍守邊、東軍防遼之軍、弓手習射之人、[宋史]既招弓手、又勞民兵、常平倉名、穀賤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糶、山東四句秦二世時、山東亂起、趙高諱不上聞、南詔爲烏蠻別種、唐玄宗時、閤羅鳳與妻子謁都督、過雲南、太守張虔陀私之、多所求丐、不應、遂反、南詔於是臣吐蕃、均輸安石令轉運使、凡糴買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曰均輸法、按此漢武用桑弘羊策、置均輸官、令大農官盡籠天下貨物、買賤賣貴、霍光字子孟、漢昭帝臣、酈生名食其、事詳[漢書]周公句周公謂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寖弱、季子句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逢滑句陳懷公元年、吳破楚入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逢滑曰、吳新得意、楚國雖弱、與陳有故、不可背之、乃以疾謝、見[左哀]何曾句曾侍晉武帝宴、退而告人曰、國家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房喬句喬名玄齡、父彥謙、仕隋、玄齡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擅神器、不爲子孫立長久計、嫡庶競侈、潛相傾閱、其亡可立待也、斬郅支朝呼韓漢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發戊己校尉等、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王氏元帝常有意廢太子、立共王、王鳳與皇后史丹擁太子、後成帝立、王氏勢傾天下、收燕趙指平澤潞、服三鎮君、澤潞、屬趙、成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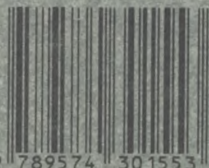
魏博、盧龍、廚燕、武宗時、劉稹據澤潞反、詔三鎮、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盧龍張仲武、討平之、文云宣宗似誤、復河湟河、黃河、湟水、源出青海、入甘肅、今西寧道湟源縣、又經西寧縣入於黃河、唐時吐蕃據其地、至宣宗時始復之、龐勛句懿宗九年、桂州戍卒作亂、判官龐勛將之、衆至十萬、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靈武縣名、在甘肅、薊縣名、屬京兆、曹參參相齊九年、蕭相國薨、參繼為相、去齊、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黃霸霸為潁川太守、時有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何傷、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耳、劉晏晏為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時、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皆新進銳敏、崔祐甫祐甫為相、荐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人、德宗謂之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耶、曰、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實、帝以為然、建中德宗年號、正觀即貞觀、唐太宗年號、盧杞德宗時奸相、時李懷光欲朝、數杞之惡、杞遏其來、疑而逡反、播遷德宗避懷光、幸梁州、接梁州今陝西南鄭縣治、十出而九敗指當時敗於西夏言、嗇夫張釋之從文帝行、登虎圈、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曰、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恐天下爭為口辯而無其實、帝乃止、屬國即典屬國、主蠻夷之國、來降者、平城句高祖被匈奴所困、用陳平計解之、平城、漢縣名、故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三表五餌誼言馭匈奴之法、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來降者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中行說漢人、送公主而入匈奴者、因以漢事告之、趙括趙奢子、括少讀兵書、與奢言、奢不詘然、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必矣、後果為秦師所敗、李信秦將、易楚事未詳、鼂錯錯用事、多所變更、丞相申屠嘉、自細所言不用、疾錯、歐血死、後錯議削七國、七國反、斬錯以謝、聱牙辭不平易也、[韓文]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此作齟齬解、催驅三司文字一句言強令學習三司官書文

件、允以先補官、提指鹿趙高欲為亂、指鹿為馬、以試羣臣、二世知其誤、羣臣無敢言者、問鼎楚莊王觀兵周疆、使至周問鼎、有窺竊周室之意、見[左宣]計省卿三司、建隆太祖年號、而無官長許其風聞言事、不必顧慮官長之大小也、稱親之議英宗為濮王子、立後、議崇所親、司馬光等諫爭之、孫寶漢人、字子嚴、為大司農、朝廷稱莽功德、寶獨非之、坐免、王導字茂弘、晉相、王述字懷祖、歷官將軍尚書令、任子子弟因父兄之蔭而得官、劉毅掖人、字仲雄、晉武帝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曰、可方桓靈、帝曰、方之桓靈、不已甚乎、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首違句軾因議貢舉、與王安石相忤、

評校音注古文辭類纂卷十八終



ISBN 957-43-0155-9 (830)



9 789574 301553

00540



No. H2006